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吕同六　主编

YIDALI
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魔　服

迪诺·布扎蒂　著

窦仁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魔服

吕同六 主编



责任编辑：袁 珂
装帧设计：丁 明





ISBN 7－5396－1191－X/Ⅰ·1092

定价：5.50元



魔 服

迪诺·布扎蒂 著
窦 仁 译

吕同六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诡奇独特，鬼斧神工

——关于布扎蒂的小说创作

吕同六

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意大利具有悠久的传统。文艺复兴时代，薄卡丘、隆凯蒂、班戴洛等作家群体，以写作短小精粹、鲜活生动、自然纯朴的现实主义作品，造就了一个空前繁荣的短篇小说黄金时代，对欧洲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现代化的二十世纪的来临，意大利短篇小说再次勃兴，呈现出多元的态势。皮兰德娄独树一帜的怪诞小说，蓬丹佩利的“魔幻现实主义”，莫拉维亚交织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短篇杰作，卡尔维诺融童话、科幻和哲理为一体的作品，承袭和张扬传统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直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不对文学运动的发展进程各自烙下深深的印记。

而迪诺·布扎蒂(Dino Buzzati)，则是这繁富、多元的文学格局中一个独特的、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坛的一位怪才。他的充溢着奇特想象力、甚至异想天开的小说，既同欧美文坛上的爱伦·坡、霍夫曼、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等艺术大师互相辉映，又独辟蹊径，自成

一体。

布扎蒂独特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同他的人生阅历、心灵历程和创作观相关联的。

1906年10月6日，布扎蒂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威尼托大区的贝卢诺市。幼年时移居米兰。1928年从米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便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晚邮报》富有声望的特派记者，布扎蒂曾长年走游意大利和世界各地。这些旅行，使他有机会对三四十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尖锐的社会问题，国家官僚体制的弊病，有了深切的体察，开阔了他的视野与思路。他结识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了解到在那昏暗、险恶的岁月里，人们艰险的生存境遇、脆弱的心态。他曾踏遍诸多青山绿水、平原沙漠，不由得触景生情，对人与命运，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默默地进行着反思。

对此，他日后作了这样的追述：

"面对横逆多乖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异常软弱。我像孩童似地感受到莫大的恐惧。我嫉妒那些面对生活的艰难而显得意志刚毅，勇于搏斗，毫不气馁的人。"①

布扎蒂的创作从一开始便是现实与魔幻、情理与荒谬、神秘与写实、超现实主义与黑色幽默的交织；在这多色调的、互相融汇的统一体中，应当说，象征——神秘的色彩尤为特出、浓重。这固然有欧洲神秘主义文学的影响，例如，布扎蒂始终承认他是爱伦·坡小说的一位热诚的读者；然而，这神秘主义更多地源于他痛楚的人生体察，反过来说，这神秘主义又是为着寻求人生的解脱。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布扎蒂讲的这番话：

"我的经历使我得出结论，诗的特征之一正在于成为神秘，为

① 布扎蒂：《自我肖像》，米兰，1973年，第110页。

了神秘；诗首先是人被禁锢的力量的释放。"①

1933年，布扎蒂发表处女作《群山中的巴尔纳博》。小说叙述一系列关于群山的古老传说。作者在这些传说中倾注了他对深山老林的无限深情，着意探寻令人困惑与不安的现实生活的底蕴。

布扎蒂的另一部小说《老林的秘密》(1935)，同《群山中的巴尔纳博》一样，既有对古老传说的继承，又可见出怪异、神秘的特征。

这两部作品，引人注目地凸现出两个饱含象征和寓意的"地点"，或者说意象："群山"与"老林"。群山与老林地处世界的偏僻位置。从生存的角度看，僻远、荒凉的山峦与森林，是同大都市相对立的，是同世俗世界相对立的，时间、历史、法律和诸种社会生活准则，在这里都不再发生作用。这种象征一对立，反映了人的生存状态的两重性。而从心理的角度看，远离人世的群山与老林，则意味着人际本真关系的断裂，意味着宁静，平和，是人的窘迫、忧患和企盼等诸种意识得以净化的福地。当人身处深山老林，很自然地萌生出一种亲近它们，享有它们，跟它们合而为一的意愿。深山老林，既意味着人对命运的顺从，又是对它的挑战。在这儿，命运便是一种永恒的宁静，它的极致便是死亡。

布扎蒂的一席话，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两部小说的象征与寓意：

"静态意味着一种极端的宁静。人操劳一生，为的是安家立业，发财致富，向上爬，然后，希冀休息，达到某种绝对的宁静，因为人本能地趋向永恒的宁静，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本能地趋向死亡。"②

《群山中的巴尔纳博》和《老林的秘密》形成了布扎蒂独特的艺

① 布扎蒂：《自我肖像》，米兰，1973，第187页。

② 布扎蒂：《自我肖像》，米兰，1973，第49页。

术风格。他笔下的群山老林，既染上一重阴暗、幽奥、神秘的色彩，又显出无比的奇妙、深沉、壮观，明晰地透露出他对现实和故土的执著的情意。

长篇小说《鞑靼人的沙漠》(1940)，使布扎蒂声誉鹊起，走向世界。一群青年军官驻守边关，防御随时可能从沙漠地带入侵的鞑靼人。他们原以为打一两仗即可结束战争，重返家园，谁知他们却命中注定要在茫茫沙漠中虚度一生，而人们等待了许多世纪的鞑靼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沙漠中的生活就是孤独。军官们仿佛是"操着异族语言的石头"。沙漠，城堡，黑夜，士兵的猝死，看不见的敌人，远方的火光——勾勒出了青年军官们孤寂、荒凄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徒劳的等待和虚幻的希冀。他们的等待与希冀，全寄托于时间。而时间却永远地凝固于沙漠了。

小说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特征，奇特的构思，怪诞的情节，现实与虚幻、情理与荒谬的共处与交替，使作者得以放开手脚去刻画人的潜意识和幻觉。然而，沙漠，城堡，黑夜，士兵的猝死，看不见的敌人，远处的火光，这一切饱含象征意蕴的景象、氛围，尽管显得那么朦胧、遥远，却分明具有现实生活的形态。在作家着意营造的超越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时间与空间里，读者辨认出了法西斯统治时期，面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降临的毁灭性的灾难，笼罩于意大利人的惶惶不安的恐惧和徒然的期盼。

在布扎蒂的全部文学创作中，笔者以为，短篇小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不只数量众多，不知凡几，而且最能充分体现作家的艺术个性和独特风韵，因而最具艺术魅力。《七信使》(1942)、《斯卡拉歌剧院的恐慌》(1949)、《短篇小说六十篇》(1958，获同年斯特雷加文学奖)等，是布扎蒂短篇创作的重要硕果。这些短篇题材广泛，涉想奇僻，迷离惝恍，常常真真假假，惊心怵目，但它们几

乎都蕴含深邃的思辨哲理。

《七信使》是同名集子中的一篇力作。一位自负的国王，率领他的臣僚进行远征，目的地是他的王国的边疆。起初，国王以为他此行只需几个星期便可大功告成。他每到一站，都派遣一名信使返回首都报信，再把首都的信息带回给他。首都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两者之间的联络也越来越困难。最终，国王或许意识到，当第七位信使从首都再返回他身边时，他或许已经死了，他要到达王国边关的计划，只不过是遥远而愚蠢的幻想。

通常，任何旅行的合理性都是在抵达目的地时实现的，而《七信使》中国王进军的荒唐性，正在于它永远无法抵达目的地，在于它越来越走向未知，越来越坠入虚无。如同《鞑靼人的沙漠》中的青年军官，国王始终命定地处于等待，永远地处于期待认识绝对，认识未知，但他始终无法超越他自身的理性的狭隘领域。荒诞，是这种认识的局限性的结果，惟有死亡才能超越之。

自然，我们不应当把主人公国王看作消极的、盲目的殉难者，他离井背乡，抛弃优越的生活，走上了孤独的、日复一日地消耗他的生命的旅程。这是一位英勇的探险者，一位悲壮的英雄，因为他敢于向人类的逻辑发出挑战，他竭力想克服局限，进入另一个现实世界，尽管他已知道，这另一个世界，只不过是未知，只不过是死亡。

布扎蒂以无比敏锐的目光察觉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大大地恶化了，而且呈现出一种无可救药的病态。病态，既然是现代人与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那么“疾病”的主题，以及与之关联的对无辜的惩罚，便自然地成为布扎蒂在许多短篇小说中予以着力刻画的一个方面。《七层楼》便是这样的一篇代表作。

一个名叫朱塞佩·科尔特的完全正常的人，只因低度发烧，接受医生的建议，住进一座设备先进的名牌医院。医院是七层的楼

房，病人按症状的轻重程度，自上而下分住在不同层次的病房里。奇怪的是，精神颇佳，心情轻松的科尔特，接二连三莫名其妙地从最高的第七层病房，逐层下放。一切似乎都发生在梦魇之中。科尔特显得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最后身不由己地降到最低层。其间，他曾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降级”进行反抗，以表明自己是个健康的、有理智的人；可是，一旦下放到垂死病人的底层时，他已显得像个任凭非逻辑力量摆布的木偶，精神彻底崩溃了。

这座现代化的医院，不是什么别的，它如同《鞑靼人的沙漠》中的城堡，其实就是一座迷宫，或者说牢狱的变形。或者点得更明白些，就是现实世界的变形。在这里，“疾病”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原因、借口，它压倒人的自由选择，摧毁理性的力量，并最终决定人物的命运。从脱出常规的某种特殊逻辑，产生出了荒唐，使得一切自动地朝着预先安排的最终结局发展，科尔特也就莫名其妙地，或者说毫不奇怪地，沦为荒谬的、近于蓄意谋杀的牺牲品。

顺便说一句，布扎蒂的小说中，有一种诉诸数字的玄妙倾向。这数字常常是7，有时是3，成为一种驾凌于人的命运的荒唐的征兆和符号，例如《七信使》、《七层楼》。

布扎蒂擅长把人的潜意识和幻觉化为触目惊心的具象。在《泥石流采访记》中，他笔下的主人公，一名新闻记者，受幻觉和本能的驱使，去追寻泥石流，结果却接二连三地碰壁；四周惟见低垂的乌云，刺骨的寒风和漆黑的谷底，内心笼罩失望与迷惘。然而，主人公心里终究又涌现“近似欢乐的兴奋”，去继续追寻。

布扎蒂在许多小说中，倾力表现恐惧和死亡是现实中难以摆脱的神秘力量，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在不少作品（如《泥石流采访记》）中，又着意展示，绝望中蕴含着希望，迷茫而不失追求。这两者既形成对照，又相辅相成，构成布扎蒂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

通常，布扎蒂诡奇的想象力，都在孤独的军营、群山、沙漠或名为医院实为死城里施展，但有时也闯入寻常百姓家中，发生于我们生活其中的城市。小小的一滴水，在漆黑的深夜，竟堂而皇之进入公寓大楼，执着地、有节奏地登上一级级的楼梯（《水滴》）。一家别墅的主人，可怜巴巴而又无可奈何地成为成千上万只精灵的奴隶（《老鼠》）。绿草如茵的花园，冒出了一个个毒瘤似的鼓包，每一个鼓包的出现，即意味着一个生命的消失（《花园里的鼓包》）。

也许，这一滴水，这千万只老鼠，这雨后春笋般的花园鼓包，意味着某种厄运或危险的降临；也许，这些荒唐的事件，又代表着某种美好的、虚无的幻想。总之，它们是违反常规的，是一种神秘。

《现代地狱游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现代"城市。名为"地狱游记"，但它毫无类似题材的文学作品所特有的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相反，布扎蒂款款写来，丝毫不落窠臼。这是布扎蒂唯一的以自己为小说的主人公，以自己的姓名、职业为主人公的姓名、职业的小说。布扎蒂这么做，其用心自然是为着在小说超现实的底版上，抹上一重真实的色彩。

记者布扎蒂奉报纸主编之命，去采访米兰地下铁道工程中偶然发现的地狱之门。布扎蒂顺着直接通往地狱的隧道，竟自由地进入了地狱！

布扎蒂游历地狱之后，恍然大悟，地狱既在另一个世界，又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在世间的某个地方；他在地狱里经历的一切，同我们城市里每日每时发生的一切，惊人地相似，毫无二致。地狱也好，现代城市也好，都是折磨人的牢狱。地狱不仅是对人的惩罚，更是人的神秘命运的真谛！

现代城市犹如地狱。而生活又并不比可怕的梦幻好多少，生活如同梦幻一样，生活甚至比梦幻还要糟糕（《一个有意思的下午》）。

布扎蒂的诡奇独特、鬼斧神工的艺术特色，在那些刻画人的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中，同样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虚妄荒谬的故事，蕴含着对诸多世俗问题的发人深省的深层思考。凡夫俗子趋之若鹜，拼死为之奋斗的金钱、荣誉，代表着富有和高贵，但金钱和荣誉却以窒息的魔力，扭曲人的心灵，使人变得卑下，失去自由，不得安宁；它们一旦被推到极致，便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沦为零，沦为虚无(《魔服》、《算帐》)。

一位画家被报纸误发死亡讣告，为了靠"遗作"发一笔横财，竟同意装死。他死后也着实热闹了一番，但很快便被人遗弃，连妻子也跟了别人。最终他别无选择，只好弄假成真，躺进棺材里去(《错死的画家》)。金钱先是摄去了艺术家的魂儿，继而夺取了他的性命。

小提琴手死后二十天，又化作幽灵重返人间。但那些曾为他的去世而捶胸顿足，痛哭流涕的朋友们，却一个个把他拒之门外，甚至不惜对他下毒手(《朋友们》)。这里的幽灵，与其说是非人，毋宁说是变了形的社会人，他很像鲁迅先生评论《聊斋》中的孤鬼人物，"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荒诞不经的故事，映照出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真实现象。较之普通的写实手法，此种笔法写人际关系，入木三分。

身患麻疯病的贵族青年，经过苦苦修炼，奇迹般的痊愈了，但令人惊奇的事也发生了。曾驱使他渴望健康的种种人世间的诱惑，那充满冒险、肉欲的花花世界，如今于他已化作过眼烟云，城市在他眼中简直如浊臭逼人的淫秽之地，百万家产他也视若粪土。他毅然抛弃"人的王国"，重返"死亡的王国"——麻疯病院去！贵族青年与其说治愈了可怕的麻疯病，毋宁说实现了心灵的净化，精神境界的飞跃。而这一切，都是借助荒谬、夸大、令人毛骨悚然的刻画，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的。

布扎蒂对社会的普遍心态，也有着敏锐的体察。音乐厅里的听众突然被一种恐惧所笼罩，纷纷离席。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能证明他们的恐惧，但恐惧由一个听众传递给另一个听众，它纯粹来自感应和本能（《新闻》）。乍一看来，这篇小说，还有“对于氢弹的恐惧”，充溢着浓重的神秘、阴森的气氛。这似乎是虚幻、梦境，而实际上，这是现实，因为它透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与心理，揭示了二次大战后植根于意大利资产者阶层的恐惧心理，即所谓对“红色危险”的疑虑和恐慌。

在中篇小说《情爱一场》(1963)中，作家的旨趣好像是写情爱，写性；情爱像铅块一样沉重地压在人们身上，抵抗是徒劳的。其实，只要撩开情爱这重面纱，读者便不难体味作品的寓意：人在社会中陷于迷惘和苦闷，难以自拔，“大都市”比铅块更沉重地压迫着人们，摧残着人的个性，主人公生活期间的米兰，便是恐惧的象征。

布扎蒂回避对客观现实作具体的、写实的描绘。当事件在不寻常的环境里展开时，布扎蒂巧妙地把人的日益恶化的病态性的生存状态，包裹在看似荒谬的故事里，用超现实性和象征性为中介，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而当故事发生于寻常百姓家中或近于实际生活的环境时，布扎蒂则是借助环境的现实性和故事的离奇性的巧妙融合，来突出人的日益恶化的、病态的生存状态的普遍性。他的作品排斥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规则，而以现实和幻觉之间的模棱两可，或者说超现实以现实为毋庸置疑的依托，从合情合理的世界向故弄玄虚的超世界的运动，构成作品的典型特征。

布扎蒂以恣肆放纵的笔墨，表现人的心灵的状态，超现实的奥秘，超自然的启示，潜意识的不可捉摸的力量，难以逆料的奇异。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布扎蒂的作品更多地是把矛头指向那些极端陈腐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观念，指向人类最可诅咒的病态、官僚机制、公众的贪欲和愚顽。这就是布扎蒂的作品既使读者毛

骨悚然，同时又具惊世启迪作用的缘故。这也决定作家的语言是现实主义的，他的语汇更多地采自日常生活。

布扎蒂的小说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结构机制。通常，作家在叙述的开局便开门见山，径直触及事件的核心，而把事件的“逆转”凝聚于结尾，爆发于结尾，给读者以极其强劲的冲击。作家为避免最终的和盘托出，更喜欢采用一种非结局，或者说非结局的结局，甚至满足和止于悬念本身。

在长达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布扎蒂勤勉多产，硕果累累。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大幅肖像》(1960)、《人间纪事》(1972)，剧本《短暂的漫步》(1942)、《反对穷人的暴动》(1946)、《医院风波》(1953获同年圣万桑奖)；这些剧作同作家的小说具有相近的思想、艺术特征。

布扎蒂在诗歌、绘画领域也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他举办过多次个人画展，发表过《连环画中的诗》(1969)。从 1947 年起，他便担任《晚邮报》美术评论专栏作家。

1972 年 1 月 28 日，布扎蒂逝世于米兰。

目　　录

七 信 使

我起程前去对我父亲的王国作一番探险，几多日出日没，离开我的城市越来越远，家里的信息也愈来愈不灵通。

我是在我三十刚出头开始这趟远行的，从那时算起，时光倏忽过去了八年，准确地说，是八年零六个月又十五天。这期间，我一天也未曾停止行路。出发的时候，我相信只消几个星期，我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达到王国的边境。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一路上，我总是接连不断地遇到新的民众，新的城镇，所经之处，人们都操着我的同一语言，都声称是我的属民。

有时我想，莫非我的地理学家的指南针疯了不成，我们自以为一直朝南走，其实也许是在围着我们自己兜圈子，一点也没有拉开把我们和都城隔开的距离；这兴许能解释我们仍未达到终极边界的原因。

可是，怀疑这个边界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想法，常常苦苦地折磨我，王国无限伸展，无边无垠，尽管我马不停蹄，挥鞭赶路，可我永远也走不到尽头。我是在我三十岁不久才开始旅行的，也许起步太晚。亲朋好友和家人嘲笑我的计划，认为纯属胡闹，徒劳地浪费华年韶光。事实上，就是我的亲信当中，持赞同态度的，也屈指可数。

虽然我无忧无虑——现在更是如此——，我还是关切在旅途中尽可能地同我的亲人保持联系，我在护送队伍里精挑了七位出

类拔萃的骑士，充当信使，往返为我传递信件。

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动用七个信使未免太兴师动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正相反，不是太多了，而是少得可笑。是的，他们中无一人在途中病倒过，也没落入匪帮之手，从没过度地役使坐骑。所有的七个骑士，都尽忠尽责，任劳任怨地为我服务，我很难酬谢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为了便于区分他们，我按字母顺序给他们每个人取了一个名字：亚历山德罗，巴尔托洛梅奥，卡约，多梅尼科，埃托雷，费代里科，格雷戈里奥。

我不是在远离我的家庭时才使用他们，而是在出发的第二天晚上就打发第一个信使亚历山德罗上路，那时我们已经走出了将近八十里格。为了保证联络，第二天晚上，我派出了第二个信使，然后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旅行的第八个晚上，格雷戈里奥出发了。这时，第一个信使还未返回。

第十个晚上，正当我们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山谷里安营扎寨，准备宿夜时，亚历山德罗回来了。从他的口里，我知道他赶路的速度比我设想的要慢。我曾设想，他单独一人，骑着最善跑的骏马，在同样的时间里，他能跑出两倍于我们走过的路程；可是，他只能跑一倍半。在一天内，我们走四十里格，他跑六十里格，一点也不能多跑。

其余的骑士大抵和他差不多。巴尔托洛梅奥在旅行的第三天夜里动身前往都城，第十五天才回到我们身边；卡约第四夜出发，第二十夜才回来；很快我计算出，只要把到骑士出发的那天为止我们所走过的天数乘以五，就能推算出信使返回的日子。

我们离首都越来越远，信使往返的路程一次比一次长。五十天后，一个信使的到来和另一个信使出发之间出现间断，先前每五天我见到一个信使来到营帐，而现在每隔二十五天才出现一次；这

样一来，我的城市的声音变得愈发微弱，整整几个星期里，我得不到任何消息。

六个月过去了——我们已经翻越了法萨尼山头，信差的一来一往的间隔加大为足足四个月。他们现在给我带来遥远的消息，交到我手里的信封，被揉得皱皱巴巴的，有时，信封上还沾有持信人在野外露营时信被露水濡湿的斑痕。

我们一往直前。我徒劳地努力说服自己，我头顶上飘浮的朵朵云彩，跟我少年时的一样洁白，远方城市的天空，跟我从前头顶上的苍穹一样的蔚蓝，空气还是那样新鲜、风仍是那么柔和，鸟儿的啾啁仍是那样婉转。其实，在我看来，白云，天空，空气，风，鸟儿，都是陌生的，异样的；我感到自己是个异国人。

前进；前进！在平原上遇到的流浪汉对我说，边境不远了。我激励我的随从们奋马前行，打消他们挂在嘴上的泄气话。从起程算起，已经过去了四年；路漫漫兮多艰。都城，我的家，我的父亲，那么虚无飘渺，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是真实的。现在，信差的间隔为整整二十个月，二十个月里信息全无，我越发觉得孤寂难耐。他们给我带来在漫长的时间里变黄了的奇怪的信件。我在信中读到已经遗忘了的姓名，里头充满了我弄不懂的感情。翌日上午，只休息了一个晚上，当我们继续朝前赶路时，信使朝相反的方向出发，给城里带去我很早以前就写就的信函。

八年半又过去了。今晚，当我独自一人坐在我的营帐里用晚餐时，多梅尼科闯了进来，尽管他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脸上仍堆着笑意。几乎有七年我没见到他了。在这段漫长的年月内，他纵马奔驰，跨草原，穿森林，越沙漠，换乘了数不清的马匹，飞驰而来交给我信件。此刻，我却无心拆开信来读。他去睡个美觉，明早天一放亮，就往回赶。

他是最后一次返回了。我在日历上计算过，如果一切正常的

话，我按我迄今的速度继续走我的路，他保持他的速度跑，他需三十四年才能返回来，那时我可能见不到他了。我将是72岁的老翁。现在我已开始感觉疲累，说不定在这之前，死神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再过三十四年（甚至在这以前，更早以前），多梅尼科会出其不意地发现我的宿营地的灯火，他会问，在这期间，为什么我只走了这么点路程。正如今晚一样，善良的信使手持被流年弄黄的信札跨进我的帐篷，给我带来早已逝去的年代里的老掉牙的旧闻。然而，他会停留在门口，望着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躺在硬板床上的我，早已是一具僵尸，两旁守护着手持火把的士兵。

多梅尼科临行前并未曾说我太不近人情！他带去了我向我诞生的城市致的最后的问候。他是我同曾经也属于我的那个世界之间残存的最后联系。我得到的最后消息说，家里发生了重大变化，我的老父溘然长逝，由我的大弟继承王位，他们认定我不久于人世了，他们在我常到其树荫下戏耍的橡树林，盖起了巍峨的大楼。终归是我的故国呀。多梅尼科是我同他们的最后联系。第五位信使，埃托列，假若上帝愿意的话，再过一年零八个月才能到达我的身边，他不可能起程回国，因为他不可能及时赶回来。多梅尼科之后，就是沉寂，啊，多梅尼科，除非我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边界。可是，愈是往前走，我就愈是相信根本不存在什么边界。

我怀疑存在边界，至少是我们惯性思维意义上的那种边界。没有作为分界线的高墙，没有分开两国的河谷，更没有阻挡去路的高山。可能我会在不知不觉中越过边境，傻里傻气地还往前走哩。

出于这种考虑，我打算等到埃托列和其他几位信使抵达我这儿后，不再让他们朝首都的方向返回，而是作为我的前导，以便让我预先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

从某时起，一种不同寻常的焦虑每晚在我的心头燃烧，我再也

不为抛开的愉快日子而懊恼，就像旅游的前一阵那样，反而更急于要认识我朝前走去的陌生的土地。

走着走着，我注意到——迄今我没跟任何人谈过——随着我一天一天地朝不可能的终极走去，天空中出现了一道我连梦中也没有看见的异乎寻常的光；植物，我们越过的山川，河流，好像是用不同于我们国家的物质做成的，空气带来我捉摸不定的某种东西。

一种新的希望鼓舞我明天清晨踏上征程，向被夜色的昏暗笼罩住的未曾探过险的山岭走去。我再一次卷起篷帐，多梅尼科带着我的已经毫无价值的信，朝极远极远的城市跑去，消失在相反的方向的地平线上。

祝本雄译

圆 肉 饼

今天上午，我在我的小书房的写字台上发现一个小盒子，是用白纸糊成的，用蓝线绳捆得结结实实。

我已七十有四岁了，是退休的化学教授，跟我的女儿劳拉和他的丈夫经济学博士贾尼·特列德斯卡尔齐、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一起。大孩子埃多阿尔多，17 岁，读高中三年级；老二马尔科，16 岁，读高中一年级；最小的罗密欧，14 岁，读初中四年级，他们都是极可爱的孩子。

我老了，体力有些不济，时有劳累的感觉。现在做事不多，可每日工作上二三小时是不成问题的，参与编纂佩杜齐百科全书，撰写有关化学和算术的条目。大百科全套为十七卷。我有些累了。我住在六楼。这是个星期天的上午。雨下得怪稀奇的，斜风吹着细雨，玻璃窗蒙上了一层水雾。

用绳捆好的白包。纸是那种高雅的油光纸，就像高级香肠店用的那种。然而，没有商标。我唤露齐娅。露齐娅来了：

“教授先生。”

“露齐亚，”我说，“这个包包是什么？”

她看了一眼，显出吃惊的样子，“我不知道，先生。”

我打开包，并无格外的好奇心。年龄这个东西，太可悲了，不再允许人期待新的美好的事物。存则存矣，对于永恒的世纪，已足够了，假若存在永恒的话。

我打开用蓝绳捆好的白纸包。我漫不经心地打开，恰恰因为我并不着急，可悲就在这里，我再也没什么盼头。

呵，真稀罕。里面垫一个用一小块硬纸剪成的托盘，就像从前自动售货器里使用的那种，而今是见不到了。我分明记得，那时我还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市中心一些当时算得上是'顶现代的商场'的玻璃窗后面，要是你放上一枚硬币，点心啦、巧克力啦、饼干、三明治，小香肠、还有冰淇淋什么的，就会慢慢升起。一个小窗口启开，人们取出想要吃的心爱的食物。

在硬纸托盘上，放着一个圆肉饼，确切些说是小点心。或者说得更贴切些，是淋过汁的圆蛋糕，是一个涂奶油的馅饼，或者是肉馅饼，上面铺以黄油卷发，精巧无比，卷发上是让人想到鱼子酱的黑色粘稠物质。老实说，极吊人胃口。

可现在刚刚 11 点。这份食物意味着什么？是谁给我送来的呢？为什么？正是这个玩艺儿的华丽外表叫人顿生疑窦。

露齐娅走了出去。贾尼在外面，兴许在打网球。劳拉做弥撒去了。玻璃窗外，仍是对面房子的六扇窗子，我从没弄清楚屋主人是谁，再说呢，我也没这份兴趣。多年来，从这儿能望见的那六扇窗户一直陪伴着我。我能不出丁点错地描下它们来，倘若我会素描的话。

非常诱人的小点心，跟我在高级香肠店的橱窗里看见的那些食物一样。在我曾希望成为世界主宰的那些岁月里，那是福利和鲜美食品的象征。可是谁送来的呢？为了什么？

太叫人不安。才十一点钟。那边，仍是那六扇可诅咒的玻璃窗。或者是六个可祝福的窗户？我不得而知。凡事得探个究竟，看看到底是愉快的事，抑或是令人不悦的事。

猜不透、莫可名状，不可捉摸。焦急不安，或者害怕、甚或更糟。

圆肉饼上，是一层精心烤黄的牛肉的漂亮颜色，它的边缘涂着一层很可能是肉糜的银灰色的养料，这正是馅饼。还有黄油的发卷。

我站起身来。今天上午我没力气干活了。外面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玻璃上雾濛濛的。我站起来，踱着步，心里忐忑不安，神经发紧。我该去哪儿呢?

我来回地踱着步。我老了。我嗅到了我的急促的老年人的步子，从前我的步子是截然不同的。这是我的步子？所有的人的步子在那个岁数上都是不同的。越年轻就越自信，越坚实。可是后来战争来了。

走廊。幸运得很，这是幢大房子，极其宽绰，走廊长长的。我沿着幽深的走廊来回走着，以便驱散自己的思绪，现在的房子没有这种走廊，走廊的两侧有许多旁门侧道，增加了神秘莫测的气氛。

听到声音，我停住脚步。一个门关着，但里面的声音听得分明，是我的三个孙子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不，不，天衣无缝，不露破绽。”马尔科的声音。“保证他会吃的。”

“可是时候太早。最好再等等。”埃多阿尔多说，我很容易听出他的声音。

罗密欧的笑声，她那么早熟。“上午 11 点或者 10 点，爷爷是极馋嘴的，我对你们说，他顶不住诱惑的。”

埃多阿尔多：“真悔气。那我们就不干掉他吗?”

马尔科：“呸，你没看见昨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吃饭的那个样子！真叫人恶心。他那一口假牙快让我发疯了。”

一阵短促的沉默。然后，埃多阿尔多冷笑一声：“你不会疯的，有肉饼呢。”

马尔科：“我们能保证肉饼发挥威力吗?”

埃多阿尔多(压低嗓门,意味深长地):“氰化物。氰化物先生。”

罗密欧:“快,好爷子,乖乖的,大口吃下吧!”

马尔科:“然后立刻发作!”

三个孩子的笑声穿过出口,在走廊里扩散,在我站在这儿的走廊两边的高墙之间回荡。

白昼的阳光不能直直地照射进来,但有铁青色的反射光,几乎一无所有,只是铁青色的半明半暗的光。

你跟狗一样嘛?我寻思。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我对我自己说。你叫人讨厌。现在你的存在已是多余的,令人恶心。脸上皱纹像蜘蛛网,脖子松弛,笑起来没完没了。从美学角度实在不堪忍受。

马尔科:“要是他不吃呢?”

埃多阿尔多:“会吃的,会吃的,他还不如一个孩子呢。”

罗密欧爆发出一阵开怀大笑。

我在走廊里向后退一步,两步,三步。一直退回到我的小书房。

你们不再需要我,是吗?你们对自己满有把握?未来为你们敞开了大门?青春是美好的吗?皮肤鲜嫩,笑是甜甜的,无忧无虑,快快活活,老家伙留在这个世界上干什么呢?还有什么想头?不觉得害臊吗?

他们是强壮的,精力充足,不容怀疑。前进吧!横扫一切!

再见了,孩子们,我懂了。我会无声无息地离开的。你们是可爱的,只可惜你们太像好多年好多年前的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

幸好你们并不知道,并不怀疑。可怜的孩子们啦。也不知道我们在天国相逢一笑的时间。再过一个世纪,再过一年,一个月,一天,或者一个小时,一分钟,或者不足一分钟,你们就会和我一模

一样。老态龙钟，领养老金。皮肤跟树皮一样粗糙。该当废物扔掉！

雨停了。太阳晒干了沾在玻璃上的雨滴，留下惨白的痕迹。玻璃外面，那六个讨人厌的窗户成了我们被包裹在这悲惨的灰色里的生命。吹响吧，吹响吧，起义的号角。

然而，号角不发一声，不会有起义的，号角是从不存在的。

我重又坐在写字台前。节日中午的令人炫目的光线。小包。一个精制的圆肉饼。亲爱的孙子们，你们怎么会这么聪明，真还看不出来呢。也许是好吃的吧。

圆肉饼的上部尤为精美，涂着精心烤制的牛肉的颜色。高高隆起的边边抹上一层银灰的颜色，很可能是肉糜，上面是黄油做成的发卷，染上黑色的粘稠的糊状，也许是鱼子酱。是年轻一代赠给我的礼物，死亡的糕点。

再见了，朋友们。我懂了。我坐在写字台边，用镀黄铜的裁纸刀帮我开始吃起来。可爱的孩子们，我这就去死，以遂你们的心愿。星期天为爷爷设想得多么巧妙啊。

好吃，太好吃了！

祝本雄译

七　层　楼

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车，朱塞佩·科尔特在三月的一个早晨来到一座著名的疗养城市。他得了热病，不过热度很低，照样提着自己的一小捆行李从火车站步行到医院。

尽管朱塞佩·科尔特只是微恙在身，可他还是接受了去著名疗养院就诊的建议。这家医院是专门医治这种疾病的，这就足以保证医生们都是医术高明，业务精湛，医疗器械及设备的合理和卓有成效。

朱塞佩·科尔特老远就一眼认出它——因为他在印在传单的照片上见到过，故极眼熟——，对它印象极好。这座七层的白色大厦呈规则的凹形，看上去倒像一座豪华宾馆，环绕以绿树繁荫。

接受医生的泛泛问诊后，朱塞佩·科尔特住进了第七层，也即最后一层的一间惬意的房间里，等候作更仔细的检查。房间里的陈设明快整洁，就像裱糊店一样，安乐椅是用木头制作的，椅垫套以五颜六色的花布。窗户向最漂亮的市区之一敞开。一切都显得那么宁谧、宜人，叫人放心。

朱塞佩·科尔特一屁股倒在床上，拧亮装在床头的小灯，开始阅读随身带来的一本书。一会儿，一位女护士走了进来，问他有何吩咐。

朱塞佩·科尔特倒不需要什么，可他乐意向这位小姐问长问短，打听疗养院的情况。从谈话中，他知道这家医院的独有的特

点。病人依照病的严重程度被送往不同的楼层。第七层，最高的一层，专供最轻微的病人住。病不大碍事，却又不可掉以轻心的病人，住在第六层；第五层的病人就相当不轻了；以下每低一层，病就加重好些；住第二层的病人，已是沉疴在身，病入膏肓；躺在第一层的只好等死，绝无生的希望。

这种独特的体制，除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服务效率外，还使轻度病患者可能免除邻近重病号的痛苦呻吟的打扰，保证每一楼层保持同一种气氛。此外，治疗也能依照病情的进展按步就班地进行。

于是，病人被分成七个渐进等级。每一层楼本身就如同一个小小世界，有其特别的规章制度，有其独具一格的传统。既然每一门类交给不同的医生，于是就形成了不尽相同的——尽管差异微乎其微，但精确得入丝入毫——治疗方法，虽然院长给疗养院规定了统一的基本方针。护士出去后，朱塞佩·科尔特觉得热度已经退了，走到窗前，朝窗外望去，倒不是为了欣赏城市的风光，虽说对于他来说，景色的确是新奇的，而是希望透过层层窗户瞧见楼下几层的其他病人。由于建筑呈凹形，故而容易作这种观察。朱塞佩·科尔特尤其集中其注意力于第一层的窗户，那些窗户看上去是那么远，只能眺望。可是什么有趣的东西也没看见。大部分窗户被凝固不动的灰色百叶窗严密的遮住。

科尔特发现从他那一层紧邻的一个窗户露出一张男人的脸。两个人对视良久，彼此逐渐发生兴趣，可一时找不到打破沉默的话茬。还是朱塞佩·科尔特壮着胆子 说："您也是才来不久？"

"呵，不，"那一个人说，"我来这儿快两个月了……"停了片刻，不知道如何继续这一谈话，于是补充说："我在往下瞅我的兄弟呢。"

"您的兄弟？"

"是的，"陌生人解释说，"我们一块儿进来的，说来也真奇怪，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我想他现在该下到第四了吧。"

"什么第四?"

"第四层楼，"那个人说，语气里充满了怜悯和恐惧，差点没把朱塞佩·科尔特吓出一身冷汗。

"到第四层真的那么可怕吗?"他审慎地问。

"啊，上帝，"那个人一面说，一面慢慢地摇头："谈不上失望，但也庆幸不得。"

"这么说，"科尔特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语调里夹杂一股玩世不恭的从容不迫味道，如同谈到不涉及自己的悲惨事的人，"假若第四层事情就这么严重，那么该把哪号病人送到一层去呢?"

"啊，快断气的人才被送到一楼去。那儿医生只好干瞪眼，神甫们却忙个不停。当然……"

"可是一楼只有极少数的病人。"朱塞佩·科尔特插话，他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关着的。"

"现在的确只住着少数几个人，可是今天早上人数不少呢，"陌生人回答，脸上闪过一缕微妙的苦笑。"哪个窗户的百叶窗垂下来，保准哪里刚死了人。你没看见吗，楼上各层的窗户板都是敞开着的? 请原谅，"说着，他慢慢地缩回身子，"我开始觉得冷了，我该躺到床上去。祝您福星高照……"

那个人从阳台上消失了，用力地关上窗户，然后，室内的灯光亮了。朱塞佩·科尔特仍呆呆地站在窗前，眼睛盯住第一层楼垂下的百叶窗。他用病态的注意力死死地盯着它，脑子里尽力想象在可怕的第一层里的秘密丧事，那里的病人是注定要死的；当知道自己离那一层是那么遥远时，心里不由地涌出一种宽慰的感觉。这里，暮色笼罩住整座城市。疗养院的上千窗户次第明亮起来，打远处瞧去，人们还以为是座灯火辉煌、过着节日的宫殿呢。只有深渊底层的几十个窗户仍旧是黑洞洞，阴森森的。

医生初诊的结果让朱塞佩·科尔特放宽了心。他平日养成了向更坏处揣度事情的习惯，因而这次在心里早作好了听到严肃的判决的准备，假若医生宣布说，必须把他交到更低的楼层去，他准不会心惊肉跳的。事实上，热度并无消退的迹象，尽管身体总的状况还是好的。相反，医生对他讲的话既热情又令人鼓舞，医生对他说，他的身体虽有不好的苗头，但属头痛脑热的轻微病，两三个星期后，就会跟没事一样。

"那么，我留在第七层吗?"听到这儿，朱塞佩·科尔特焦急地问道。

"那是当然!"医生回答，用一只手在他的肩上友好地拍了几下。"你想会往哪儿去呢? 也许是第四层不成?"他笑着问，那神情像在谈一个十分荒唐可笑的设想。

"还是住在这儿好些，这儿好些，"科尔特说。"您知道吗? 人一生病，总爱胡思乱想，总爱往坏处想。"

事实上，朱塞佩·科尔特留在一开始就指定给他的那间房子里。他开始认识医院的一些同伴。在少得可怜的几个下午里，他被允许从床上站起来。治疗严格地进行着，使用一切办法以使他迅速痊愈，不过他的身体一点儿也没有发生变化。

过了将近十天，七层的护士长出现在他的面前。纯粹出于友好的考虑，她请求他帮个忙，明天一位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要来医院，紧挨他的房间的两间病房是空着的，还缺第三间房子；能否请科尔特先生劳驾转移到另一间同样舒适的房子里去呢?

朱塞佩·科尔特当然没有什么为难之处，对于他来说，这间房子或那间房子都是一样的，说不定会碰上一位更温柔甜蜜的新护士呢。

"我衷心感谢您。"护士长微微一鞠躬说，"我向您坦白地承认，一位像您这样的人，有如此豪爽热情之举，我是不会吃惊的；假若

您不反对，一个小时后，我们就准备换房。啊，对了，我们得搬到下一层楼去。"她声音怪轻缓地说，就如同谈一件绝对无关紧要的事情。非常抱歉，这几天本楼层再没有空病房子。不过这种转移绝对是临时的。"看到科尔特从床上一骨碌坐了起来，张口正要抗议，她赶紧解释说，"绝对是种临时安排。一旦有一间病房腾出来，我相信二三天后你就能重返楼上了。"

"我向您坦率地说，"朱塞佩·科尔特笑着说，为了表白他不是个任人摆布的孩子，"我坦率地对您说，这种搬来搬去的作法，我一点儿也不喜欢。"

"可是搬动不出于任何医疗的原因，我很清楚您想说什么，麻烦您挪动一下完全是出于对那位不愿意和其孩子们分开的夫人的友好……行行好吧，"她补充说，哈哈笑个不停，"您可千万别往别处想！"

"也许吧，"朱塞佩·科尔特说，"可这好像是个不祥之兆。"

就这样，科尔特下到第六层。虽然他相信调房和病的恶化并无内在联系，但思想上仍感到在他和正常的健康人世界之间隔着一道障碍。在作为进口港的第七层，还有同人类社会发生接触的某种方式，它甚至可以被认为几乎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的延续。可是在第六层，就已经进入到医院的真正的躯体内部了；医生、护士和病人的思维方法业已略有不同。在这一层，已经允许接纳真正的病号，尽管病情还不是那么严重。

在同邻近的病号、医务人员的初步谈话中，朱塞佩·科尔特发现，在这一层人们的心目中，第七层实在是种玩笑，只配让那些业余病人住，只配给一些出于古怪念头想尝尝住院滋味的人住，从第六层开始，才能算货真价实的病人。

无论如何，朱塞佩·科尔特弄懂了，要想回到上头一层，回到因他的病的特点而住过的位置上，还会遇到些麻烦。要想回到第七

层，他必须设法让复杂的机构运转起来，虽说那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毫无疑问，如若他自己不开口，谁也不会想起来把他送回上一层，“差不多健康人”的一层呀。

因此，朱塞佩·科尔特盘算决定不拿他的权利作让步，不向习惯的甜言蜜语屈服。他对楼层的病友强调，他同他们住在一起，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天，是他主动搬下来的，方便一位夫人，一旦腾出空房，他就回到上头去。旁人听他津津乐道，心里却并不感兴趣，言不由衷地附和他。

朱塞佩·科尔特从新医生的判断里为自己所持的信心找到了充分的证据。医生也承认，朱塞佩·科尔特有充足的条件返回第七层；他的病情**绝——对——轻——微**，医生一字一顿地说出这个结论，以加强他说话语气的份量。可是末了，医生认为在第六层，朱塞佩·科尔特将能得到更好的治疗。

“别尽说些无谓的话，”当他讲到这儿时，病人断然地插话，“您对我说过的，第七层才是我的位置，我要回到上头去。”

“谁也没反对呀，”医生重申，“我只不过提个纯粹而简单的建议，不是大一夫一的，而是知一心一朋一友的建议！我对你再说一遍，你的病情极轻极轻，要说你一点病也没有，也并非言过其实，虚假之词，不过照我看来，由于病理的某种很大的扩张性，它又和同类的病症有所不同。让我加以详细阐述：病的强度很弱，可又能认为极广。细胞的破坏过程，”在他的可怕叙述里，朱塞佩·科尔特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怪新鲜的名词，“细胞的破坏过程绝对刚刚开始，也许根本就没开始，然而趋向于，我只说是趋向于，同时在机体内四处扩散。单单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你可以在第六层得到更有效的治疗，这儿的治疗方法更加典型，更加认真。”

一天，有人告诉他，疗养院的院长同其合作者们作了长时间的磋商后，决定改变现行的划分病人的方法，每个病人的级别——这

么说吧——下降半度。这样，每一层的病人将按其严重程度分为两大类(完全由各自的医生按绝对内部的比例进行划分)，病情较重的一半由院方指定转移到更低的一层。例如，第六层的病人的一半，即病症稍重的，必须搬到第五层去；第七层不那么轻的一半则下到第六层。听到这个消息，朱塞佩·科尔特大喜过望，如此这般，经过大动荡后，他重返第七层将是顺理成章的。

当他同护士谈起他的这一愿望时，他反而吓出一身冷汗。他确实要作转移，但不是第七层，而是更下一层楼。护士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把他稀里糊涂地划分到第六层的更“严重”的一半里头去了，因此他只得屈居第五层了。

惊魂稍定后，朱塞佩·科尔特心里涌出一股怒火，大喊大叫起来，痛骂他们的欺骗行为，他压根儿不愿听到向下转移之类的话，否则，他宁愿打起背包一走了之，权利归权利，医院的管理不能如此厚颜无耻地无视医务人员的诊断报告。

他正吵吵嚷嚷，走进来一位医生，想平息他的怒火。他建议科尔特安静下来，假若他不愿意热度上升的话。医生解释道，他太曲解了院方的意图，至少是部分地曲解了。他再次承认第七层是朱塞佩·科尔特的位置，假若回到那儿，那确实是得其所哉。不过，就他的状况而言，医生又加上一句，他的看法又略有不同，尽管是私下揣度。总而言之，由于病理的各种表现，他的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可能被认为，是没变化的。然而他本人无法解释何以把科尔特阴差阳错地划到第六层的较低的一半内。也许正是那天早上，院长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向他询问朱塞佩·科尔特的详细病情，秘书记录错了；也许院领导有意对他的判断略作“加重”处理，虽然他一向被认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但心肠太软，过于仁慈。末了，大夫忠言劝告科尔特千万别心神不定，要心悦诚服地接受向下转移的决定，别滋事生非，胡乱抗议；要紧的是医治疾病，

至于在何处安顿则是次要的。

关于治疗，大夫继而说，朱塞佩·科尔特没有任何抱憾的，下面一层的医生理所当然更富有经验，技高一筹；至少在院领导看来，越往下，大夫的医道越高，这几乎成了规律，房间也更舒服，更气派。视野同样开阔，只是从第三层以下，视线被周围的大树所遮挡。

朱塞佩·科尔特晚上发了高烧，听着他的合情合理的细致入微的辩护，听着听着，身子渐渐感到困乏。末了，他发现他没有力气，甚至根本没有对不正确的转移作进一步反抗的愿望。在没有提其他抗议的情况下，他顺从地被送到楼下一层去了。

来到第五层后，朱塞佩·科尔特感到唯一的，尽管少得可怜的宽慰的是，他知道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都公认他是本层里最不严重的病人。总而言之，在这个环境里，他能长时间地被认为是最走运的人。然而，另一方面，一想到现在有两道障碍把他和正常人的世界隔开，心里便格外忧伤，凄凉。

他的病情好像没什么变化。在第五层停留三天后，他的右腿上生出了一片湿疹，没有迹象会在几天的功夫内消失。医生对他说，这一疾病和主要病患绝对不相干；这种不适也能出现在世界上最健康的人的身上。为了能在几天之内根治，需要作 γ 射线强烈治疗。

“这里没有 γ 射线放疗吗？”朱塞佩·科尔特问。

“当然有，”医生满心高兴地回答：“我们医院里样样齐备。只有一样不如意……”

“什么事？”科尔特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

“不过是譬如而已，”大夫纠正说，“我是想说，放疗设备搁在第四层，我劝阻您别每天上下楼跑三趟。”

“这么说做不了放疗罗？”

“炎症不消除，您最好下到第四层去。”

“算了吧！”朱塞佩·科尔特气不打一处来，忍不住叫嚷起来。我下得够多了！我宁愿死掉，也不到第四层去！”

“正如您相信的，”为了不激怒他，医生温和地说，“可是作为主台医生，我禁止您每天下三次楼。”

不妙的是，湿疹非但没有逐渐消失，反而一天天增多。朱塞佩科尔特坐卧不安，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折腾了整整三天，直到他屈服为止。他自觉自愿地请求医生对他施行放射治疗，并送他下楼。

到了楼下一层，科尔特暗自庆幸，注意到他代表一种特例。第四层的其他病友一个个的的确确病得够重的，连一分钟也离不开床。他真了不起，在护士们的一片赞扬和啧啧称奇的惊叹声中，从房间步行到放射室。他向新大夫坚持强调他的极特殊状态。一个确实有权留在第七层的病人却被错误地下放到第四层。湿疹一好，他就要求回到上头去。

这一回，他绝对不允许找任何新借口，他将合法地呆在第七层。

“第七层，第七层！”大夫微笑着喊道，刚刚给他瞧完病，“你们病人总是夸大事实！只有我才是第一个能说您应当对您的情况感到高兴；据我从诊断书上看到的，您的病情并没发生太大的恶化。但是，这和谈论第七层——恕我直言——之间还有某种差别！您是不那么令人担忧的病人之一，这我确信无疑，但不管怎么说，您总是个病号呀！”

“这么说来，这么说来，”朱塞佩·科尔特脸色骤变，“您准备把我送到几层去？”

“啊，上帝，这可不好说，我只不过看了您一小会儿的病，我要想取得发言权，我至少必须观察您一个星期。”

“好吧，”科尔特坚持说，“您总知道个大概吧。”

为了让他安静下来，医生假装沉思片刻，然后连连点头，以表示同意，慢慢地说：“啊，上帝，瞧，我们正要满足您呢，可是我们终究只能送您到第六层去！是的，是的，”他补充说，好像为了说服他自己似的。“第六层可能很合适。”

大夫满以为这样会让病人开心的。然而惊恐的表情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脸上迅速扩散。病人发现最后几层楼的医生都欺骗他；眼前的这位新医生，显然是位更能干，也更诚实的医生，可他心里的意思是显而易见的——不是送他去第七层，而是第五层，也许低于五层！这种始料未及的失望之情摄住他的心。当晚，他的热度一个劲往上升。

在第四层楼过的一段时间，是朱塞佩·科尔特进入医院以来度过的最平静的一段时间。大夫非常富于同情心，体贴人，热情，他常常几个小时地漫无边际地闲聊。朱塞佩·科尔特也乐意攀谈，极力把话题引到谈论他的律师生涯和见多识广的阅历。他极力说服自己仍属于健康人的行列，仍然和事务纷繁的世界联结着，仍对公共事务真心地感兴趣。他努力谈着，却走不出疾病这个圈子。谈话常常又回到病上来。

一定要让病情好转的愿望，使朱塞佩·科尔特像着了魔似的。如果说射线能稳住皮肤病，使其不继续扩展的话，遗憾的是不能彻底除根。每天，朱塞佩·科尔特跟医生长时间地谈论这种病。谈话中，他尽量把自己表现得健康，但是这反倒显得滑稽、忧郁，却强打不起精神来。

“大夫，请告诉我，”一天，他说，“我的细胞的破坏过程怎么样了？”

“嗬，多难听的话！”大夫开玩笑地指责他。“您从哪里学到的这个词？这不好，这不好，尤其对于一位病人！我永远不愿意从您

口里听到类似的话。”

“那好吧，”科尔特提出异议，“您这么说，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马上回答您，”大夫热情地说。“细胞的破坏性过程，就拿您的可怕的表达方法来说吧，在您的身上，微乎其微。但我还是试图把它确定为顽固性的。”

“顽固，您是想说时间很长？”

“您别拿话套我没说过的话，我只是说它顽固而已。此外，这类病例大都如此。症状即使很轻微，常常也需进行强有力的长时间的治疗。”

“大夫，请您告诉我，大概需多长时间我才有好转的盼头？”

“需要很长时间。对这类情形作预测真够困难的……，不过，您听着，”思考了一会儿，大夫接着说，“我看出您真心渴望痊愈……如果不怕让您生气的话，您猜我会向您提出什么建议吗？”

“讲吧，讲吧，大夫……”

“好吧，我对您挑明问题的实质吧。考虑到这种尽管很轻微的病症的奇特性，要是我，一来到这个也许是最好的疗养院，我就会从第一天起，从第一天起，您明白吗？让人把我分配到最低的几层之一去，甚至把我送到……”

“第一层去吗？”科尔特强作笑颜提议说。“欧，不，不至于第一层！”医生嘲讽地回答。“这不会的！可是放到第三层，或者第二层，是无疑的。在较低的几层里，治疗好得多，这点我向您保证，设备更齐全，功能更强大，医生也更精干。您知道谁是本医院的灵魂吗？”

“不是达蒂教授吗？”

“对，达蒂教授。正是他发明了这里施行的一整套治疗方法。他是整个设施的设计者。不错，他，导师，这样说吧，他就在第一层

和第二层之间，在那里施展他的领导才能。可是我向您担保，他的影响超不过第三层；人们说，三层以上，他的命令就不那么灵了，而是各行其事；医院的心脏是在下层，要想得到良好的治疗，需要下到底下去。”

“可是，总而言之，”朱塞佩·科尔特用发抖的声音说，“您是建议我……”

“我补充一件事，”医生镇静地说，“我补充说，对于您的特殊病情，还得注意除根。我相信，您的小毛病无碍大局，然而有害，时间一长，会抑制您的‘精神’，您知道，要想彻底治愈，保持精神平静是何等重要。我给您施行的放射治疗，只取得一半结果。原因何在？也许纯属偶然，但也可能射线的强度不够大。不错，第三层的放射设备功率更强。治愈您的湿疹的可能性会更大。然后，您没看见吗？一旦病症有了好转的势头，就算迈出了最困难的一步。当病情开始好转时，就很难倒退。当您真正感到好一些时，那时候任是什么东西也难以阻挡您上升到我们这里来，或者甚至上得更高，视您的‘好转’的情况，您也会上升到第五层，第六层，我敢说甚至第七层……”

“可是您相信这会加速治疗吗？”

勿庸置疑。我已经对您讲过，要是我处在您的位置上，我会这么做的。”

大夫每天都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耳朵里灌输这类谈话。终于，被湿疹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病人决定遵照医生的建议去做，尽管他打心底里不愿下去，但还是转移到楼下去了。

在第三层，他很快注意到，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中，迷漫着一种特殊的愉快情绪，尽管在这儿治疗着更令人担心的病人。他甚至还发现，这种愉快的气氛一天天浓厚，他出于好奇心，在同护士建立起了一点信任关系后，向她提问道，大家为何如此快乐。

“哎呀，您还蒙在鼓里吗?”护士回道，“三天后我们去度假呀。”

“怎么，我们去休假?”

“当然。十五天。第三层要关闭，所有的医护人员去度假。各楼层轮流休假。”

“病人呢，您们打算怎么办?”

“既然病人相对地少，两个楼层合二为一。”

“什么? 你们要把第三层和第四层的病人放在一起吗?”

“不，不，”护士更正说，”是第三层和第二层，这儿的病人得下到楼下去。”

“下到第二层?”朱塞佩·科尔特惊得面如土色，像死人一般。“这样，我得下到第二层去?”“当然，当然，这有什么稀罕的? 十五天后我们回来时，您就回到这个房间里来。我不认为有什么值得害怕的。”

相反，朱塞佩·科尔特——一种本能的不祥之感使他警觉起来——害怕得浑身发抖，双腿打颤。可是，鉴于不可能阻止医务人员休假，相信用更强大的放射线治疗，会是不幸中的万幸——湿疹几乎全消失了——他不敢就新的转移提出正式反对。他对护士们的讽刺态度视而不见，他只希望在他的新房间的门上挂上一块牌子，写上“三楼的朱塞佩·科尔特，过渡性暂住。”这一类事在疗养院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可是医生并不表示反对，他们想，像科尔特这样的神经质的人，正在火头上，犯不着顶牛，即使是个小小的反对，也会激起严重骚乱的。

说到底，是等十五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朱塞佩·科尔特以固执的急切心情开始扳起指头计算天数，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呆坐在床上，眼睛直愣愣地盯住家具，第二层的家具虽不如上面几层的家具那么现代化，但尺寸更大，线条更严肃庄重。他不时竖起耳朵听，好像听到从下面一层——垂死者的一层，“被判死刑者”的一

层——传来分明痛苦挣扎的呻吟。

当然，所有这一切令他泄气。最小的平静好像有助于加重病情，热度又要上升，轻度虚弱变成弱不禁风。从窗户里——现在已是盛夏，窗户几乎总是敞开的——再也看不见鳞次栉比的屋顶，也看不见城市的房子，只有墙壁，围绕医院的树的绿色。

七天后，大约下午两点，护士长带着三名护士，推着一辆装有轱轮的小车闯了进来。“作好了搬房子的准备吗？”护士长问，声音里有一种好意的戏谑。

“往哪儿搬？”朱塞佩·科尔特吃力地问。“这是开的什么玩笑？第三层的医护人员不是还得一个星期才回来吗？”

“什么第三层？”护士长问，好像根本没听懂似的，“我奉命前来送您到第一层去，瞧！”说着，抖出一张印好的表格让他看，表格正是由达蒂教授签署的，意思是让他转到下一层去。

朱塞佩·科尔特浑身吓得流汗，怒不可遏、不停地大吼大叫起来，怒吼声在整个楼层震响，“别急，别急，行行好，”护士们请求，“楼层里还有身体不好的病人呢。”但是要他平静下来谈何容易。

最后，领导本楼层的医生慌忙跑来，他是位极热情又很有教养的人。他询问原因，看了一眼单子，叫科尔特解释动怒的缘故。然后，怒气冲冲地转身对护士长宣布说：全搞错了，他根本没作出这种安排，好久以来，就存在不能容忍的混乱，他对此一无所知，蒙在鼓里……末了，跟他的从属人员如此这般讲了一通后，语气热情地请求病人务必多多包涵，宽谅其咎。

“不过，遗憾的是，”医生接着说，“遗憾的是达蒂教授一个小时前刚动身去作一次短期休假，两天后才能回来。我绝对抱歉，可又不能违抗他的命令。他会第一个对此深表悔恨的，这我可以向您保证……竟出了这种鬼岔子！ 我真弄不清是怎么搞的！”

这会儿，一阵令人怜悯的颤栗使朱塞佩·科尔特的身子摇晃起

来，自我控制能力不翼而飞。恐惧压倒了他，就像吓唬住一个孩子样。他开始呜呜地哭起来，悲惨的哭声震动了房间。

由于这一可怕的错误，他来到最后一站，在垂死者这一层里，从病的严重程度上看，照最严肃的医生的判断看来，他也有权利被安置在第六层，如果不是第七层的话，事情弄到如此荒唐的地步，朱塞佩·科尔特有几次真想放声狂笑。

他躺在床上，夏天下午的炎热逐渐移到大城市的上空。他从窗户里望着树叶的绿色，有一种置身于非真实世界的印象，这个世界是由消过毒的方砖砌成的荒唐的墙，由死一样的冰冷冷的过道，由没有灵魂的白色的人形构成的世界。甚至他的脑子里出现这样的感觉，他通过窗户好似发觉的树也不是真实的；当他注意到树叶纹丝不动时，他甚至信服了这个判断。这个念头弄得他忐忑不安，赶紧摇铃铛叫护士，让送来床上用不着的近视眼镜。只有在这时，才稍觉宽心；戴上近视眼镜后，他才能辨别出那是真正的树，树叶不时被轻柔的风吹动。

护士出去了。这是片刻的宁静。六个楼层六堵可怕的墙，由于形式上的错误，整个楼房以不可触摸的重量压在朱塞佩·科尔特的身上。要等多少年，是的，正是必须想到年这个时间计算单位，他才能再次升到那个悬崖的边缘？

为何房间突然昏暗下来呢？要知道现在仍然是下午。朱塞佩·科尔特觉得被一种稀有的麻木感僵死了，他使出全身的力量瞧着床头柜上的钟。三点半钟。他把头转向另一边，看到护窗的百叶窗服从神秘的命令，慢慢地垂了下来，阻断了光的步伐。

祝本雄译

老　　鼠

科里奥一家人怎么啦？在他们那座叫做多加内拉的乡下旧别墅里出了什么事儿？从遥远的年代起，他们每年夏天都邀请我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今年却破天荒第一次没有邀请我。乔瓦尼只简单地写了几句话对我表示歉意。这是一封令人费解的信，含含糊糊地暗示家中遇到了麻烦或不快，但未做任何解释。

他们的别墅位于清幽的丛林深处，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欢乐的日子。当年一些我以为平淡无奇或者无关紧要的事情，今天第一次从陈旧的记忆里浮现出来，突然显得那样地清晰。

战争前的一个异常遥远的夏天——那是我第二次到科里奥家做客——的情景，又呈现于我的眼前：

我已经回到位于三层楼拐角的房间里——以后的几年里，我一直下榻于这间朝着花园的客房——，正准备上床睡觉。这时，我听到一阵细微的声响，是抓挠门槛的声音。我走过去把门打开。一只小老鼠从我的两腿之间窜过，又穿过房间，藏到了屉柜下面。它奔跑的动作很笨拙，我本来完全来得及踩死它。可是它竟是这样讨人喜欢，又这样脆弱。

碰巧，第二天早晨，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乔瓦尼。“哦，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经常有老鼠在屋子里转悠。”

“这是一只极小的老鼠……我简直没有勇气……”

“是的，我想象得出来。但你不必介意。”

他和我扯起别的话题，好像对我的谈话不感兴趣。

第二年。大概是一天深夜，我们正在打牌。客厅里的灯已经熄灭了。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一种好像是上发条似的金属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我什么也没听见。”乔瓦尼含含糊糊地说。“埃莱娜，你可听到什么响声没有？”

“我也没听见。”夫人回答他道，脸上略微有些发红。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觉得在客厅那边……，好像有种金属的声音……”。我察觉到了他显露出来的尴尬的神色。“来，该我出牌吗？”

还不到十分钟，我又听见了另一声响。这次是从走廊里传来的，夹杂着像是动物的吱吱的尖叫声。

“告诉我，乔瓦尼，”我问，“你们是不是安了个老鼠夹？”

“据我所知，并没有安夹子，是吧，埃莱娜？是安夹子了吗？”

“你脑子里想什么呢？对那么点儿小老鼠还值得安夹子！”她回答道。

一年以后。刚走进别墅，我就看见两只漂亮的猫，充溢着特殊的活泼劲儿。虎斑猫种，肌肉发达，长着一身靠捕食鼠类成长的猫所特有的柔软光亮的绒毛。我对乔瓦尼说：

“喂，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谁知道它们饱尝了多少顿美餐。这儿的老鼠足够吃的吧。”

“正相反，”他说，“只是偶尔才捉捉老鼠。如果它们只靠老鼠充饥……”

“但我看它们挺肥壮的。这些猫咪。”

“是的，它们挺好的，长得都很结实。你知道，厨房里的食物很丰盛。”

又过了一年。同往年一样，我走进别墅，又看见那两只猫。但

好像不是原先那两只：不壮实也不敏捷，而是肌肉松弛，无精打采，身体消瘦。不再从这屋窜到那屋。相反，它们总是躺在主人脚边，懒洋洋地，没有一点儿生气。我问：

"它们生病了？怎么瘦骨伶仃的？也许它们没有老鼠吃了？"

"你说对了。"乔瓦尼·科里奥兴奋地回答。"它们是我见过的最笨的猫。自从家里没有老鼠以后，它们总是这样撅着嘴……连耗子种都没留下。"他对自己讲的话非常得意，不禁大笑起来。

晚些时候，最大的孩子乔尔焦神秘地把我叫到一旁：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害怕？"

"谁害怕？"

"猫害怕呗。爸爸从来不让人说。这是最使他头疼的事了。千真万确是猫害怕。"乔尔焦说。

"怕谁？"

"你真行！怕老鼠呗！一年之内，这些脏东西从十只变成一百只……。哪还是原来的小老鼠，简直像老虎似的。比鼹鼠还大，粗硬的毛，浑身黝黑。无论如何，猫是没有胆量攻击它们的。"

"那你们呢，什么也没管？"

"唉，其实是应当做点什么。可是，爸爸从来不发话。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但最好不要谈及这个问题，否则爸爸马上就大发雷霆……"乔尔焦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匆匆又是一年。从第一个晚上开始，在我屋顶上面就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像是有人在跑动似的，咚咚咚，咚咚咚……尽管我很清楚上面不可能有人，那只是一个无法居住的顶楼，塞满了旧家俱、破箱子和杂物。"真见鬼，这是什么骑士呀，"我自言自语，"这该是多大的老鼠呀。"如此大的噪音真让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在饭桌上，我问道：

"你们就不对老鼠采取任何措施吗？昨天夜里，顶楼里喧嚣不

止。"

我看到乔瓦尼脸色一沉:"老鼠?你在说什么老鼠?感谢上帝,家里已经没有老鼠啦。"

就连他的上了年纪的父母也反对说:"什么埃及老鼠。你可能是在做梦,我亲爱的。"

"但是,"我说,"我向你们保证,昨天夜里顶楼确实乱哄哄的,像士兵在出操。我一点儿也不夸张。有时候我甚至看见屋顶在颤悠。"

乔瓦尼忧心忡忡,"你知道会是什么吗?我从来没和你讲过,因为有人经受不住。在这个家里有许多精灵。连我们也能经常听到……有时晚上它们被恶魔缠身!"

我笑道:"你可别把我当成小孩子!哪里是什么精灵。那些全是老鼠,毫无疑问,是些可恶的老鼠,大耗子。我忽然想起来,那两只大猫哪去了?"

"我们送给别人了。如果你想知道……你怎么老是盯住老鼠不放!大概你不会谈点儿别的什么!……况且,这是乡下的房子,你不能强求……"

我惊奇地看着他:为什么他这么恼火?他,平时特别善良温和。

过了不久,还是他的长子乔尔焦,把实情告诉了我。

"你别听信我爸的,"他对我说。"你听见的那些就是老鼠的声音。有些时候连我们也被吵得不能入睡。如果你亲眼看见,就会明白它们都是些魔鬼;黑得像碳一样,毛硬得像尖利的树枝……至于那两只猫,如果你愿意知道,就是被这些大老鼠赶跑的……那是发生在夜里的事情。人们已经睡下好久了,突然瘆人的猫叫声把我们惊醒。客厅传来一片嘶闹声。我们赶紧起床,可是连猫的影子也没见到……地上只有一绺一绺的毛……一块一块的

血渍……”

“你们没采取措施？夹子呢？耗子药呢？我不明白为什么你父亲不闻不问……”

“怎么没管？这件事已经成为他的心病了。可是他现在也害怕了。他说最好不要再招惹它们了，否则会更糟。他还说，反正现在也没办法了，老鼠太多了……唯一的办法是放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后来，后来你知道他怎么说？一想起来就觉得好笑。他说和它们对着干是不适宜的。”

“和谁对着干？”

“和那些老鼠呗。他说一旦有一天这些老鼠增多了，它们可能会报仇的……有时心里犯嘀咕，是不是爸爸的神经有些不大正常了。你知道有一次他往贮藏室里扔香肠被我撞见了吗？这么好的食品喂给可憎的小动物！他恨它们，但又怕它们。他愿意同它们相安无事。”

这样又过了几年。直到去年夏天，我又等待着房顶上发生以往的喧闹。然而却万籁俱寂。夜晚是那样安谧。只有花园里阵阵的蟋蟀鸣叫声。

早晨，我在楼梯上碰见乔尔焦：“祝贺你们，”我说，“你能告诉我，你们是怎样清除干净的？这一夜，整个顶楼上，连一只老鼠都没有。”

乔尔焦带着不安的微笑看着我。尔后，“来，来，”他说，“你来看看。”

他把我领到地下贮藏室，那里有一个木板门，用一块小方板盖着。“老鼠现在都在底下。”他向我耳语道。”几个月前它们就都集中到这下面，脏乱不堪的地方。屋子里没有老鼠乱窜了。都在这底下……你听……”

他沉默不语了。透过地板，传来一种难以描述的声响：沉闷的

呻吟，烦躁不安的嗡嗡声，吭牙磨爪之声，窸窸窣窣的皮毛蹭擦声；群情激奋的咆哮，其中还掺杂着喉咙抽搐的呜噜声，刺耳的尖叫声和唿哨。

“到底有多少？”我哆嗦着问。

“谁知道，也许有一百来万……现在你来看看，但要快一点儿。”

他划了一根火柴，掀开地板门的盖子，然后把火柴扔进洞里。我猛然看见：在这个大洞里，黑糊糊的东西拼命地爬来爬去，拥挤地缠绕成一堆一堆的。在那肮脏的骚动中有一个大东西，具有可怕的活力，任何人无法阻挡。这些老鼠！我更看见有成千上万双眼睛在闪闪放光，不怀好意地向上盯着我。乔尔焦咚地一声扣上了盖子。

现在呢？为什么乔瓦尼信上说不能再邀请我了？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去看看他，几分钟也罢，只要能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行了。但老实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从各方面听到一些奇特的传闻，像神话一样被人们津津乐道着，引人发笑。可我笑不起来。

比如，他们说，科里奥的双亲都已去世。说什么再也没见过有人从那幢别墅里出来。有一个同乡的人往那里送生活必需品，每次他都是把包裹放在树林边上。据说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别墅；大老鼠把那里全部占领了，科里奥家的所有人都成了它们的奴隶。

有一个农民曾经靠近过别墅——但不是特别近，因为在别墅门外有十多只老鼠虎视眈眈——他说瞧见了我朋友的妻子，埃莱娜·科里奥夫人，那位温柔、可爱的人。她在厨房里，靠近炉灶的地方，穿得像乞丐一样。她的周围有一群臭烘烘的老鼠督促着，贪婪地盯着食物。她好像非常疲劳，备受折磨。跑去看的那个人注意到，她用双手向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你们不要惦记了。一切都太迟了，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希望了。”

张利民译

魔　　服

我很注意使自己的衣着得体，却从不关心同事们的衣着裁剪得完美与否。

然而，有一个晚上，在米兰的一个招待会上，我结识了一位男子，从外表来看，约摸四十岁光景，他的衣服漂亮、质纯、挺括，显得神采奕奕。

我第一次遇见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像常常发生的那样，单凭他的自我介绍记住他的名字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有机会挨近他，于是就攀谈起来。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但带着忧郁的神色。也许只有上帝知道，我竟随随便便地称赞起他的衣服漂亮，甚至大胆向他打听他的裁缝是谁。

那人神秘地笑了笑，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说，"但他是一位缝纫大师，他只是在情绪好的时候，为少数求他的顾客做活。"

"像我这样的人呢？"

"噢，你试试看，试试看吧，他叫科尔梯切拉，阿尔丰索·科尔梯切拉，住在费拉拉大街 17 号。"

"我想，手工费一定很昂贵。"

"大概是的，但说实话，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给我做的这件衣服已经三年了，但至今还未收我的钱。"

"科尔梯切拉，是吗！费拉拉路 17 号，你是这样说的，是吗？"

“对极了。”陌生人回答说。

他走开了，去跟别人交谈。

在费拉拉路17号，我找到了一幢跟其它房屋毫无二样的宅邸，阿尔丰索·科尔梯切拉的住处也跟其他裁缝的住处没有什么两样。他亲自来开的门。他是个小老头，但头发乌黑，可以肯定是染过的。

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表示为难，相反，似乎很急于接受我为他的顾客。我向他说明我是如何知道他的地址的，我对他的手艺赞颂不已，并请他为我做一套衣服。我们选了一段灰色精纺毛料，他量了尺寸，还提出将亲自到我家里来给我试装。我问他要多少手工费。他回答说，这不急，我们会达成一致意见的。起初，我想，这是个多好的人。可我回到家里，却发现小老头让我感到不怎么愉快。或许是由于他太执拗和做出甜蜜的微笑的缘故。总而言之，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不过，衣服已经订做。二十天以后衣服就做好了。

衣服送来的时候，我对着镜子反复试穿，这确实是件了不起的杰作，可不知什么缘故，也许是想到令人不愉快的小老头，我竟一点儿也不想穿它。过了好几个星期，我才决定穿它一回。

这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是四月的一个星期天，下着细雨。我穿上这套衣服：上衣、裤子和束腹带，我高兴地发现非常得体，不像一般穿新衣服时常常发生不是肥了就是瘦了的情况。总而言之，我觉得做工完美无缺。

我通常在上衣的右边口袋里什么东西也不放，钱总是放在左边口袋里的。需要说明的是，仅仅过了两个小时的光景，在办公室里，我偶然把手伸进右边口袋，突然触摸到一张纸币。莫非是裁缝放的帐单吗？

不，不是，这是一张一万里拉的票子。

我惊呆了。我敢肯定没有把钱放进口袋里。再说假设这是我要佣人的礼品也是荒谬的，虽然她是裁缝之后唯一有机会接触衣服的人。那么，也许是一张假钞票？我把它对着光线仔细瞧了瞧，又把它跟其它钞票比较，这是一张货真价实的钞票。

唯一能解释的原因是科尔梯切拉的疏忽。但愿是一位顾客去付钱，那时裁缝身边没带钱包，为了不让钞票乱放，便顺手放进套在人体模型上的我的上衣口袋里。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我按电铃叫来女秘书。我想给科尔梯切拉写封信，把不是我的钱归还给他。但是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又把手放入口袋里。

“博士先生，您有什么吩咐？您不舒服吗？”女秘书走进来，问道。

我的脸色突然变得像死人那样苍白。我的手指在口袋里又摸到一张钞票，刚才口袋里还什么都没有。

“不，不，什么事也没有。”我回答女秘书。“刚才我有点头晕，也许有点累了。你去吧，小姐，本来有封信要口述，只好晚些时候再说了。”

女秘书走了之后，我才敢把钞票从口袋里抽出来，又是一张一万里拉的钞票。于是我做了第三次试验，第三张钞票又抽出来了。

我的心狂乱地跳动起来。我晕头转向，体验到了一种给孩子们讲谁也不信以为真的童话时的神秘感觉。

我借口不太舒服，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我需要单独待着。幸运的是，女佣人已经走了。我把门关起来，放下了百页窗，开始以最迅速的速度从口袋里一张又一张地向外掏钞票。似乎永远也掏不完似的。

我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奇迹突然消失。我本想整整一夜都不停地这样干，直到我成为亿万富翁。可惜，我越来越没有力气了。

我面前一大堆钞票，令人难以置信。现在重要的是把钞票隐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知晓。我腾空了一只装毛毯的空箱子，把钱在箱子里一层又一层码好，一面数钱，足足五千八百万里拉。

清晨醒来的时候，女佣人已经来了，吃惊地看见我仍然和衣躺在床上。我装出微笑的样子，解释说，昨天晚上喝多了一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女佣人要我把衣服脱下来，至少刷刷尘土，这倒使我为难了。我回答说，我必须马上出去，来不及换衣服了。我急匆匆奔向一家成衣店，买了件一模一样的上衣，把它撂给女佣处理。至于那件会让我几天之内成为世界上最大富翁的上衣，我把它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做梦，也并不清楚这于我是福或是祸。我被一种命中注定的神秘压得喘不过气来。路上，我隔着雨衣，不断地摸着魔服的口袋。每摸一次，心里就感到无限宽慰。隔着衣料，可以听到令人欣喜的钞票揉搓声。

然而，一件巧合的事情给我的欣喜若狂泼了一盆冷水。清晨的报纸登载了前天发生的一起抢劫案的消息。一家银行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把各分行当天的钱款运到总行，车子行至帕尔马诺瓦大街，遭到四名歹徒的袭击和抢劫。众人跑去援助的时候，一个歹徒为逃生开了枪，一名行人中弹死亡。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被抢劫的钱数正好是五千八百万，跟我的钱数一样。在我的意外之财和几乎同时发生的歹徒抢劫案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吗？想到这里，我似乎糊涂起来了，虽然我是不迷信的，但事实本身使我困惑不解。

钱越多，心越贪。我从前生活俭朴，有了这笔钱，我该是富翁了。但我向往一种极度豪华的生活。这天晚上，我又一次求助于

魔服，这次我感到心安理得，神经不大紧张了。轻而易举地又得到了一亿三千五百万里拉。

那天晚上，我通宵没有合眼。我预感到什么凶兆了吗？或者是因为这笔不费吹灰之力获得的意外之财使我良心发现了吗？或者是一种朦胧的内疚呢？天刚朦朦亮，我就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衣服跑到街上去买了份报纸。

读着报纸，我几乎停止了呼吸。一场由油库着火引起的可怕火灾吞噬了桑·克罗诺大街中心的一座建筑物。一所不动产大公司的保险柜被烧毁，里面有一亿三千五百万现金。两名消防人员在扑火时丧生。

如今，难道我有必要一一列举我的罪过吗？是的，因为我已经明白，魔服送给我的金钱是不义之财，是来自犯罪、流血、绝望和死亡，是地狱里的钱财。然而，在自我解嘲的同时，内心深处的诱惑却不承认我负有任何的责任。这样，欲望又占了上风，我的手竟然怀着极大的兴奋伸进口袋，手指迅速而贪婪地捧住总是新钞票的边缘。金钱，神圣的金钱！

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没有抛弃旧的住宅。不久，我购置了一幢大别墅，收集了一批名画，乘坐高级显赫的轿车，以“健康的原因”离开了我的公司，在美女的陪伴下周游世界。

我清楚地知道，每当我从口袋里拿得一笔钱时，世界上就有一些卑鄙和痛苦的事情发生。但这总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巧合，并没有合乎逻辑的依据。

实际上，我每得到一笔钱，我的良心就更堕落一次，变得越来越卑鄙。那个裁缝呢？我给他打电话要帐单，但没有人回答。我到费拉拉大街去找他，人们告诉我，他已侨居国外，但不知在什么地方。这一切表明，他的下落无从知晓。我已经上了跟魔鬼同谋

的贼船。

一天清晨，在我住了许多年的房子里，人们看到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退休老太婆用煤气自杀了。她寻死的原因是遗失了前天领到的三万里拉，当然，这笔钱又落到了我的手里。

够了！够了！为了不再滑向深渊，我必须停止使用这件上衣。但不是把它让给别人，因为这样，可耻的勾当还将重演，谁能受得了这么多的诱惑呢？必须把上衣烧毁。

我驾着小汽车来到阿尔卑斯山的一个僻静的山谷。我把汽车停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然后徒步走向树林。一个人影也没有，我穿过树林，来到一个冰迹层的布满乱石的地方，这里，两旁是陡峭的石壁。我从口袋里取出那件浸过汽油的可恶的魔服，点上火，不一会儿，它就化为灰烬。

但是，当最后的火光消失时，我身后约摸二三米远的地方竟然传来什么人的声音：

“太晚了，太晚了！”

我不由感到胆战心惊，像蛇一样倏地扭转身子。但谁也没有看见。我巡视四周，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想发现说怪话的人。除了石头之外，什么也没有。

尽管余悸未消，但当我走下河谷时深感欣慰，我终于自由了。同时又庆幸自己发了横财。

然而，在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我的小汽车不翼而飞。我回到城里，我的豪华别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乱草地上的木桩上贴着一个告示：《城市土地待售》。银行中的存款，我不知怎么全部被花光了，众多保险柜中成捆的股票也消失殆尽。旧箱子里，除了尘土，一无所有。

如今我又开始干原来的吃力的差事，生活拮据。最令人奇怪

的是，没有任何人对我突然破产感到惊异。

不过，我知道事情还没有了结。我知道，终有一天，门铃四响，我去开门，站在我面前的将是面带狡黠的微笑的破产的裁缝，来跟我清算最后这笔帐。

蔡　蓉译

禁　令

自从诗歌被禁绝后，我们的生活自然变得单纯多了。不会再有那种放肆的行为，不会再有那种病态的刺激，也不会再沉湎于足以危害集体利益的回首往事。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只是生产能力。真的，令人费解的是几千年来人类怎么会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只剩下一些激励人们为国家利益去献身于伟大事业的颂歌被允许流传，这完全是我们那些功德无量的审查机关精心筛选过的颂歌。它们能称之为诗歌吗？幸运的是，不能！它们鼓舞了劳动者的士气，而没有给毫无节制的、罪恶的幻想留下可钻的空子。举个典型的例子来说，在我们这里，能够容许心灵受爱情痛苦的折磨吗？尽人皆知，在我们这个只讲献身具体事业的世界上，难道能容许精神沉没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赞美声中？

诚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能制定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改革措施的。尼查尔迪众议员领导的政府，正是这样的一个政府。显而易见，它是强大的和民主的政府。民主并不妨碍在必要的时候使用铁拳，我们缺少的是其它东西。最坚定地维护那项取消诗歌的法律的人物，是进步部部长瓦尔特·蒙蒂基亚里。他正是巧妙地按照民主路线行事，以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自居的。人民对那些毒害精神的罪恶行径的不满，这些年来已经很明显

了，现在只能用明确的强制性的法令来加以控制，一切为集体着想。

顺便说一句，为数不多的法律条文给每个公民的生活带来的只是如此微不足道的麻烦。谁还在读诗？谁还在写诗？不费吹灰之力就销毁了公立和私立图书馆中那些教唆人犯罪的藏书。此项工作是在执行者踌躇满志的兴奋状态下完成的，就好像终于扔掉了令人不快的废物。啊，公民们，何况生产、建设、让统计图表的曲线直线上升、加强工业与商业、发展旨在提高国家效益的科学研究、为交通网络的逐步扩大（多漂亮的词句）输送越来越多的能源，也堪称作诗歌。技术、计算、商品学的实际性、吨位、尺度、商品价目表、市场价值，不啻是所谓艺术表现的健康的现实主义，假如人们认为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众议员瓦尔特·蒙蒂基亚里四十六岁，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你们听，此刻他正在隔壁房间里纵声大笑。（人们在向他讲述，百姓们是如何嘲弄老诗人奥斯瓦尔多·卡贺恩的。"我已经不再写诗了。"倒楣的老诗人高声辩解，"我发誓，我已经十五年没有写过一句诗，我只是做粮食生意，没干别的！""但你在美好的青春年华写过不少诗，蠢货！"然后，人们便把他连同他的帽子、手杖一起扔进了粪坑。）你们听见了吗，众议员是怎样在狂笑？啊，你们完全可以确信，他威严地站在那儿，完全是个自信心十足的人。像他这样的人，足以顶一百个老脑筋的蠢货，那些老昏庸们只会懒洋洋地倚在栏杆上，欣赏落日时的晚霞，吟诵诗句。

在众议员的周围，一切都显得实实在在而富有生气。他书房的墙壁上挂着著名画家的绘画，大多是些抽象的作品，能愉悦人的视觉，但又不致引起心灵的共鸣。他收藏的唱片也是精心选择的，它们追求纯洁的价值，显示出不曾受到腐蚀的趣味，自然你

们也别想从中找到像肖邦这样矫揉造作的作品，只有兴德米特[①]之类的作品。至于他的藏书，除了那些科学著作和资料文献方面的书籍以外，供消磨时光的娱乐书籍也有很多，自然那些作者都忠实于对生活的复述，不添枝加叶，也不作艺术加工。感谢上帝，阅读这些书绝对没有触及思想的危险。人们很难相信，那些使人心灵震撼的东西，以前曾被怎样认可和追求过！

众议员的笑声很美，听起来着实使人感到舒服。他的笑声显露出得心应手的驾驭局势的能力，乐观主义以及对实施建设计划的自信。但他果真像他表现的那样镇定自若吗？他果真相信反动势力已经灭绝了吗？

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他正在家里研究一份备忘录。妻子走了进来。

"瓦尔特，你知道乔尔吉娜在哪儿吗？"

"不知道。怎么啦？"

"她告诉我去做作业，但她房间里没人，我到处喊，也没人答应。我到处找遍了，也没找着她。"

"可能在花园里吗？"

"花园里也没有。"

"可能和哪个同学出去了？"

"这么晚出去？不会的。她的大衣还挂在前厅。"

父母们不安起来。他们把家里各个角落都找遍了，就是没有她，蒙蒂基亚里最后灵机一动，爬上了顶楼。

在弯弯曲曲的横梁柱下面，一缕安宁和神秘的月光，照耀着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的废旧物品。月光从房顶上的月牙形窗口投射进来，小窗户是开着的，尽管天气很冷，可是小女孩双手抓着窗台，好

---

① 保尔·兴德米特(1895—196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实用音乐"派代表。

像着魔似地一动不动。

她一个人在上边干什么？众议员萌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令人厌恶的疑问，他竭力摆脱它，但无济于事。他从背后审视着女儿，但女儿毫不察觉，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眼睛睁得圆圆的，凝望着外面，好像在观看什么奇迹。

“乔尔吉娜！”女孩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突然转过身来，她的面色发白。“你在这儿干什么？”她不言语，“你在这儿做什么？说话呀！”

“没干什么，我在听。”

“听？听什么？”

乔尔吉娜仍不回答，一溜烟跑了，从楼梯上传来一串压抑的呜咽声。

众议员关上窗户，但在离去之前，他的疑问又冒了出来，他朝窗外看了一眼，方才乔尔吉娜究竟在凝望什么呢？她又究竟在听什么呢？

他什么新奇的东西也没有看到，眼前展示的只是平淡无奇的景象，空荡荡的房顶，光秃秃的树木，街道那边的工厂厂棚，暗淡的夜色中，半圆的月亮悬挂当空，城市在月光的投照下，依稀可见斑驳的阴影，明亮的场景，透明的云彩，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了。听觉感受到的也只是屋顶上旧木头被踩的嘎吱嘎吱的声响和一种像呼吸一样勉强的声音，随着夜晚生产活动节奏的放慢，城市渐渐沉入昏睡，这些声音因此也好像扩大了。这一切都太平常了，没有任何值得想象的意义。(顶楼里很冷，呼呼的冷气从瓦片的接缝处直灌进来。)或许？或许就是那上边？就在被月光照耀得多少改变了面貌的屋顶上(老实说，连他自己也不敢否定)，诗歌——这个古老的，诱使人们堕落的东西正埋伏在那儿？尽管孩子们纯洁无辜，但他们曾被诱惑过，难道就没人对它依恋难忘？这么说来，莫非城市

到处都酝酿着阴谋？难道法律的惩处，人们的嘲笑，都不足以制服这该死的诗歌吗？那末，迄今所获得的一切成就都只是假象，是虚伪的谎言，是人们假装的随波逐流？而他蒙蒂基亚里呢？或许，甚至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正在荡起波澜起伏而又朦胧的思潮吧？

过了一会儿，在客厅里，蒙蒂基亚里夫人对他说："瓦尔特，今儿晚上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你的脸色不好看。"

"没有的事。我身体很好。现在我要到部里去一趟。"

"刚吃完饭马上就走呀？"

他很不平静。他独自走出家门，在钻进小汽车之前，他望了一眼朦胧的月亮，审视了一番月光所有可能的反照。此时已是十点一刻，忙碌了一天的城市已然安静下来。但他觉得今晚的气氛有些异常，他好像感觉到一种隐蔽在如此魆黑、阴暗的角落里的神秘物正在微妙地颤动。躲在房子烟筒和树干后面的哨兵隐约可见，石油排气管已烟熄火灭。在夜色中，人们骚动不安的欲望也突然获得了解脱。

蒙蒂基亚里并不想否认对所做的一切有徒劳之感。星星闪烁，月光从政府大楼相反的方向静静地直射在他的身上。他用手掸了掸大衣，抖掉层次分明的蛛网般的银丝。

他打了个寒颤，钻进汽车，轻快地驶入市中心，城市里五光十色的电灯使月光大为逊色，至少他以为是如此。他走进前进部的大厦，登上楼梯，然后穿过无声无息的走廊，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走廊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只有几丝惨淡的光线从窗户映射进来。从一扇门的缝隙里透出一点灯光，这是办事认真、负责的卡洛内斯教授的房间，他是密码专家，任研究室主任。众议员感到奇怪，停下脚步，悄无声息地一点一点把门打开。

卡洛内斯坐在办公桌前，背对着门，只有一盏小台灯的一缕光

线投射在桌面上，卡洛内斯一会儿埋头刷刷地在纸上写着什么，一会儿又停下笔来，把钢笔的末端搁在嘴唇上，凝神思考，有时还侧过头来看着洒满月光的大平台的玻璃窗，似乎想从中获得灵感。

这是蒙蒂基亚里今晚第二次撞见有人在干不正常的，也许是违法的事情。卡洛内斯从来没有工作到这么晚。

众议员蹑手蹑脚地走在地毯上，没有发出任何响声，慢慢靠近卡洛内斯，站在他身后，往前探身，偷偷看他在写什么技术性报告或备忘录。意外的是，映入众议员眼帘的却是这样的字句：

> 呵，无声的灯光，你是那样温柔，从冶金机械厂厂棚的黑色帷幕里，你徐徐升起。
>
> 你是仙境中的明灯，耀眼辉煌，是用水晶石制成的灯塔，熠熠发光。为寻找你，需要经历多么漫长的路程。
>
> 整整一生！如今我疲倦了，我忧伤地看着我们的灾难和创伤。
>
> 盼望你重放光芒，
> 你是代表神圣、纯真与和平的至高无上的殿堂。

像复仇女神的武器，部长的手拍了一下卡洛内斯的肩膀说：

“您写这些东西，教授？”

卡洛内斯突然受了惊，瘫软在椅子上，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教授，您写这些东西？”

就在这时，隔壁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起来；接着，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电话铃也响了起来；随后，第三部电话、第四部电话的铃声响成一片。沉寂的大楼顿时被神秘地唤醒了，仿佛有成百上千的人早就藏匿在文件柜或隐蔽在落满灰尘的窗帘后面，等待着

这一信号。脚步悄悄移动的嚓嚓声，嘁嘁喳喳的低语声，在四周蔓延开来。然后，各种声音越来越清晰可辨，有呼唤声，严厉的命令声，砰砰的敲门声，急促的跑动声，远处还有人摔倒的扑通声。

蒙蒂基亚里打开玻璃窗，朝阳台探出身子。在部大楼四周的花园里，不知道什么缘故，所有的路灯都熄灭了。倒是月亮仍旧那样执着地投射着它的光亮，照得人心烦意乱。在洒满银色月光的街道上，有两、三个人手举燃烧着的火把疾跑而过，尔后又有一位青年，身披红色斗篷，骑马驰过，又有两个全身披挂的军人，分立大楼中心阳台的两方，每人手持一把光亮耀眼的宝剑，直指天空。呵，那不是宝剑，而是军号。一声清脆激越的号声，拔地而起，悦耳动听，像在人群上空划出一道光亮夺目的大弧线。

蒙蒂基亚里不用别人告诉他，心里已经明悟：革命爆发了，进步部已经垮台！

张利民译

患病的霸主

按惯常的时间，十九点差一刻，在马罗科大街和卡塞尔多尼大街之间的建筑工地上，狐犬雷奥看见猛犬特龙克由它的教授主人牵着往这边走来。

猛犬的耳朵像往常一样竖立着，楼房之间有一片积满污秽物的草坪，它就在这窄小的地段来回巡视。它是当地的皇帝、霸主。心怀积怨的老狐犬很快发现，猛犬已不是以前的那个特龙克，也不是一个月以前的它，甚至也不是三、四天之前见过的那条可怕的恶狗。

特龙克是那样无精打采，也许是由于蹲坐的姿式异样，或许是目光无神，或许是背部无力地弯曲，或许是毛皮色泽昏暗，更可能是一团灰暗的阴影——这灰暗的阴影是最可怕的征兆——笼罩着它的眼睛，直到下垂的嘴巴。

谁也没有发现这些极其细微的变化，甚至连他的主人也没发现。果真是极其细微的变化么？可这只见多识广的老狐犬却一清二楚，它不由涌起一阵狡诈的兴奋。“啊！ 你终于也有今天。”它想。猛犬的样子不再使它害怕了。

它们相遇在上一次战争中被飞机炸弹炸平的一块空地上，这里靠近郊区，周围是许多工厂、仓库、破房子、商店。但离这儿不远，已矗立起许多座房地产公司的高楼大厦；在七八十米高的大楼

下面，煤气工人正在修理发生故障的管道；在拐脚的廊柱下面，一位疲惫不堪的小提琴手仍在咖啡厅的桌子边演奏着。残垣断壁使人明白原来这里的房屋已不复存在，只剩下片片废墟。从断壁中能看出以前曾是传达室，或许是底层的厨房，或许是平民住的小卧室。在以前的无数夜晚，这里曾是充满希望和梦幻的地方，也许有婴儿在这里呱呱降生；在四月的早晨，尽管庭院中还昏暗无光，但这里已传出天真烂漫，充满激情的青春之歌；夜晚，在淡红的灯光下，人们互相憎恶或者互相爱戴。只要我们稍稍给大自然一点余地，它就会感激不尽地给人们回报，空地上很快就会长满绿色——青草、野生植物、丛林，酷似人们在故事中讲到的遥远的、美妙至极的山谷。一片片开着小花的草坪，将连成一大片茂密的绿油油的草地，只要人们累了，就想两手交叉垫在脑袋下面躺一会儿，仰望空中飘游的朵朵洁白的云彩，忘掉一切，悠闲自在。

一无所有的城市厌恶这一切——植物、树木和花朵以及轻松愉快的生活。在野兽般的狂暴蹂躏之下，这里变成了成堆的瓦砾，垃圾，淫秽的废物，腐烂发臭的动物残骸，油污物的世界。野地边上很快泛黄，成为一块乱七八糟，肮脏不堪的地方。但有旺盛生命力的各种野草与其它小植物，虽然陷身于一片污秽之中，却迎着太阳顽强地抗争，不停地生长。

猛犬很快发现了另一只狗，便停下来，打量着它。它马上觉得，事情有些异样。狐犬今天的眼光不同寻常，没有了往日相见时的卑微、谄媚和胆怯感。相反，它的眼珠在狡黠、嘲讽地不停转动着。

一个闷热的夏天傍晚。夕阳还散射着余光，在人们居住的混凝房屋和水晶石筑成的塔楼上空，烟雾缭绕，一切都显得懒洋洋和无精打采，连鲜绿色的美国廉价汽车，通常总是喜气洋洋的家用电器橱窗；克莱默牙膏广告牌上那位面带微笑、充满活力的金发女

郎，也无一例外。（如果天天使用牙膏，将改善我们在天堂的生活。广告部和公关部总经理麦金托什先生，您说对吧？）

教授突然看见它的狗的脊梁上出现一块长方形的暗色的斑点，说明狗正在发怒，毛竖起来了。

与此同时，在没有被招惹的情况下，狐犬猛地一声不响地冲向仇人，迅速咬住猛犬的右后腿。

特龙克疼得一惊，慌乱了几秒钟，只是一个劲儿地、痉挛地抖动着身子，向后踢腿，想把敌人甩掉。随后，它自然而然地恢复了野性，从教授手中挣脱了链子。

在狐犬身后，还有一条杂种狗，是狐犬的伙伴，模样类似猎狗。这条狗平时胆小怕事，现在却猛窜过来咬特龙克，用尖利的牙齿咬住这位当地霸主的胯部。几条狗挣扎着撕咬在一起，扬起一片灰尘。

"特龙克，回来，特龙克！"着了慌的教授喊着，右手在那疯狂撕咬成一团的狗的上边胡乱晃动着，他想抓住猛犬的链子，但慑于争斗的残酷，终于未能如愿。

时间不长，它们自个儿分开了，雷奥哼叫着跑了，它的伙伴也离开特龙克，脖子上带着血，慢吞吞地走了。猛犬坐在那里，呼呼地喘着粗气，舌头耷拉着，筋疲力尽。

"特龙克，特龙克！"教授呼唤着，想抓紧套在狗脖上的链子。

这里，车库附近的一条狼狗潘泽尔，那个没有主人牵着的歹徒，趁人不备，独自从背后悄悄袭来。猛犬往日一看到它，从不用正眼瞥它，可狼狗今天却也想来泄泄私愤。

其实，特龙克从来没惹过它，更没伤害过它，但是它认为特龙克每天的出现，就是对他的欺侮，使它难以咽下这口气。他许多次看见特龙克懒洋洋地从车库门前经过，用傲慢的神态向里张望，好

像在说："这儿连个鬼也没有，谁敢和我较量吗？"

教授发觉得太迟了。"喂！"他急忙嚷道："喂！车库的人快把这条狼狗叫回去！"

狼狗浑身乌黑的毛像刺一样坚硬，长着一副狰狞可怕的面孔。不知为什么，这次猛犬面对着它，似乎显得无动于衷，麻木不仁。

特龙克刚用眼瞟了它一下，狼狗就张牙舞爪直扑过来，凶狠地冲着猛犬的后颈噬咬。它们立即在脏物和垃圾中滚打起来。

教授明白，要想分开这两只正在进行殊死搏斗的狗，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好跑去叫人了。

此时，狐犬和假猎狗也重振精神，对快要支持不住的霸主冲杀过来。

特龙克再次进行反击，它猛的一口咬住了狼狗的鼻子，狼狗向后跳了几下，挣脱了对方，但仍然咬着猛犬的后颈不松口，用力拽着仰卧在地的猛犬。

听到狗群惨烈的狂吠声，人们都从窗口探出头来；在车库那边，人们又听到教授急切的呼救声。

突然，一切都安静下来。猛犬艰难地站起来，舌头耷拉着，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好像皇帝被人突然从宝座上拽下来，并在泥坑中随意被践踏的屈辱感。那边，狼狗、狐犬和杂种狗也在畏缩地往后退却。

当它们正在品尝血腥味儿和快要分享胜利成果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击垮了它们，迫使它们撤退？是猛犬又重新使它们望而生畏了吗？

不是的，不是特龙克。而是一种无形的、陌生的东西，在它的体内形成，并像一种病毒体似的从它的身上逐渐地扩展开来。

三条狗凭直觉知道，特龙克一定有了毛病，没有理由再避让它了，它们相信能把它活活咬死。但身体一经接触，特龙克的皮毛或

是呼吸的恶臭和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儿，使它们不觉败下阵来。在临床诊断中，医生能从极细微的症状察觉出来无法医治的传染病，但动物比他们更敏感。一个角斗者被击中，他的躯体内隐蔽处的细胞正在瓦解，从此将与生命无缘。

敌人消失了，只剩下特龙克。新楼的玻璃墙面在瑰丽的夕阳下闪闪发光，在渐渐浓重的夜晚紫色背景下，无比灿烂。它们尽管被疲劳和尘埃所摧垮，仍然固执地宣告，念叨着："明天，还有明天……"它们便是旗帜，是这片悲惨王国的希望之光！

对于这位霸主来说，绅士、巨人、穿胸甲的骑兵、国王、独眼巨人、大力士，孔雀石装饰的铝合金塔楼，消失了；隆隆飞往市中心上空，飞往埃德拉巴特的四引擎飞机，消失了；在阴暗的庭院、监狱里肮脏的化粪池和令人窒息的结满尿碱的公共厕所里飘荡的黄昏交响曲，也消失了。

特龙克凝视着这片绿洲，用目光将它们吞没。脖子处的伤口已不再滴血，正在逐渐凝固，天气很冷，寒气刺骨，又下起了大雾，使它的视线模糊不清。真怪，盛夏会有如此大雾？最后看一眼吧，看看这片勉强可称之为绿洲的地方，它的领地只有野草、芦竹、可怜的灌木丛。（没有树林、广阔无垠的密林、栎树大森林和古老的杉树。）

教授回来了，看见狼狗和另外两条恶棍已经躲开，他放心了。"啊，我的特龙克。"他自豪地想，"它还能够再打一场。"特龙克坐在那里，看上去又平静又老实。

四年以前，它还是一条小狗崽。当时，它温顺地环顾周围的世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但它将会征服世界。

现在，它果然征服了世界。看，它如今既高大又强壮，胸脯结实如牛，长着像阿兹台克野蛮人的一副嘴脸。奇怪呀，你们看！它

在发冷，浑身直打哆嗦。

“特龙克，特龙克！”教授急切地呼唤。但他第一次没有得到回答。

它的心脏急剧跳动，口中发出呼隆隆的响声，显得那样苍白无力。人们原先曾错误地认为，它永远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它呆滞地望着远方，望着那片迷蒙的原始森林，不知从哪儿出现的不祥的犀牛送葬队伍，迎面走来。

张利民译

水　滴

你听说过吗，一滴水能顺着楼梯往上爬？我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我静听着它的神秘的脚步声。滴答、滴答，断断续续地送入耳鼓。尔后，水滴停住了，但愿后半夜它不再发出声响。然而事与愿违，它又往上走了，它一个梯级又一个梯级地往上爬，与其它水滴截然不同，它们都是按照地心引力的规律垂直地往下落，以至于发出劈里啪拉的响声，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最先发现的并不是我们这些高雅、感觉极其敏感的成年人，而是住在第二层的一个小女佣人，一个可怜、无耻的女孩。一天深夜，大家都已安睡，她听到这种声音，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便起床去叫醒主人。

"夫人！"她胆怯地低声叫道，"夫人！"

"怎么啦?"主人被吵醒，不耐烦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滴水，夫人，有一滴水正顺着楼梯往上走！"

"什么?"主人惊奇地问道。

"一滴水正爬楼梯呢！"

"滚！滚！"主人呵斥道，"你疯啦？上床睡觉去！快去！你肯定喝醉了，没羞耻的东西，从早晨酒瓶就干了。贱货！如果你以为……"

但女孩子早已溜回自己的房间，赶紧钻进被窝，蒙住头。

"鬼才知道这个蠢货突然想起了什么?"主人再也没有睡意，静

躺在床上思量。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她果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一滴水正在尽力往楼梯上爬。

为了弄清原委，主人意识到必须亲自出去察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凭借楼梯栏杆上一盏昏暗灯泡发出的微弱光线，能看清什么呢？漆黑的深夜，寒气袭人，在幽暗的楼梯台阶上，怎么能找到那渺小的一滴水呢？

此后的日子里，从这家到那家，尽人皆知，整个大楼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件蹊跷事，都认为它既滑稽又不光彩。每当夜幕降临，沉重地压抑着人们，许多只耳朵便在黑暗中紧张地支楞着。一些人这样胡乱猜测，另一些人又那样揣摸。

有几个夜晚，水滴一声不响。而更多的夜晚，它都在活动，一点一点地不停地往上走。每当它孱弱的脚步，接近某个门槛时，这家主人的心脏都会剧烈跳动。还好，它没有止步，这不，它走远了，滴答，滴答，继续往高层走去。

我敢肯定，住在介于一层和二层之间大楼的房客，自信已经平安无事，他们相信，水滴已打他的家门前经过，再也不会打扰他们了，该轮到别人不安了，比如住在六层的我。但是谁能肯定，明天或后天夜里，水滴只从已抵达的地点，继续起步，而不是从那无人过问的阴暗、潮湿，布满垃圾的第一层台阶重新开始呢？不，谁也无法肯定。

早晨，人们都从屋里出来，认真查看楼梯上有什么蛛丝马迹。但都一无所获，哪怕是一点痕迹都不复存在。再说到了早晨还有谁会认真对待这件事呢？随着朝阳的冉冉升起，人们的勇气倍增，变得像狮子一样无所畏惧，尽管几小时以前他们还个个惊恐万状。

我们这些住高层的人，起初以为可以免受惊扰，但这几个晚上，我们也听到了动静，水滴尚远，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是极细微的滴答声，隔着墙壁，声音显得更微弱，然而不能否认，它确实正在往

上走，离我们越来越近。

即使在远离楼梯的内室里睡觉也无济于事，人们认为与其胡猜乱想地彻夜不眠，还不如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住在稍偏僻房间里的人，有时被搅扰得无法忍受，就冒着严寒，悄悄地溜到过道，站在前厅，屏住呼吸，凝神聆听。一旦听到动静，就再也不敢走开，完全成为不可名状的恐惧的奴隶。如果一切归于平静，那就更糟，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保证，刚刚回去睡觉，那声音恰恰就在这一时刻再次响起来？

瞧，这是多么奇特的生活。既不能抗议，又无法解开疑团，更难以找到试图解决的办法。甚至不能使住在其它房子里不了解情况的人相信这件事。他们惶惑地胡乱猜测——也许是只老鼠？或是从地下贮藏室里跑出来的小癞蛤蟆？不，都不是。

于是，他们执着地认为，这莫非是一种奥秘的征兆？比如是否预示着死亡？是否意味着某种危险即将降临？或者，它代表着正在消逝的岁月？不，什么也不是！先生们，它仅仅是一滴水，只不过它违反常规，顺楼梯而上罢了。

从另一角度来想：它是否代表一种美好的梦想和虚无的幻想？是对遥远的、据说有幸福的乐土的渴求？或许是某种富有诗意的东西？不是，绝对不是。

即使到了世界穷尽的天涯海角，也无法弄清底细。我告诉你们，这不是开玩笑，也没有其它双重意义，这是一滴水的感叹声，夜间滴答、滴答，神秘地一级一级向上爬。人们由此惊恐不安！

张利民译

蛋

国际紫十字会假王家别墅花园举行一次大型觅蛋游戏，12 岁以下的儿童均可参加。每张门票两万里拉。

蛋被藏在草垛下面。号令一发，孩子们就出发去找蛋。谁找到就归谁。蛋的大小，花色品种一应俱全：巧克力蛋、金属蛋，还有硬纸板做的蛋，里面盛有漂亮的纪念品。

吉尔达·索佐是个按时计酬的帮佣。她在雇主赞那塔家曾听人说起过此事。赞那塔太太准备带她四个孩子去，这样一共要花八万里拉。

吉尔达·索佐今年 25 岁。她既不漂亮也不丑陋。小小的个子，身材苗条，脸部表情丰富，一副热心肠，欲望很多，可是得不到满足。她和一个 4 岁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孩子长得很俊俏，可惜没有父亲。妈妈也想带小女儿到那里去一游。

到了那一天，她给小安东妮穿上崭新的小大衣，戴上她的小毡帽，把她打扮得和名门千金没有什么两样。

吉尔达本人却不像一位夫人，因为她衣衫已经磨损得相当厉害。但是她尽力弥补：戴上一顶软帽，把自己打扮得很像个保育员。要不是走近了端详她，真可以把她当成大户人家孩子的保姆，有着日内瓦或者纳沙泰尔学校的学历文凭哩。

她就像这样子按时来到了王家别墅。在入口处，她停步不前，东张西望，仿佛真是个保育员似的，在等她女主人的到来。富贵人

家的汽车接踵而来，放下要进园觅蛋的孩子们。赞那塔太太带着四个孩子也到了，吉尔达往旁边一躲，以避免被她发现。

难道吉尔达花了这么多的心血竟会一无所获吗？她原指望趁人们在门口前呼后拥乱哄哄的时机带着小女孩不付门票，混到里面去的。今天这种情况似乎不像会发生。

觅蛋活动将于三点钟开始。三点差五分时驶来了一辆类似总统专用的轿车。坐车的是一位重要的部长的夫人，她带了她的两个孩子专程从罗马赶来。于是，紫十字会的主席、顾问和参加赞助的女士们赶紧上前迎接部长夫人，欢迎她大驾光临。吉尔达所期望的混乱状态终于发生了，而且情况超出了她所期待的程度。

因此这位装扮成保育员的帮佣吉尔达得以带着她的女儿进入花园。母亲对女儿一再叮嘱要放大胆子，不要被那些比她年岁大、比她更狡猾的孩子们吓住。

草坪上不规则地堆着好些干草垛，有大有小，总共有几百个。其中有一个竟有三米高，天晓得下面究竟藏了些什么，也许什么也没有。

一阵喇叭声。这意味着开始的号令已经发出，标志着起跑线的红丝带也已放落在地。孩子们出发去探宝，熙熙攘攘，难以名状。

但是富人家的孩子叫小安东妮害怕。她跑东跑西，打不定主意从何处下手。就在此时，其他孩子在干草垛里翻呀，找呀，有些孩子已经奔回到妈妈身边，手里捧着硕大无比的巧克力蛋或五颜六色的硬纸板蛋，里面装着不知什么好东西。

末了，小安东妮总算把手伸进了干草垛，摸到了一个光滑的、硬梆梆的东西。从外部的弯曲度估量，摸到的大概是一只大得出奇的蛋。她高兴得都要发疯了，喊道："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她

试图把蛋抓住，但是一个小男孩像橄榄球运动员一样抢先把脑袋钻了进去。一眨眼，小安东妮只看见他手里捧了个大家伙走开了；更有甚者，他还向她做了几个鬼脸来嘲弄她。

孩子们的行动真神速！三点钟发出的起始号令，到了三点一刻，所有美的和好的东西已被一扫而光。吉尔达的小女儿两手空空朝周围张望，寻找她打扮成保育员的妈妈。毋庸置疑，她感到非常失望，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肯哭。周围那么多孩子会看着她，这有多么难为情。现在每个人都有收获，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唯独小安东妮什么也没有得到。

这时，有一个六、七岁的金发女孩独自捧着许多捡来的东西，走路很吃力。小安东妮看着她都傻了眼。

"你什么也没有找到?"金发小女孩彬彬有礼地问她。

"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你要，就从我这里拿一个走。"

"我能拿？哪一个?"

"拿只小的。"

"这个好吗?"

"好的，你拿走吧!"

"谢谢，多谢啦!"小安东妮说道。她心里已经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你叫什么名字?"

"伊娜基娅，"金发女孩说。

这时候，一位高个儿太太，估计是伊娜基娅的妈妈，走过来插话："你为什么把一只蛋给了这个小女孩?"

"我没有给她，是她从我这里拿走的。"伊娜基娅马上回答。孩子们的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确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这不是真的!"小安东妮叫道，"是她给我的。"

她拿的蛋是硬纸做的，光彩夺目，像盒子一样能打开。里边可

能有一个小玩具，或者是布娃娃的衣衫，或者是绣花针线。

一位身穿洁白服装的紫十字会的夫人听到争吵声走了过来。这人大约有50岁光景。

“唷，亲爱的小姑娘，发生什么事啦？”她微笑着问道。但这笑容并非出自内心，“你们有什么不满意？”

“没什么，没什么，”伊娜基娅的妈妈回答说，“这个小女孩，我不知道她是谁，竟从我女儿手里拿走了一只蛋。这没有什么关系。就给她好啦。走吧，伊娜基娅，跟我来！”她和女孩子走了。

但是这位主管夫人并不认为事情到此结束。“你拿了她一个蛋？”她问小安东妮。

“没有，是她自己给我的。”

“真的吗？你叫什么名字？”

“安东妮·索佐。”

“你妈妈呢？你妈在哪里？”

就在这时候，小安东妮发现她妈妈就在场，一动不动，离她们只有4米远，正在看着他们。

“她在那儿。”小女孩说，并做了个手势。

“是那个女人？”贵夫人问道。

“是的。”

“她不是女管家吗？”

这时吉尔达走上前来：“我就是她妈妈。”

那位夫人困惑不解地对她上下打量着说道：“请原谅，太太，您有门票吗？是不是费您神把门票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吉尔达站到小安东妮一边，回答说：“我没有门票。”

“您把门票丢了？”

“不，我没有买过。”

“那么您是偷着进来的？要这样，情况就不一样了。小姑娘，

你不能拿这个蛋。"说着，她不客气地从孩子手中把蛋夺走。

"真可耻！"她说，"你们马上给我出去！"

小女孩惊呆在那里，脸上现出极其痛苦的表情，仿佛天都变黑了。

这位女主管夫人拿着蛋走开时，吉尔达按捺不住了。多年来积压的委曲、痛苦、愤恨和欲望顿时迸发出来，势不可遏。她又喊又叫，对那夫人破口大骂："婊子、畜牲、混蛋……"一个词接着一个词，把所有的粗话都骂遍了。

当时有许多人在场，上流社会衣着华丽的太太以及她们的胖娃娃们，孩子们手里还捧着各种奇妙的猎取物。有的人见到这般情景吓得逃走了。另一些人止住脚步提出抗议：

"可耻！真是不成体统！边上有那么多孩子在听！叫她别讲了！"

"不要脸的女人，出去！出去！要不，我要去告发你了。"那位夫人命令道。

然而小安东妮放声恸哭起来，即使铁石心肠，见了也会动情。吉尔达已经克制不住自己了。愤懑、羞愧、痛苦给了她势不可挡的冲力：

"是你不知羞耻，我女儿什么也没有，而你把她唯一的小纸蛋抢走了。你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个女流氓。"

两个警察赶来了，抓住吉尔达的手腕。

"走，不要脸的东西，快点出去！"

她拼命地挣扎。"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帮狗崽子！"

这下子警察从四面八方一涌而上，把她抓住，拖到出口处：

"够了，现在你跟我们到警察署去一次。到拘留所里去安静安静。让你知道得罪局里的人有什么好结果。"

尽管她个子不大，但他们要拽住她却很费劲。“不！不！”她嚷着，“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放开我，你们这些孬种！”

小女孩抓住了妈妈的裙子，骚动中被甩过来甩过去。她一边嚎哭，一边拼命地喊着要妈妈。围攻妈妈的已有十多个人，男女兼有。

“这女人疯了。给她穿上疯人穿的压缩衣，送她去精神病院！”

警车也已开到。他们把车门打开，用手把吉尔达举起来。紫十字会的夫人用力抓住小女孩的手说：“现在你跟我走，我让他们教训教训你妈妈！”

所有的人都忘却了在一定的场合下，做事不公正会叫人迸发出一股惊人的神力的。

“我说最后一遍：放开我！要不，我要杀人了！”吉尔达嚷道。与此同时，人们企图把她举起来，塞进囚车里。

“别再让她装蒜！把她带走，”女主管命令道，她自己则负责制服小女孩。

“啊！你这么干，那好吧！你这个畜牲，叫你第一个死，”吉尔达说着，挣扎得更凶了。

“喔！上帝！”白衣太太呻吟着，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了。

“你这抓住我手的家伙，现在要轮到你了！”女佣人说。

接着，混乱的人群相互碰撞，有一个警察从囚车上滚了下来，已经死于非命。另有一个人，被吉尔达诅咒了一句话，也笨重地倒在地上。

那些人惊骇已极，向后退去。妈妈已经恢复自由，围着她的人谁也不敢再上前。她拉住小安东妮的手，胸有成竹地向前走去。

“让开，让开，我要过去。”

那些人向两旁闪开，形成一道人墙。他们再也不敢碰她一下，只是在她走远时，在后面跟着她，相隔 20 米之遥。正当人群惊惶

失措，想要逃走的时候，突然响起一片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报器声：几辆卡车载着援兵赶来了。一个副局长负责指挥。只听到一个声音喊道："水龙头！催泪弹！"

吉尔达傲慢地回过身来说，看你们谁有种来试试。她是一位受到侮辱和冒犯的妈妈，她具有大自然爆发出来的神力。

一群武装警察围上来了。"把手举起来，你这个泼妇！"警察开了一枪以示警告。

"我的女儿，难道你们也要把她杀死？让我过去！"她喊道。

她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她甚至根本没有碰他们一根毫毛，六个警察直挺挺地倒下去，堆成一堆。

她回到了家中。她家在位于市郊的一幢大楼里，大楼周围有许多草坪。公安部队把大楼团团围住。局长亲自擎着电喇叭向前走：只给五分钟，大楼的居民必须撤离。他还告示发狂了的妈妈把女儿交出来，否则将对她不客气。

吉尔达出现在最高层的窗户前，口里念念有词，谁也听不懂。警察的队伍突然往后退去，像是一块看不见的大石块朝他们压下来。"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把队伍靠拢！"军官们怒斥道。但是军官们自己也不得不踉跄地后退。

大楼里现在只剩下吉尔达母女俩了。她大概正在准备晚餐，因为一缕青烟从一只烟囱口冉冉升起。

夜幕降临。第七团的装甲部队围着大楼，形成一只金属环。吉尔达走到窗前叫了几声。一辆重型装甲车开始摇晃，然后一下子翻倒了。接着是第二、第三和第四辆。一股神秘的力量像在拍打铁皮玩具一样对装甲左右敲打，然后把它们甩在一边，全都破烂不堪，无法开动，样子十分滑稽可笑。戒严令已经发出。联合国部队也出面干预。周围方圆几里之内都撤空了。黎明时轰炸开始

了。

吉尔达手肘撑在阳台上，和小女孩冷静地看着外面的情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连一颗手榴弹也扔不到大楼上来，它们都在远离大楼三、四百米的空中爆炸了。接着吉尔达退进楼里，因为小安东妮害怕爆炸声哭了起来。

他们可以把她饿死，把她渴死，所有水管都已被切断。但是每天早晨和晚上烟囱仍在冒着缕缕青烟，这说明吉尔达在升火做饭。

总指挥部决定×点发起攻击。到了×点，几公里方圆内的土地颤动了。战车向里集中。轰隆隆的声音像是世界末日的来临。

吉尔达出现在窗口："够了！"她嚷道，"你们有完没完？让我安静些！"

散开的坦克像被一股见不到的气浪冲击着，上下颠簸，制造死亡的厚钢板战车在骇人的吱嘎声中扭曲，变成了一块块废铁。

于是联合国秘书长举着一面白旗向大楼走去。吉尔达示意让他进屋。

联合国秘书长询问女佣人的讲和条件是什么，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大伤元气，人民和武装部队的精神支柱亦已垮了。

吉尔达端给他一杯咖啡，然后开口说："我要求给我女儿一只蛋。"

十辆卡车开到大楼前停下。人们从上面取下各式各样的、非常漂亮的蛋。其中一只甚至是纯金块铸的，直径至少有35厘米，上面镶有许多宝石。

小安东妮选中了一只纸做的小型彩色蛋，和那位太太从她手中抢走的那只一模一样。

陈师兰译

一个有意思的下午

身穿法袍、头戴黑色面具的审判长宣布:“今天的诉讼案件是关于……”。

他翻了翻台历,继续说:“这个……上星期三,六月二十六日。”

大庭里挤满了听众,静静地等待着。

“我们合法地怀疑,”审判长说,“对某人来讲,所说的这一天是相当重要的。”他清了清嗓子。“是不是在场的某位先生或某位女士对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特别感兴趣?”

鸦雀无声。

审判长用更高、更严肃的声音重复了一遍提问。

这一次,在一片寂静中,听见轻轻的脚步声。人们的视线一齐转了过去。只见圆形台阶式的听众席上,一位女人的短小身影正顺着座位中间的过道急急忙忙地走着。

“站住! 站住!”人们吆喝着。让她停下来并不怎么费劲。在台阶的顶头,两个司阍往那女人前面一站,她便停下了。

“带到这儿来!”审判长命令。

众目睽睽之下,那女人被连拉带拖地推到了审判长面前。

她大约三十五岁,矮矮的个子,傻头傻脑,尽管三角形小脸不胖,但脂肪显得挺多。脸颊肉微微下垂,氧化过的金黄色头发乱蓬蓬地披在肩上,使面部显得更加疲倦不堪。她穿一身并不漂亮的绿色套裙,露出粗大的膝盖、枯瘦的小腿。她惊恐万状,模样难看。

"您叫什么名字?"审判长问。

"马尔塔·安福西。"女人声音颤抖地回答。

"年龄? 出生地点? 住址? 婚否? 职业?"

"三十七岁,"安福西说,书记官迅速地记录。"出生在安科那,在本市已生活了十二年,未婚,职业是画家。"

"属于哪一类的画家?"

"我画图画。"

"哪一类的图画?"

"基本是……静物……肖像……"

"那么说你是靠画画儿过日子了?"

"我还有一笔小小的财产,是我父亲留下的。"

"那么,你为什么要逃跑?"

"我不是逃跑,审判长先生,只是因为晚了。"

"去干什么晚了?"

嘴唇令人厌恶地颤抖着,两个嘴角上翘,就像狗发怒时的那副怪样。"我有个约会。"

"什么约会?"

"我……我正在画一幅肖像……,四点钟我们摆姿势。"

"现在四点一刻,所以您急忙要去他的办公室,对不对?"

她有点儿过份慌张地回答:"对,对,审判长先生。"

"小姐,您是否愿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逃走? 非常明显,您的解释没有一句是真话。您愿不愿意告诉我们,为什么六月二十六日上星期三,对您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日子?"

她面色苍白,紧紧地咬着嘴唇,晃了几下脑袋表示不愿讲。然后拖着哭腔说:"不,不,我决不能讲。"

"小姐,您考虑过没有,"审判长说,"吞吞吐吐不讲对您会带来什么损失? 我想您应该知道,法院拥有将一切疑案弄个水落石出

的必要手段。”

“不，不，”安福田重复着，“我绝对不能说。”

审判长打个手势，两个穿制服的法警唰地一个立正站了过来。

“马尔塔·安福西，”审判长一字一板地说，“愿不愿意确切地告诉我们，六月二十六日，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群中一阵骚动。可能这场有意思的审讯像闪电传到了外面，从门口挤进了大批听众。座位太拥挤，不少人涌到了半圆形法庭的顶端。

“抬酷刑架。”审判长命令。

另外两名法警以惊人的速度抬来了一个木制斜十字形酷刑架。

“你决定说吗，马尔塔·安福西？”审判长又问。

“我不能说，我发誓不能说，审判长先生，饶恕我吧，真丢人。”

“上刑！”审判长发出命令。

“是不是把她的衣服扒光？”袖子上带有两道红杠杠的年长法警问。

听众里又是一阵急不可待的骚动。

审判长摇响了铜铃。“静、静，要不，就把她放下了。”然后转过脸对班头说：“别扒，这不是场合。”

法警以准确熟练的职业动作，在女人的手腕、脚脖儿处套上粗粗的皮环，然后粗暴地把她拖到十字架前。十字架由两根竖立的木头支撑着。把细绳穿进手、脚上的皮环里，眨眼功夫就把那女人捆在了斜十字架上。悬在半空中的安福西四肢直挺挺地伸着。

听众吓得不敢出声，但可以看出他们像硫磺泥般地沸腾。

“说不说？”审判长又问了一遍。

“不说，审判长先生，求求你……我不能……”她放声痛哭起来，整个身子都在激烈地抖动。

“用钳子吗?”班头问。

“不,”审判长说,“先从脚开始。”

脱下女人的鞋子,把十个脚指放进一个木制的夹子里,用螺丝调整夹子的张度。开始拧紧螺丝。

安福西突然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嗓子里发出了呻吟声。她极力忍受着,浑身的疼痛使她龇牙咧嘴,面部表情令人毛骨悚然。

“你到底招不招?”

“不,不……行了……我不能……饶恕我吧……嗳哟……天哪……不! 行了! 疼死我了!”

“招不招?”

“嗳哟! 不……骨头都碎了……。行,行,我讲。审判长先生,请您……请您……放……放开我!”

“那么你讲!”

“好,好,我讲”,女人泣不成声,身体不停地颤抖。

审判长扬起脸,这是表示同意。法警松开了螺丝。

安福西深深地出了口气,微微舒展了一下。

“你决定讲吗?”

女人作最后的挣扎。“审判长先生……我求求您……不要让我丢人吧……难道有比我更不幸的人吗?”

半圆形听众席的最后一排传来喊声:“钳子! 钳子!”

醉心于暴行的其它喊声也一哄而起:“对,钳子,铁钳子!”

“行了!”审判长大声吆喝,这还是他第一次发怒。“这完全是场丑剧,你们再敢嚷一个字,我就把她放了!”

大伙面面相觑,好像期待某人能说一句话、一个字,让审判长的威胁付诸实施。然而,谁也没敢再大声出气。

审判长等了两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命令:“钳子。”

一位法警拿着两件金属工具走过来问:“什么部位?”

“胸部。”审判长泰然地说。

听众里好久一阵骚动，像是已先尝到了酷刑的滋味。

手握铁钳的法警越来越近，安福西的脸变成了一副吓人的假面具。

“不！ 不！”她尖叫着，“我讲，审判长先生。”

听众中发出一片失望的叹气声。审判长第二次扬起了下巴。

“招吗？”

“招，招。”

“那么你讲，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你干了什么事？”

“请您松开我，审判长先生，我求求您，我坚持不住了。”

“松绑！”审判长同意了。

刚一解开，安福西便身子一斜，躺在了十字架前。

“给她搬把椅子！”

她被抬起来，放到椅子上坐下。

“我说，你让我们等的时间可不短啊。”审判长用威胁的口气吐出每一个字。

“我上他那儿去了。”安福西开始说话。

“他是谁？”

“这个我也得讲吗？……我的天哪……文图里尼，雕刻家……”

“是罗密欧·文图里尼吗？”

她点了点头。

“是不是为了摆姿势？”

听众里响起一阵狂笑。

“不是。”

“那你为什么去他那儿？”

女人用手捂住脸，小声说：“真丢死人了，真丢人！”

“你为什么去他那儿?”

“我去那儿……几乎每个星期……”

“去干什么?”

她不吭声。

“你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关系……一种很好的关系?”

她急忙反驳:“不,不,审判长先生,我可以发誓,根本没有。”

听众里又是一阵狂笑。

审判长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那么,事情是……,勇敢点儿,马尔塔·安福西……,你爱上他了? ……你真的爱上他了?”

安福西点了点头。

“他呢?”

“他……他……”又开始抽泣。

“很好,”审判长说,“肯定是个美好的星期三。”

“可怕极了,可怕极了。”安福西又痛哭起来。

罗密欧·文图里尼……伟大的艺术家……漂亮的男人……荣誉……荣誉的魔力……对不对呀?”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审判长先生。”

“而你,你……一个泼妇,……你从来没有照过镜子吗? 说,你从未照过自己……?”

“行了,求求你,审判长先生。”

“可是,你要知道,那是第一步……甚至可以说是老一套了。而你的这种情况可真够完美无缺……你以艺术为借口去他那儿……而他又没有勇气告诉你真情……你们俩谁比较勇敢?”

前排的听众发出阵阵单调的尖笑。

审判长一下子变得非常严肃,用眼睛扫了一下那片多疑的听众。“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然后转向女人:“好……问题基本弄清楚了……如果你乐意的

话，我们就可以马上结束。六月二十六日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几点钟去雕刻家文图里尼家的？”

“下午。”

“他在等着你吗？”

安福西作了个是的表示。

“你事先给他打了电话？”

她又作了个是的表示。

“是他让你去的，对吗？”

女人发颤的双手朝脸上乱抓，像是要把脸撕下来似的。

“你认识他多久了？”

“六年。”

“你对他讲过你爱他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审判长先生，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懂，真可怕，死上一百次也比这丑事好，我不知道，受罪的六年。”

“那么，他勾引你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审判长先生。有几次我的印象是，他满脸笑容，向我递来香烟，只要一丁点儿东西就行，因为我……”

又是死一般的静，甚至连女人说话前的运气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可是你，马尔塔·安福西，你知不知道，你败坏了他的道德？你明不明白一个男人……？”

“不，不，审判长先生，请您别说这个。”

“为什么？你对此怀疑吗？”

“真的，审判长先生，连我……都不知道……我每次去他那儿……尽管我知道都是徒劳的……可是你知道我那天特别高兴……一醒来我就不停地唱着歌，一切都是这么漂亮，甚至连生活……直到我走进他的工作间，马上又是那种烦闷的气氛，就像我已经给你

说过的，审判长先生……地狱，懂吗？”

审判长用铅笔在桌面上敲了三下。

“说正经的……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安福西放下双手。“每次他都相当热情……突然……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连声音也变成了另一个人……还有眼睛……他对我说……”

“他对你说些什么？”

“他让我明白了。”

一阵悲痛。“他说我……他说他……他对我说都是无用的……他说……审判长先生，他在愚弄我，他愚弄了我六年，你明白吗？”

“他坐在什么地方？”

“沙发上，靠近窗户。”

“你呢？”

“对面的靠椅上。”

“可是，你后来站起身，对吗？走过去坐在他旁边。”

“不，不对。”

“你坐下后，把一只手放在他的一只手旁边，以便能摸到他的手。你一边说话，一边将脸向他靠近，直到二十厘米的距离，他想你的用意是要他吻你一下。而他却退了回去，并马上找个借口，站起身，离开了你。”

“不，不对。”

“‘对不起，我可能忘了打开水龙头……’他说。多么愚蠢的一个借口。当他回来时，你四肢伸张，嘴唇微微抖动地望着他，这使你显得更难看。对不对？”

“这完全是胡说。审判长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想侮辱我。我希望文图里尼能在这里，他会否认上述一切的。”

“你希望雕刻家文图里尼在场吗?”

“他将说明真情,审判长先生。”

“我就是文图里尼。”审判长说完,撕下了假面具。

“不,不,这全是侮辱。”安福西又重新捂住脸哭起来。

“我就是文图里尼。”审判长重复了一遍。的确,他有一副雕刻家文图里尼的面孔。“这个大庭里所有的男人都是文图里尼,你抬头看看。”

她环顾四周,所有的男人们,法官、律师及听众席上的男人们全是罗密欧·文图里尼,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他们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是一种沉闷的、一动不动的全神贯注。

“你知道,”审判长继续说,“你知道我去厕所干什么?”

她一言不发。

“那里有位少女,”审判长说,声音没有一点儿高低的变化。“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漂亮极了。当我走进厕所时,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

她仍然不吭声。

“我知道,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很有意义,所以你也来了。贱货,马大哈,丑八怪,泼妇……应该说那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来人,把她带走,给我扔出去。看见她的脸就叫我们反胃。”

随着审判长的手势,法警们抬起安福西,像扔麻袋一样把她扔到了院墙外边。听众们跳跃欢呼,有的撕她的脸,有的踩她的肩。队伍在市中心大街上行进,周围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安福西的灾难是所有其他人的喜悦。

她比以往更加难看、瘦弱,披着乱蓬蓬的头发,在挤满了人群的街道上东倒西歪地往前走,并终将被这群人的无耻胜利所毁灭。

就在这个时候,安福西醒来了,她朦朦胧胧地觉得刚才是在做梦。可是,一想起它,就像有一根十五厘米粗的铁矛插进了自己的

心窝。生活并不比可怕的梦好多少，生活同梦一样，甚至比梦还要糟糕。

王文明译

追捕老人的人

罗贝尔托·沙基尼是一家小造纸厂的经理，今年四十六岁，一头灰发，仪表堂堂。他把汽车停靠在离一家兼卖烟的酒吧几步远的地方。这时候是凌晨两点，不知什么道理，酒吧竟还开着。

他对坐在身旁的年轻姑娘说："等一等，我就回来。"她是个漂亮姑娘，在霓虹路灯的灯光下，她的口红鲜艳得像一朵怒放的鲜花。

酒吧门前已停靠着好几辆汽车，他只好把车停在稍远一点的地方。这是一个五月的夜晚，充满春天温暖和清新的气息。所有的街道都渺无人影。

他走进酒吧去买香烟。当他又走到门口，准备回到汽车里去时，突然传来一阵阴森可怕的叫喊声。

他们是从对面房屋里出来的？是从旁边的马路窜出来的？或者是从沥青地里钻出来的，这帮坏蛋？二、三、五……七条黑影闪电似地向汽车冲过来。嘴里叫嚷着："上，干掉这个老家伙！"

这时候发出很长的一阵一顿一顿的刺耳口哨声。这是小流氓们的战斗冲锋号，夜阑人静，在人们最预料不到的时刻把整整几条街道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人们胆战心惊，使劲往被窝里钻，为遇难者祈祷，有人马上要对他肆虐了。

罗贝尔托估量了面临的危险。这帮人要攻击的是他。这个时代，年纪超出四十岁的男人深夜外出都要再三考虑。人过四十就

算老。新的一代对老年人十足的卑视。极端对立的情绪使祖孙不和，父子和睦。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协会、宗派应运而生，这些组织都是出于对老一代的痛恨而用来对付老人的，似乎青年人的不得志、忧郁、幻想破灭、不幸等等自开天辟地以来青年人都得经历的命运全是由老一代人造成的。到了夜里，尤其是在郊区，成群结帮的年轻人无法无天，专门追逐老人。每当他们逮住一个，就对他抱以拳脚，剥光他的衣服，用鞭子抽打，用油漆在他身上涂抹，把他绑在树上或路灯杆上，然后径自扬长而去。有时候他们兽性勃发，更加肆无忌惮。黎明时人们可以在马路中间看到血肉模糊、无法辨认的尸体。

年轻人问题！这个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令人头痛的问题终于爆发了。这里面，报纸、电台、电视、电影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他们吹捧、赞扬年轻人，为年轻人鸣不平，鼓动年轻人为所欲为。有些老年人自己也被这帮魔鬼的行动吓得惊恐万状，参与进去，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借口，使人相信——其实是毫无用处的——他们虽然已经有五、六十岁，但是他们的思想仍然很年轻，他们对新一代人的渴望和痛苦深表同情。他们一厢情愿，千方百计表白自己的心愿，但是年轻人不买他们的账，还是和他们作对，自认为是天下的主人。年轻人要求得到迄今为止一直被族长们所掌握的权力，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的口号是"年龄就是罪恶！"

这就导致了他们在夜间追逐老人。当局对此颇为担忧，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些老人本来可以在家坐享清福，如果他们老昏了偏要去惹怒青年们，那他们就活该倒霉。

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那些有年轻女人陪伴的老年人。遇到这种情况，施虐者们就欣喜若狂。说实话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老人被绑起来，挨一顿棍棒，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伴被她的同龄人长时间地恣意蹂躏。

罗贝尔托·沙基尼估量了一下眼前的危险。他想:“我已经来不及赶到汽车那儿了。但是我可以躲进酒吧,那些小混蛋是不敢进去的。而她还能及时逃走。”

“西尔维娅,西尔维娅!”他叫道。“开车逃走。快! 快!”

幸好姑娘听懂了。她赶紧把臀部向旁边一移,坐到驾驶盘前面,启动马达,推动车档,开车向前疾驰而去。

沙基尼松了一口气。现在他该考虑自己了。他回过身来想躲进酒吧。但就在这一瞬间,铁门猝然落下。

“开门,开门!”他恳求说。可是里面谁也不回答他。每逢发生年轻人的暴行,所有的人照例躲在自己的窝里。谁也不闻不问,不愿受连累。

时间一刻也不容浪费。明亮的路灯光下,七、八个家伙向他围了上来,不慌不忙:他们有绝对的把握将他擒住。

其中一个高个儿,脸色苍白,剃着短平头,穿着一件深红色毛衣,红底上显出一个白色的大写字母“R”。沙基尼心想:“这下我完了!”好几个月来报纸一直提到这个“R”,说它是最凶狠的流氓头子塞尔乔·列果拉的名字的缩写。传说他曾亲自动手,先后处置过五十多个老人。

唯一的办法是冒险。左边林荫道的尽头有一个大广场,那里设了一个游艺场。关键在于能否平安地到达那儿。那里临时搭成的小屋和篷车乱糟糟的一片,要藏身是不难的。

他毕竟还是个灵活矫健的人,拼命往前冲去,从眼角还瞥见一个壮实的年轻姑娘从右边冲他而来,想要挡住他的去路。她的毛线衫上也有一个白色的“R”。这姑娘长着狮子鼻,但相貌并不讨厌。她张着大嘴喊着:“站住! 站住! 老混蛋!”她右手捏着一根很粗的皮鞭。

那姑娘朝他扑过来。可沙基尼的冲劲正猛，她还没来得及抽他，就被撞翻在地。

沙基尼闯出了一条路，使尽吃奶的力气向暗淡的广场冲去。游艺场的四周围着栅栏，他一跃而过，奔向最暗的地方。那些人仍紧追不舍。

"这混蛋想逃走，"塞尔乔·列果拉喊着。他并不过分匆忙，擒获对手是十拿九稳的。"这家伙还反抗！"

一个同伙在他旁边跑着："头头，你听着，我想跟你说件事。"他们已经到了游艺场的前面。两个人都停了下来。

"你现在就要跟我讲？"

"我但愿是搞错了，不过我觉得这家伙是我的老子。"

"那蠢猪是你爹？"

"是啊，好像就是他。"

"那更好了！"

"不过，我……"

"我希望你现在别惹麻烦。"

"我总觉得有点……"

"你喜欢他吗？"

"哼，他是个傻瓜。老是唠叨个没完。"

"那你说咋办？"

"我对你再说一遍：我总觉得有点……"

"你是个胆小鬼，真丢人！当然，这种事到现在还没有临到我父亲的头上，但是我敢打赌，万一发生，我会感到更有意思。快，快，现在必须把他揪出来……"

沙基尼跑得心都到了喉咙口。他躲在一个大布篷的旁边，紧缩着身子。里面也许是个小型的马戏团。他把身子完全隐没在阴

影里,尽可能用篷布边遮住自己。

旁边五、六米的地方有一辆吉卜赛人的大篷车,一个小窗子亮着灯光。歹徒的又一声口哨划破了空气。车里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丰满的女人出现在车的小门口,露出好奇的神色。

“太太,太太,”沙基尼从那不保险的藏身处悄悄地说。

“什么事?”她疑虑地问。

“求求您让我进去。有人在追我,要杀我。”

“不,不,我们可不想自找麻烦。”

“您如果让我进去,我付您两万里拉。”

“什么?”

“两万里拉。”

“不,不。我们这里都是正派人。”她退了进去,又把门关上,可以听到里边插上门闩的声音。然后灯光熄灭了。

一片沉寂。既没有人声,也没有脚步声。难道流氓们放弃了追踪?远处的一只钟敲两点一刻,两点半,两点三刻。

沙基尼慢慢地站起来,小心翼翼不发出任何响声。也许现在他可以脱险了。

突然一个歹徒扑到他身上,举起右手,晃动着一件分辨不清的东西。沙基尼一闪念记起一位朋友好几年前对他讲过一件事:要是有人向你挑衅,你只要对准他下巴打一拳就够了,但重要的是同时往上跃起,这样打到对方的不光是拳头,而是全身的分量。

沙基尼纵身向上,拳头击中一件硬东西,随之听到一个低沉的断裂声。那个人“啊”的惨叫一声,重重地往后倒下去。沙基尼从朝后倒下的那张痛苦、痉挛着的脸认出这人正是他的儿子。“埃托列,是你!”他弯下身子想要扶住对方。

可是三、四个黑影窜了出来。“他在这儿,在这儿。狠狠揍这

老家伙!”

他发疯似地跑着,从一块阴影跳到另一块阴影,后面是追逐者的呼吸声,他们越来越生气,越来越近。一个金属器具突然侧击到他的脸颊,他感到一阵剧痛,绝望地往旁边一闪,想要逃脱。他们已经把他逼到游艺场的边缘,游艺场已不能为他提供逃遁的场所了。

再过去一百米,花园开始一个接着一个。求生的欲望竟使他跑完了这段距离而没有被追上。他这一招甚至使追赶者晕头转向。直到最后一刻,当他已到达一座小林的边缘时,头头才发出抓住他的号令。“那边,那边,瞧他躲在林子里。快,抓住这老家伙!”

追逐又开始了。只要能坚持到黎明,也许他能得救。但是还得等多少时间啊?远近各处的时钟都当当地敲着,可是他心绪极端紧张,没去数时钟敲了几下。他向着一个小山坳跑下去,然后爬上一片河岸,一下子涉水过了小河。但是他每次回头,总看到后面有三、四个无赖像凶神恶煞似地对他打着手势。

他用尽最后一点气力攀上一座很陡的碉堡边缘,看到一排排屋顶上空正渐渐吐白。可惜为时已经太晚。他精疲力尽。血从被划破的脸颊向下淌着。列果拉即刻可以追上他。他在朦胧的晨曦中隐约看到列果拉一副奸笑的白脸。

他们俩在杂草丛生的小山峰上面对面地相遇了。列果拉甚至用不着打他。沙基尼为了躲开一点,倒退了一步,一脚踩空,朝后摔了下去,滚下了布满石块和荆棘的陡峭山坡。人们听到一个物体坠地的响声,接着是一阵裂人心肺的呻吟。

“他还没有死,不过他已遭到应有的惩罚,”列果拉说。“现在最好还是离开这儿。警察来了有他们的一套,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们分成小股走了,评论着这次追逐,纵声大笑。不过这次追

踪的时间真够长的。别的老头儿都没让他们费过这么大的劲。他们也感到累了。天晓得为什么，他们确实是疲惫不堪。小股的歹徒各奔东西。列果拉和年轻姑娘一起走。他们走到了一个灯火辉煌的广场。

她问："你头上怎么啦？"

"你呢？你也一样。"

他们俩相互靠近，仔细观察对方。

"天哪，你的脸成什么样子了。头发怎么全是白的。"

"你也不妙呀，你的脸可怕极了。"

他突然担忧起来。这种情况他从未有过。他走近一个橱窗去照照自己。

从玻璃里他清楚地看到一个男人，五十光景，眼皮和面颊都已松弛，细颈像鹈鹕似的。他试图微笑，但缺少了两颗门牙。

难道是一场恶梦？他转过身来。那姑娘已经不见。从广场的深处向他一下窜出三个小伙子。他们一共有五个、八个。他们吹起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哨。

"上，上，狠狠揍这老家伙！"

列果拉开始竭尽全力奔跑。但是余力已经有限了。可以耀武扬威和毫无恻隐之心的青年时代本来似乎可以长久地延续下去，永无止境。然而一夜之间就消耗尽了。现在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耗费的了。现在他成了老人。该轮到他了。

陈师兰译

披　　风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当希望开始破灭之时，乔瓦尼才回到自己的家中。时钟尚未敲响两点，他的母亲正在收拾餐桌。这一天是三月份常有的阴沉沉的天气，乌鸦在空中盘旋。

当他意外地出现在门口，他母亲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啊！我的心肝！"并赶忙跑过去拥抱他，就连比他小好多的妹妹安娜和弟弟皮埃特罗也高兴得叫起来。日复一日地盼望了许久的，在黎明的甜美梦境中时常出现的幸福情景终于来到了。

他几乎讲不出一句话来，费了很大劲儿才控制住将夺眶而出的泪水。他急忙把沉重的军刀放在椅子上，头上仍旧戴着皮帽。

"让我好好看看，"母亲含着眼泪后退几步，"让我看看你！你是多么漂亮，只是你的脸色太苍白了，你……"

他确实过于苍白，身体虚弱。他摘下帽子，从屋子中央往前走了几步，在椅子上坐下。他真累，累死了，甚至连微笑仿佛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快把披风脱掉！我的小宝贝。"妈妈说道。她像观看一名神奇的来客一样端详着他，甚至在他面前觉得有些胆怯。他长得多高大呀，又精神又粗犷(尽管有些苍白)。"把披风脱掉！给我，你不感觉到热吗？"

他本能地作了一个剧烈的防御动作，把披风拽得紧紧的，生怕别人抢走似的。

“不，别让我脱，”他支支吾吾答道，“我不想脱，反正过一会儿，我还得走。”

“你还要走？过了整整两年你才回来，为什么马上还要走？”她悲伤地说。她预感到，在获得片刻的喜悦之后，做母亲的无休止的精神痛苦又要来临，“你马上就要走吗？不吃点儿东西？”

“我已经吃过了，妈妈。”儿子带着善良的微笑回答。他向屋子四周扫了一眼，欣赏着惹人喜欢的半明半暗的柔光。“我们在一家小饭馆歇脚，离这里只有几公里远。”

“哦，你不是一个人来的呀？谁和你一路做伴的？是你们团里的战友，也许是梅娜太太的儿子？”

“不，不，是路上结识的，现在他正在外面等着。”

“他在外面等着？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你把他留在马路上了？”

她走到窗户跟前，向外张望，她的目光穿过菜园，在木栅门的外面，发现有一个人影儿在路边徘徊，他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使人感觉像一团黑影。此时此刻，在体验到巨大的欢乐后，她的内心深处不可遏止地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痛苦。

“还是不让他进来为好，”他干脆地回答。“对他来说，上这儿来反倒不自在，他就是这号人。”

“但是喝一杯葡萄酒呢？我们可以请他喝一杯葡萄酒，是吗？”母亲试探地说。

“最好不要这样，妈妈！他性情怪僻，会惹恼他的。”

“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你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他想要你做什么？”

“老实说，我并不太了解他，”他的语调缓慢，但相当郑重地说，“我是在旅途中认识他的，他说跟我来了，事情就是这样。”

看情形，儿子更愿意谈点儿别的，只是不好开口，为了不使他

失望，妈妈随即转换了话题，即使这样，他那可爱的面颊上也已然失去了先前的光彩。

“听我说，”母亲继续说，“你可想象得出来，如果马丽叶塔知道你回来的消息，她会是什么样子吗？你能想象到她会高兴得跳起来吗？你是要出去找她吧？”

他只是微笑，流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想显得很高兴，但由于某种内心的神秘重负，却又无法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

妈妈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他像当年离井背乡的那一天一样伤心地坐着？如今，他已经回来了，新的生活在等着他，前面将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日子，和亲人欢聚一堂的美好夜晚，美满的生活将像一条连绵不断的红线延伸向未来。令人提心吊胆的夜晚一去不复返了，那时，每当地平线上火光闪烁，亲人们就会担心他可能就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躺倒在地上，胸部被子弹洞穿，周围是被鲜血染红的一片废墟。可现在他终于回来了，而且长得更加高大，更加英俊了，这对望眼欲穿的马丽叶塔来说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呀！不久的将来，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伴随着钟声和鲜花，他们幸福的婚礼将在教堂举行。可现在他为什么目光呆滞，心神不宁？他的笑容消失了，为什么也不讲讲战斗的经历呢？那披风是怎么回事？屋里这么热，为什么还要紧紧地裹在身上？也许是里面的军装破了或是太脏？但这是在自己家里呀，怎么在妈妈面前还害羞呢？思念的痛苦结束了，但很快又产生了新的不安。

母亲抬起微微有些扭曲的温柔的脸孔，忧心忡忡地凝视着他，她小心翼翼地避免惹他心烦，想马上了解他所有的想法。噢！也许他身体有病，或者过分劳累，才落得这副筋疲力尽的样子？为什么他一言不发，甚至不看母亲一眼？

的确，儿子好像在极力避免同她的目光相遇，好像是害怕什么似的，弟弟和妹妹也感到好奇和困惑，都愣愣地默不作声地注视着

哥哥。

“乔瓦尼！”母亲再也克制不住，喃喃低语道，“你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煮咖啡去。”

她匆匆到厨房去了。乔瓦尼和两个比他小得多的弟弟妹妹留在屋内。如果他们在路上相遇，简直不敢相认了，两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此时，他们默默地对视着，找不到一句交谈的话语，可又不时地像遵守尚未被忘却的古老的规矩似的，三个人的脸上一起浮现出不自然的微笑。

这时，妈妈回来了，手中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还有一块蛋糕。他接过来一口气把咖啡喝干，费力地嚼着蛋糕。

“你怎么啦？难道你不喜欢？这可是你一向最爱吃的食品！”妈妈本想问问他，但又怕惹他生厌，也就不言语了。

“乔瓦尼！”她向他提出一个建议，“你不想看看你的房间吗？有新床了，你知道吗？我把墙壁粉刷了一遍，灯也是新的，你来看看……你的披风，不想脱掉它吗？你不觉得热？”

士兵并不回答她。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隔壁的房间走去。他的动作迟缓、沉重，不像是只有二十岁的人。妈妈赶在前面，打开护窗板，但射进房间的只是一片暗淡的光线，毫无生气。

“好漂亮！”他略微兴奋地说。他站在门口，看到了新的家俱，洁白的窗帘，一尘不染的墙壁，都是那么清新、整洁。

妈妈弯腰整理了一下崭新的床罩，他的目光射向她纤弱的后背，这是一种别人难以觉察的，无法形容的哀伤的目光。安娜和皮埃特罗瞪着有神的大眼睛，等待着会有突然而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

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多漂亮！谢谢你，妈妈！”他平淡地说了一句，仅此而已。他的眼睛不安地转来转去，好像想尽快结束这令人痛苦的会面，他带着一种明显的担忧的神情，不时从窗口向

外望去，注视绿色木栅门外那个慢慢地来回踱步的黑影。

“你满意吗？乔瓦尼，你满意吗？”她急切地问道，期望能使他高兴起来。

“啊！是的，很好。”儿子敷衍地回答。但他为什么不脱掉披风？他的脸上仍然挂着吃力的微笑。

“乔瓦尼！”她哀求着，“你怎么啦？你有什么心事？乔瓦尼！你一定有事情瞒着我，为什么你不愿意告诉我？”

他用力咬住嘴唇，嗓子像被异物卡住似的，“妈妈！”过了一会儿，他哽咽着回答：“妈妈！现在我该走了。”

“你要走？你马上就会回来，是吗？你是去找马丽叶塔，对吧？跟我说实话，你是去找马丽叶塔？”尽管心里无比痛苦，但她强忍悲痛，佯装开玩笑地问。

“我不知道，妈妈。”他仍然用苦涩的、有节制的声调回答；并且开始向门口移步，把皮帽抓在手中，“我不知道，但我现在必须走了，那个人在等着我。”

“过一会儿你就会回来，是吗？过两个小时你就回家来？我把你叔叔朱利奥和姑姑都请来，你想他们该会多高兴？你一定争取晚饭前回来！”

“妈妈！”儿子又重复了一句，好像在哀求母亲不要再说下去，这太痛苦了。“现在我得走了，那个人在等我，他已经够耐心的了。”然后，他用足以令人柔肠寸断的目光直视着母亲。

他向门口走去，弟弟和妹妹自然是高高兴兴的，紧紧地依偎在他身边，弟弟掀起披风的一角，想看看哥哥穿的什么衣服。

“皮埃特罗，皮埃特罗！你干什么，快放开，皮埃特罗！”妈妈惊恐地嚷道，她怕乔瓦尼因此而生气。

“别闹，别闹！”发现弟弟的动作，士兵也不禁叫起来，但为时已晚，蓝布的两角霎那间已被撩开。

“噢！乔瓦尼，我的宝贝儿，你遇到了什么危险事儿?”妈妈双手捂住脸孔，嗫嗫嚅嚅地说道，“乔瓦尼，这是血呀！”

“我该走了，妈妈。”他答非所问，再次以坚定的口吻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我已经让人家等得太久了，再见，安娜，再见，皮埃特罗，别了，妈妈！”

这时，他已走到门口，像被一阵巨风卷走似地离去，他几乎跑着穿过菜园，打开栅门，翻身上马。接着，两匹马在灰濛濛的天空下向前奔驰，但并不是朝着去乡镇的方向，而是穿过大草原，向北面的群山奔去。马儿在飞奔，向前飞奔。

此时，母亲心里涌起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这种失落的空白是不管多长时间，也不管什么东西都无法填补的。她懂得了披风的秘密，儿子的悲哀，知道了是谁，这个在路边踱来踱去，十分耐心地等待她儿子的神秘人物。他如此仁慈和耐心，在把他永远带走之前，陪同乔瓦尼回到老家来看望，来向母亲诀别，而他则留在栅门外等候了好些时间。他是世界的主人，在迷濛的尘埃中，却好似饥肠辘辘的乞丐。

张利民译

电话罢工

发生罢工的那一天，人们埋怨电话行业出现种种反常和稀奇古怪的事儿。话又说回来，个别的通讯设施倒也不显得孤立，它们常常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这样人们就能听到他人的对话，并尽可参预进去。

晚上，约摸十点差一刻的光景，我想打电话给一位朋友，然而在拨完号码盘上的最后一个数目字之前，我的电话机子就串线，听到毫不相干的对话，随后是接连不断的串线，听到令人惊讶的混乱的杂音。于是，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彼此不照面的小小的聚会，人们突然地加入进来，又突然地退出，无法知道谁在讲话，其他人也无法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这样，大家说话都免去了通常的客套和谨慎，很快就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欢乐，集体的精神轻松，使人联想到从前的疯狂而迷人的狂欢节，我们借助童话才听到了这种狂欢节的余音。

起初，奇怪的是，我听到两名妇女在谈论衣着。

“我把条件谈得清清楚楚，星期四你应当把裙子给我。现在是星期一晚上，裙子还没有做好，您知道我会怎么办吗？我亲爱的布罗吉夫人，我把裙子留给你，如果你穿上合适的话！”那声音蛮不讲理，尖细，显然是个说话急速，没有停顿的饶舌女人。

“好极了!”一个年轻、热情、拉长声调,带有埃米利亚[①] 口音的女子笑着回答。

“不过,这样你能赢得什么呢? 你知道,你尽可以再拖时间,把裙子再给你改成料子。”

“我倒要看看我带着他让我咽下的这口怒气,看看我不想对你谈这口咽不下的怒气,再说我应消消气。你克拉拉第一次上她那儿就劳你对她挑明那件她做得实在不像话的事情,一定劳你驾。还有科梅契妮也对我说再不请她做了。她完全弄错了她用的那块四分之三红面料,让人啼笑皆非。顾客上她那儿去的时候她那些假客套毫无意思。你可记得两年前开头的情景。她夫人长夫人短一个劲地说恭维话。说什么打扮实在让她高兴,让她满意。没完没了,像您这样的一个人如今倒摆出一副架子。你们别瞧着我,别碰我,连说话的神态也改变了。克拉拉是这样吗? 你发现了没有? 另外明天必须上朱莉叶那里去喝茶。我连一件能穿的破旧衣服也没有,你说我穿什么好呢?”

“但是你,弗朗凯娜,”克拉拉心平气和地回答她说,“你难道一点儿也不知道你那么多衣服放在什么地方吗?”

“噢,你不用再提这些了,都是去年秋天时新的,眼下已经过时的东西,我们七个人的西服套裙,你还记得吗? 打这以后我就没有……”

“你说什么呀? 我正好相反。我几乎总是愿意穿那件漂亮宽松的绿色裙子,上身穿黑色的套衫,黑色总是漂亮的……或者你说穿那件新的,那件灰色毛衣吗? 也许午后穿合适,你说呢?”

这时,天晓得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说话粗声粗气的男人:

“夫人,请对我说,我知道得很清楚,您为什么不穿那件柠檬黄

---

① 意大利中北部地区。

的套装，不戴那顶漂亮的卷心帽呢？"

静寂无声。两位妇女沉默了。

"请对我说吧，我知道。"男人假装用罗马涅口音说话。

"您还有来自克拉拉的新消息吗？您，弗朗凯娜夫人，请对我说吧，您别太饶舌了，否则你会很倒楣的，不是吗？"

从不同的方向传来大笑声。很明显，其他的人在拨电话号码的时候像我一样在默不作声地窃听。

蛮不讲理的弗朗凯娜反驳说：

"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总而言之，一个蛮不错的下流家伙，讨厌透顶的下流东西，因为不偷听别人的讲话，这是最起码的教养……"

"哎哟，好一番教训，平静点儿，平静点儿，夫人，或者小姐，您别这样光火……开玩笑是正当合法的，我希望……请原谅！如果我们当面结识，也许您就不会这样狠！……"

"你让他去吧！"克拉拉对女朋友说道，"你干嘛愿意跟没有教养的人争辩呢？你把电话放下，我过会儿再给你打。"

"不，不，您等一等，"另一个男人讲话的声音，显得彬彬有礼，语气委婉，也可以说更成熟老练。"克拉拉小姐，等一等，以后我们也许就再也遇不上了！"

"好吧，这也不至于太倒楣。"

于是又听到几种乱哄哄的新声音。

"请住嘴吧，嚼舌头的东西！"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才嚼舌头，要不，你为什么要管别人的闲事！"

"我管闲事？你害臊吗？我可不是……"

"克拉拉小姐，克拉拉小姐，请告诉我。"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您不愿对我说吗？您知道，我作为罗马涅

人有一个弱点，我直言相告，我真的动情了。”

“过一会儿我给你电话号码！”一个女人的声音，好像是弗朗凯娜。

“我能知道您是谁吗？”

“我是马尔隆·布朗多。”

“啊，啊。”

众人大笑。

“我的上帝，他多么幽默。”

“律师，巴尔泰萨基律师！喂，喂！是你吗？”另一位女人的陌生的声音。

“是的，正是我，您怎么知道是我的？”

“我是诺莉娜，您听不出来吗？我打电话给您是因为今天晚上我从办公室出来之前，我忘记告诉您从都灵……”

窘态明显的巴尔泰萨基说道：

“好吧！小姐，请您过会儿给我打电话，这里，我似乎不认为是我们之间的私事让满城都知道的时候！”

“哟，律师。”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过，这倒是向姑娘们约会的时候，不是吗？马尔隆·布朗多律师先生跟罗马涅女人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弱点，噢，噢！”

“请您别嚼舌头了，有的人是没有功夫闲扯的，有的人是有紧急事才打电话的！”是一位妇女的声音，约摸六十岁的样子。

“喂，请您听着。”可以听出是弗朗基娜的声音。

“您不至于是电话皇后吧？”

“请放下话筒，您还不觉得说累了吗？告诉您，我在等着从别的城市打来的电话，您一直……”

“噢，那么说您一直在听我说话，是吗？那不是搬弄是非的女人吗？”

“闭嘴，母鹅！”

短暂的沉默。一种猛烈打击的声音。这时弗朗基娜没有找到一种恰当的报复手段。不一会儿，她以胜利者的口吻高声喊道：

“嘿！听到了，听到了，老母鹅！”

接着是长时间的哄堂大笑，至少有十二个人左右。通话再次中断。是众人一致打退堂鼓了吗？还是在等待别人开口呢？寂静中悉悉窣窣的抖动声和呼吸声听得一清二楚。

终于，克拉拉以她那动听的逍遥自在的声调出现了：

“好了，就我们两人了吗？……那末，弗朗基娜，你说你明天让我穿什么好呢？”

这时听到一位陌生男人的声音，音调非常悦耳，是一个年轻的威严的声音，充满惊人的活力。

“克拉拉，请允许我来告诉你，明天你穿去年的那条蓝裙子，上身穿你刚洗过的紫色长袖毛衣……头上戴黑色圆顶狭边的钟形女帽，明白吗？”

“您是谁呀？”克拉拉的声音变了，夹杂着恐惧。

“能告诉我您是谁吗？”

那人默不作声。

于是，弗朗基娜开口说道：

“克拉拉，克拉拉，这人是怎么知道的呀？……”

那人非常严肃地回答说：

“我知道非常多的事情。”

“撒谎！您是想招谣撞骗。”

“招谣撞骗吗？你想让我再次向您证明吗？”

克拉拉犹豫不决。

“说，快说！”

他说道：

“好吧，小姐，您听我说，小姐，您有一粒雀斑，一粒小雀斑……嗨，嗨……我无法向您说长在什么地方……”

克拉拉反应强烈地说道：

“您不可能知道它在哪里！”

他说道：

“是真的还不是假的？”

“我发誓谁也无法看得见它，除了妈妈！”

“您说我说得对吗？”

克拉拉几乎要哭起来：

“谁也无法看到它，这是令人厌恶的玩笑！”

于是，他的口气缓和下来说：

“我根本就没有说过我看见过你的小雀斑，我只是说你有一粒小雀斑。”

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该收场了，爱恶作剧的东西！”

另一个人的声音：

“你慢着，乔治·马尔科兹曾是恩里科，32 岁，侨居在凯布列拉 7 号，身高 1 米 70，已婚，两天来嗓子疼痛，尽管如此，他正在抽国家出口烟，行了吗？……一切都正确吗？”

马尔科兹胆怯地说：

“您是谁？怎么允许这样？……我……我……”

那男人说道：

“您别生气。让我们尽量快活一点，克拉拉，还有您……我们在一个这样美好而亲切的集体中是多么难得。”

没有人敢出来反对他的讥笑他。一种黑暗中的惧怕，一种出现在电话线中的奇妙感觉。是谁呢？一位魔术师吗？一位取代罢工者的位置，操纵各个总机的超人吗？一个魔鬼吗？一个幽灵吗？

然而，这并非是魔鬼似的声音，相反，却有一种令人动心的魅力。

“快，快，孩子们！现在你们怕什么呀？你们愿意我为你们唱一支动人的小曲吗？”

众人的声音：

“好，好。”

“我唱什么呢？”

“阶梯……不，不，一支桑巴曲，……不，红磨房……我失去了声音……他竖起领子……刺刀，刺刀！”

他说道：

“喂，如果你们还没有作出决定……您，克拉拉，您喜欢什么？”

“噢，我喜欢《乌菲米亚》。”

他唱了起来。声音优美动听，在我一生中还从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由于歌声纯正清新，委婉动听，一股激情油然而生。在他歌唱的时候，没有人出声。然后爆发一阵“好！”“好极了！”“再来一遍！”的喝采声。

“知道你是一门大炮！知道您是一位艺术家！……您应该到广播电台去，我敢说它会使您成为百万富翁。那塔利诺·奥托[①]该羞愧得无地自容！快，快点，再为我们唱些什么！”

“我提一个条件，你们跟我一起歌唱。”

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节日，人们在不同的居民的遥远的房间里，有人站在前厅，有人坐着，有人躺在床上，把耳朵贴近听筒，长长的纤细的电线把千家万户联系起来。正像开始那样，没有捉弄人的意味，没有粗俗、愚蠢的言语。由于那个捉摸不透的人不愿对我们说出自己的姓名、年龄，甚至地址，十五位过去从来没见过面也许世世代代也见不了面的人，感到亲如兄弟一样。他们每个人

① 那塔利诺·奥托(1912—1969)，意大利著名歌唱家。

都相信自己在跟年轻、漂亮的妇女说话，她们每一个人想象电话线的另一端都是仪表堂堂、富有、饶有兴味、有着冒险经历的男人。其中那位神秘的乐队指挥让他们一位迷人的孩童领着，在城市黑黝黝的屋顶的上空飞翔。

“快，半夜三更了。”他发出了结束谈话的信号。

“好，孩子们，现在行了，夜深了，明天早晨我必须早起……谢谢诸位的陪伴。”

众人一致发出抗议：

“不，不，请不要背叛我们！……再等一会儿，请再来一支歌！”

“说真的，我应该走了……请你们原谅……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晚安。”

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他们无精打采，神情忧郁，互相道了晚安。

“好吧，只好如此了，那么，祝大家晚安，晚安……天晓得谁在那里……唉，天晓得……晚安……晚安……”

众人四下走开了。深夜的寂静一下子笼罩了各个住家。

但我还在听着。

事实上，大约过了两分钟光景，他，不可思议的人，又开始悄声说话：

“是我，还是我……克拉拉，听见吗，克拉拉？”

“听见了。”她柔声说道。

“听见了……但你肯定其他人都放下话筒了吗？”

“所有的人，除了一个人。”他和蔼地说道。

“所有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直到现在还在偷听，但他从未开过口。”

那是我。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立即放下话筒。

是谁呢？一位天使吗？一位先知吗？《浮士德》中那传说的魔

鬼吗？兴许是冒险故事中永不泯灭的幽灵吗？在角落里等待我们的无名氏的化身吗？或者简单地说是希望吗？古老而不屈不挠的希望，这种希望隐藏于最荒谬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甚至在发生罢工的时候，隐藏于电话的迷宫中，来补救男人的卑劣行为吗？

蔡　蓉译

花园里的鼓包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喜欢在花园里散步。请你们别以为我是个大富翁。像我这样的花园，你们人人都有。下面你们就会明白是什么缘故了。

昏暗中，但又不完全是黑暗，因为房屋敞开的窗子折射出朦胧的落日余辉。昏暗中，我在草地上散步，双脚踏着丛丛青草，一面思索，想着想着，我抬头眺望天空，看看天空是否宁静，是否已有星星；我一面注视着星星，一面默默反省不少事情。不过，有些晚上，我也不想自我反省，星星在我头顶上奇妙地眨着眼睛，对我默默无语。

那时，我是一个男孩子，晚上散步的时候，我在一个障碍物上绊了一下。黑暗中看不清楚，我划着了一根火柴，光滑的草地上有一个鼓包，样子很奇怪。我想，兴许是园丁在施工，明天早上我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我叫来了园 丁，他的名字叫贾科莫。我对他说道：

“你在花园里弄了个什么东西，草地上有个鼓包，昨天晚上我绊了一下，今天早上天亮时我才看清楚这个东西，是一个狭窄的长方形的鼓包，像一个致命的肿瘤。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不只是像肿瘤的问题，先生，”园丁贾科莫答道，“它就是一个致命的肿瘤。先生，因为昨天你的一位朋友去世了。”

事情真是这样。我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二十岁的桑德罗·巴尔托利，因颅骨碎裂，不幸死于山上。

“你想说，”我又向贾科莫，“我的朋友就埋在这里吗？”

“不。您的朋友巴尔托利先生，”他这样回答，因为他属于老一辈的人，因此还带着尊重的口吻，“埋在您知道的山脚下面，可是在这儿，在花园里，草地是自己鼓起个小包的，因为这是您的花园，先生，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也将会在这儿准确无误地发生。”

“请走吧，走吧，这些都是再荒唐不过的迷信。”我对他说道，“请你把这个鼓包铲平。”

在这以后，他什么也没有干，鼓包仍然存在。晚上，夜幕降临之后，我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不时被鼓包绊一交，但也不常常是这样，因为花园非常大，鼓包宽仅 70 厘米，长 1 米 90，上面长着青草，青草的高度是 25 厘米。自然，每当我被鼓包绊一交的时候，就会想到他，想到我那离开人间的亲密朋友。不过，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就是说，我朝鼓包走过去，绊了一交，正是因为我当时正想着他。但这种情况是难以让人理解的。

譬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发生我晚上散步时被鼓包绊交的情况。这样，我便想到了他，于是我止步不前，在寂静的黑夜中高声问道：

“你入睡了吗？”

但是他没有回答。

实际上，他是入睡了，不过是在远处，安睡在山上一座陵园的白云石板下面。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再有人想起他，也没有人给他献上鲜花了。

许多年过去了。一个晚上，我散步的时候，在花园的另一个角落，我被另一个鼓包绊了一交。

我久久不能平静，已经是子夜了，人们都已入睡，但是这种事激怒了我，于是我大声喊道：贾科莫，贾科莫！我要把他喊醒。贾科莫打开了一扇窗子，从窗台上探出身子。

“这个鼓包是什么魔鬼？”我大声质问，“是你弄的吗？”

“不，先生，是您的一位亲密的同事去世了。”他回答说，“他的名字叫科尔那利。”

又过了些时候，我又被第三个鼓包绊了一交，尽管已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叫醒了已经入睡的贾科莫。其实这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那个鼓包意味着什么，但那天没有什么坏消息传到我这儿，于是我心急如火地想知道一切。

贾科莫慢条斯理地出现在窗口。

“是谁呀？”他问道。

“又有什么人死了吗？”

“是的，先生。”他说道，“名叫朱塞佩·帕塔内。”

就这样，又有好几年相当平静地过去了。不过。花园草地上的鼓包也相应地增加了许多。有不少小鼓包，也有很难一步跨过去的大鼓包，必须从鼓包的一侧走上去，从它的另一侧走下来，就像小山丘一样了。这样大的鼓包长出了两个，彼此靠得很近，自然没有必要再向贾科莫询问发生什么事了。那两个像野牛似的土堆下面，埋葬了我的被残酷地撕成碎片的生命。

因此，每当黑暗中我被这两个可怕的土堆绊一交的时候，许多令人伤心的事情便涌上心头，我像一个受惊的小孩一样，木然地伫立在那儿，我叫唤着朋友们的名字。我唤叫着科尔内利，帕塔内，列毕捷，隆加内西，马乌利，这些人是跟我一起长大的，跟我一起工作了许多年。然后，我又提高嗓门喊叫：内格罗！维内加尼！就像喊口号一样，但没有人回答我。

我的花园原来绿草如茵，是散步的好去处，但它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战场，如今青草犹在，但它在由一个个小鼓包和土堆组成的迷宫里起伏不平。每一个鼓包都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名字，每一个名字跟一个朋友的名字相关联，每一个朋友的名字都跟代表着远处的一座坟墓相关，都相当于我内心的一片空虚。

今年夏天，草地上又出现了一个大鼓包，它是如此之大，以致当我靠近它时，它竟挡住了我抬头看星星的视线。这鼓包大得像头大象，像一间小屋，爬上去竟会让人人发慌，因为从某种含义上说，简直是一种攀登。绝对适宜的办法是避开它，从它旁边绕过去。

那天我没有得到任何不吉利的消息，所以花园里出现的那种新情况使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一次我也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我年轻的时候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去世了，他和我是坦诚相见的挚友，我们一起发现了世界，发现了生活和许多最美好的事物，我们一起探索诗歌，绘画，音乐，山峦。为了容纳这一切，即便是对它的作最低限度的概括和综合，也是确实需要一座名符其实的小山，这是合乎逻辑的。

我这时产生了一种反抗的行动。我恐惧地对自己说：不，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再一次呼唤朋友的名字。我叫唤着科尔那利，帕塔内，列比捷，隆加内西，马乌利，内格罗，维尔加尼，塞加拉，奥尔兰迪，凯阿列里，布朗比拉。此时此刻，唯有黑夜中的一阵微风回答我。这回答来自另一个世界，然而，兴许这只是黑夜中一只小鸟的声音，因为鸟儿夜间是喜欢我的花园的。

现在我请求你别对我这么说：你干嘛要谈这些可怕的、令人忧伤的事情，生命已经是如此的短暂和艰难，这样来折磨我们是愚蠢的；归根结底，这些令人忧伤的事情跟我们无关，只是涉及到你。不，我要回答说，遗憾的是，可惜这些事情也跟你们有关，当然，我

知道，能不涉及到你们更好。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碰到草地上出现鼓包的情况，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一座花园，那儿都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这是从遥远的年代便周而复始地产生的古老传说，自然也将会在你的身上重复。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文学玩笑，事情正是如此。

自然，我问我自己，如果有朝一日在某个花园中将会出现一个跟我相关的鼓包，可能是一个二岁、三岁的小鼓包，也就是说，草地只有点起皱，白天在阳光照耀下，人们甚至难以察觉它；那么，世上至少就有一个人，会被那个小鼓包绊一交的。

也许，由于我脾气不好，我很可能像一条趴在破旧、冷辟走廊尽头的狗那样孤独地死去。这样，那个晚上，就有一个人会在花园里被长高的小鼓包绊一交，而且，在以后的夜晚，在他每一次以一种惋惜的心情，请原谅我的奢望，想起某个名叫迪诺·布扎蒂的人的时候，他就会被那鼓包绊一交的。

蔡　蓉译

新　闻

阿尔杜诺·萨拉契诺指挥，三十七岁，已经颇有名气，他正在阿根廷剧院指挥布拉姆斯作品137号M大调第八交响乐。他刚刚指挥到雄壮的最后一个乐章“热情的快板”。于是，他回到乐曲开始时对主题的处理，即某种平静的、持续不断的、事实上有点冗长的抒情独白，并逐渐地积蓄强大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以使之在演奏至尾声时迸发出来。这一点听众并不清楚，然而，他，萨拉契诺，整个乐队的演奏员都一清二楚；因此，他们此刻正陶醉在小提琴的旋律里，也就是那种震撼人心的欢快而迷惑人的前奏里。再过一会儿，音乐便会把这些演奏者和整个剧场带进一种奇妙无比的热情洋溢而又令人激动的欢快场面中去。

忽然，他发现，听众正离他而去。

对于一位乐队指挥来说，这是最令人焦急不安的情况。那些仍在听音乐会的听众，由于谁也说不清楚的原因，而显得越来越不投入了。奇怪的是，他很快察觉了。于是，周围的气氛似乎变得虚无飘渺，那些把听众和他连结起来的一千、二千、三千根神秘的音丝，那些曾赋予他生命、力量和养料的音丝消失了。直到指挥仿佛孤家寡人般留在冷冰冰的荒野上，费劲地率领一支不再信任他的队伍前进。

这种可怕的经历他至少有十个年头没有体验到了。他甚至已经想不起这样的经历。因此，眼下的打击对于他是非常沉重的。

这一次,观众的背叛行动是如此的出乎意料,如此的不容置辩,以致使他惊奇得发愣了。

"不可能,"他暗自思忖,"我压根儿没有什么过错。今天晚上,我觉得精神状态好极了,整个乐队也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肯定有其他的缘故。"

事实上,他痛苦地竖起了耳朵。他似乎感觉到在他的身后、周围、上空,一种轻微的骚动正在观众之间蔓延开来。从他的右后方的一个包厢发出一阵轻轻的吱嘎声。他用眼梢末扫了一眼,隐隐约约看见正池座位的两三条黑影朝旁边的出口移动。

顶层楼座上有人骤然发出嘘声,想迫使人们安静下来。然而,安静仅仅持续了一会儿,很快地,犹如无法抑制的发酵,窃窃低语声四起,伴随着叽叽喳喳声、说话声、悄悄的脚步声、秘密的揉搓声、移动椅子声,小门的开开关关声。

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间,就像读了一页什么报纸,萨拉契诺指挥恍然大悟。兴许是刚才收音机里广播了一则什么消息,由一位迟到的听众带到了剧场。看来,在地球的某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如今正要落到罗马头上。爆发战争了吗?有人入侵了吗?一场核攻击即将发生了吗?在那些日子里,作出最富有颠覆性的设想也是正常的事情。她虽然沉浸在布拉姆斯的旋律中,但千百种忧虑、不祥的想法一齐向他袭来。

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把他的亲人打发到什么地方去呢?逃到国外去吗?然而,花去了他所有积蓄的别墅刚刚才建好。那结果会怎么样呢?是的,作为职业来说,他,萨拉契诺曾经是走运的,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凭着他的才华和名气,他是不至于饿死的。何况,对艺术家来说,俄国人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弱点。想到这里,他恐惧地回忆起,两年以前,他曾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在一张反苏传单上签名,干了一件多少有点违心的事情。你想吧,同事们怎么

会不向占领者当局告发这件事呢？不，不，还是逃走为好。那么，他的年迈的妈妈怎么办呢？还有他的小妹妹呢？他养的狗群怎么办呢？他顿时跌入了可怕的深井。再说，兴许是一个大难临头的消息闪电般地传来了，这一点恐怕是不容置疑的了。听众顾不得剧院传统所要求的体面，正毫无顾忌地纷纷离席而去。萨拉契诺冷眼朝包厢瞟去，发现空位子越来越多了。听众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性命，金钱，食品，疏散人员，真是一分钟也不能耽误，管他什么布拉姆斯。“一群胆小鬼。”萨拉契诺暗自思忖。而他自己在动身之前，还能沉浸于十分钟优美的交响乐曲。然而，当他发现不知所措的惊慌感已经笼罩了他的时候，他马上就对自己说了一声："胆小鬼。"

他和周围的人实际上都心不在焉了。指挥棒的动作纯粹成为机械性的，对乐队根本不再起什么作用，乐队正无可救药地整个涣散了。乐曲很快就要演奏到决定性的部分了。“胆小鬼。”萨拉契诺反感地重复想着。人们都溜走了吗？人们对他，对交响乐，对布拉姆斯，统统不放在眼里，急于跑回去挽救自己微薄的财产吗？是这样想的吗？

突然，他明白了，唯一挽救的办法，唯一的出路，唯一有益的，必要的解脱，对于他来说，就像对所有其他人一样，就是毫不动摇，不让自己走神，把自己的工作进行到底。他想到身后半明半暗的大厅里发生事情，其实也正在他的身上发生，一种愤怒的情绪便占据了他。

他重新振作起来，挥舞指挥棒，朝着乐队投去自负而欢快的一瞥，美妙的、生气勃勃的乐曲重新从他的指挥棒下流泻出来。

低单簧管奏出的典型的琶音提示他，那决定性的时刻逼近了，第八交响乐以狂热、奔放的旋律开始跳跃，由平淡走向高昂，以布拉姆斯典型的重叠扶摇直上，达到暴风雨般的高潮，直至凯旋般的

顶峰，犹如朵朵彩云，直上灿烂辉煌的中天。

他全身心地投入因愤怒而激起的汹涌情感之中。

乐队也被汹涌的激情所震撼了，在片刻的小心翼翼的动摇之后，不可抗拒地开始了冲刺。

于是，叽叽喳喳的声音，悄悄的低语声，东西的撞击声，脚步声，和其他熙熙攘攘的声音，一下子安静了下来。谁也不再出声，所有的人都像被牢牢钉住了，木然不动。他们不再惧怕什么，而是感到了羞愧。在那银色的小号的上方，旗帜飘扬起来了。

蔡　蓉译

渴望健康的人

距离城市约摸两公里的山岗上，座落着一所庞大的城堡式的麻风病院；一道坚固厚实的围墙高耸在城堡四周，兵士们在围墙上放哨，巡逻。

看守的哨兵中间，有的骄矜傲慢，令人望而生畏，有的心地善良，富于恻隐之心。薄暮时分，麻风病人照例聚集在围墙跟前，向态度温和的那些兵士打听消息。

"喂，加斯帕尔，"他们问道，"今儿晚上你可瞧见什么？大街上有人么？你是说有一辆马车，噢，那是什么样式的马车？……王宫掌灯了吗？灯塔的火炬点亮了吗？……公爵可已回来？"

他们一连几个钟点站在那里喋喋不休地扯谈，丝毫不觉困惫，全然置病院的禁令于不顾。好心肠的哨兵回答麻风病人提出的询问，每每凭空杜撰些趣闻，诸如大街上行人的动静，节日焰火的盛况，火灾，埃尔马克火山爆发，等等；他们明白，对于这些注定要在死亡的王国里了却一生的人，任何新闻自然都带来排遣凄怆情怀的欢快。就连那些病势严重、奄奄一息的病人，也让身体尚算结实的同伴用担架抬着，赶来参加聚会。

唯独一个年轻病人从不在这种场合露面。他入院方两个月，出身高贵门第，是个骑士；罕见严重的麻风病毁损了他的容颜，但不难猜度出，他曾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叫姆塞利东。

"你怎么在这里独自闷坐？"同伴们打他病房前经过，问道："你

不妨也去听听新闻，加斯帕尔答应今天晚上给我们讲焰火晚会的盛况，想必十分有趣呢！”

“朋友们，”他走近门槛，用一块白亚麻布遮掩着狮子般的丑脸，温柔地说，“我明白，哨兵讲述的趣事轶闻使你们痛楚的心灵得到莫大的慰藉，这是把你们跟外面那个大千世界，跟健康者的城市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这样吗？”

“是的，确实是这样。”

“这意味着你们已经听任命运之神的摆布，永远不再希求离开这里，而我……”

“你怎么？……”

“而我并不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我确信会重获健康，明白吗？我渴望像往日一样健康地离开这里，重返家园。”

熙攘的人群中走来一个名叫贾柯莫的老头儿，他是麻风病院资格最老的病人，年纪至少一百一十岁，麻风病折磨他几乎已有一个世纪。他早已没有象样的四肢，脑袋、胳膊、大腿溃烂模糊，难以辨识；身躯直似一根细竹竿，天晓得怎样保持着平衡；一绺白发粘在脑门上，犹如埃塞俄比亚贵族驱赶蚊子使用的马尾拂。他居然能够瞧见东西，讲话，吃饭，简直是个谜，因为他的面容已经毁坏，仿佛一张白桦树皮，分辨不清五官的位置；不过这也属于麻风病人的奥秘。他所有的关节已经失灵，仅有的一条腿犹如一根浑圆的手杖，依仗它的支撑，走起路来一蹦一跳。他的整个外形实际上像一株植物，但并不让人觉得憎恶，相反，倒颇讨人欢喜。他和蔼慈爱，聪明睿智，博得所有病友的尊敬。听到姆塞利东的谈话，贾柯莫老头儿止住脚步，对他说：

“姆塞利东，可怜的孩子，我到这儿将及一百年了，举凡我遇到的人，或者说走进这个大门的人，从来不曾有谁能够活着走出去的。这是麻风病人的命运。不过，你将亲眼看到，我们在这里一样

能够生活，这里既有人劳动，也有人恋爱、写诗，既有制作新衣的裁缝，还有替人整容的理发师；甚至可以生活得十分快活，至少不比外面的那个花花世界的人更不幸。一切取决于忍耐。话又说回来，姆塞利东，倘若心神动摇，不愿顺应环境，抱着希求痊愈的愚蠢念头，那么你就不可救药了。”说完，老头儿摇晃了一下那长着美妙白发的脑袋。

“不过，”姆塞利东替自己辩护，“我需要恢复健康。我是百万富翁，你倘若登上围墙，就能瞧见我的府邸和它的两个闪烁着耀眼光辉的白银圆顶。我的骏马、狼犬、猎人在等待我，年少柔媚的女仆在翘首盼望，期待我重新归来。你应该明白，智慧的长者，我需要健康。”

“倘若仅仅凭主观的意愿便足以驱逐病魔，事情自然十分简单，”贾柯莫慈祥地微笑，“那所有的人统统能够恢复健康。”

“可是，我的情形不一样，”青年带着固执倔拗的神情说，“我掌握着其他人不知道的秘诀。”

“噢，我可以想象，”贾柯莫说，“确实有一伙骗子手，专门兜售一种据说能够治愈麻风病的秘方膏药，向刚入院的病人勒索钱财，我年轻时曾经中过这样的圈套。”

“不，我无须借助于药物，我只是向上帝祈祷。”

“祈求上帝施恩治愈你的病？难道你果真相信上帝能够显示圣迹，妙手回春么？我们每个人都在祈求，没有一个夜晚不向上帝表示我们的虔诚，可是谁……”

“是的，人人都在祈祷，但跟我的情况判然不同。你们每个晚上去跟哨兵天南海北地胡扯，而我却在向上帝千百次祈祷。你们干活，读小说，玩纸牌，几乎跟健康的人一般逍遥自在，而我除去吃饭、喝水和睡觉绝对必需的时间之外，始终心敛意宁地祷告，即便是吃饭的时候，甚至进入睡乡之后，我也不曾停止默祷。我是这样

坚韧不拔和始终如一，以致一个时期以来，我时时在睡梦中瞧见自己匍伏在地，向上帝虔诚祈求。你们的祈祷不过是儿戏。真诚的祈祷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代价。晚上我常常觉得疲惫不堪；难以撑持；即便是这样，清晨从睡梦中醒来，我做的头一件事依然是祈祷。有时我真觉得毋宁早日死去，强似忍受这般苦楚。可是我很快又鼓起勇气，向上帝膜拜。贾柯莫，你是富于智慧的长者，会明白这些事儿。”

贾柯莫听着这一席话，身躯不停地颤栗，滚滚热泪夺眶而出，淌在死灰色的脸皮上。

“是的，是的，”老头儿呜咽说，“像你这般年纪的时候，我也曾专心致志于祈祷上帝，七个月孜孜不倦地努力的结果，溃烂的腐肉开始愈好，皮肤渐次变得光泽、美丽，……我即将重新获得健康，……谁晓得我稍一松弛自己的意念，中断了祈祷，全部心血换得的成果竟然统统毁于一旦，……你瞧，我现在被疾病糟塌成什么模样……”

“那么说，”姆塞利东问，“你不相信我……”

“我只能说，愿上帝保佑你，愿全能的主赋予你力量，”老头儿嗫嚅着踉踉跄跄地朝着聚集在围墙前面的人群走去。

姆塞利东独自在病房里打坐，全神贯注地祷告，毫不理会病友们的召唤。他紧闭双唇，心中默念着上帝。跟病痛的搏斗，使得他浑身热汗涔涔；污秽的皮屑脱落着，露出健康的嫩肉，他苦修的传说不胫而走，一群群被好奇心驱使的病人麇集在他的病房前。姆塞利东成了名闻遐迩的圣者。

姆塞利东的事迹成为麻疯病人热烈议论的话题；他们分成两派，一部分人断言他必定能够蒙受圣灵的恩宠，制服病魔，另一部分悲观主义者则持怀疑态度。姆塞利东毫不动摇，坚持祈祷。修炼持续了几近两年。一天，姆塞利东走出病室，灿烂的阳光迎面照

来，人们惊诧地发现，他的狮子一般丑陋的模样不见了，显现出的是一付青春焕发的英俊脸庞。麻风病症消失了！

“他恢复健康了，健康了！”病友们欢欣雀跃，他们不知道是该高兴地流泪，抑或是该忌羡得痛哭。

他找到每星期来病院巡视一次的医生，脱下衣服，请他检验身体。

“青年人，你真是个幸运者，”医生严肃地对他说，“我应该说，你接近于恢复健康了。”

“接近于？这是怎么回事？”姆塞利东表露出痛楚的失望。

“你瞧瞧这块难看的东西，”医生拿着一根小棒，避免接触病人，指着他小脚趾上跳蚤般大小的一块灰斑说，“倘若你想获得自由，那就必须消除这块斑。”

姆塞利东茫然若失，惆怅地回到病室，无法抑制巨大的失望。他曾经以为跳出苦海的吉日已经来临，自由唾手可得，从而松弛了紧张的神经，不料如今却要重新踏上苦难的历程。

“振作精神，”贾柯莫老头儿鼓励他，“主要的事情已经完成，再稍稍加一把劲吧！只有疯子现在才会打退堂鼓，半途而废。”

脚趾上这块小斑显得异常的顽劣。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从凌晨到深夜不间歇的祈祷毫无效验。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依然不见成效。

姆塞利东差不多快要心灰意懒了；一个夜晚，他习惯地抚摸着那只脚趾，蓦然惊异地发现，那块小斑消失了。

病友们把他当作凯旋的英雄高高举起来。他获得了自由。在守卫的哨兵跟前举行了欢送仪式。随后，贾柯莫老头儿颠踬着陪送他出院。哨兵检验了证件，用钥匙启开大锁，打开了大门。

晨光灿烂，展现在他眼前的世界清新温柔，充满着希望。葱郁茂盛的树林，青翠如茵的草地，鸟儿发出清脆甜润的啁啾声。远处

显现出城市，莹白的塔楼，花园凉台，招展的旗帜，形状宛如龙蛇的风筝在天际飘荡。那里有着纷纭扰攘的人群和变幻莫测的事变，有着女人，情欲，奢糜，冒险，宫殿，阴谋，权势，武力。这是人的王国！

贾柯莫惊羡地看到青年人喜形于色，容光焕发。姆塞利东瞧着大好世界的美景，露出欣慰的笑容。但这只是一霎那！骤然间，年轻骑士的脸色刷地一下变得苍白。

"你怎么啦？"老头儿觉着姆塞利东是由于过度兴奋而晕眩。

哨兵在一旁催促："快一点儿，青年人，迈开步子走出去，我要关闭大门了，劳驾别让我多费口舌。"

姆塞利东相反地倒退了一步，用双手捂住面孔："天哪，多么可怕呀！"

"你怎么啦？"贾柯莫重复地问，"感觉不舒服吗？"

"简直无法忍受，"姆塞利东惊呼，他眼前的景象霎时间完全变幻了。塔楼和宫殿的圆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见龌龊的茅屋，粪土，贫穷；屋顶上的旗帜不见了，只有黑压压的一片牛虻。

老头儿问："告诉我，姆塞利东，你瞧见什么啦？淫秽腐朽取代了原先的辉煌灿烂，颓败肮脏的茅屋取代了原先金碧交辉的宫殿，是这样么，姆塞利东？"

"是的，是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令人可怕。为什么？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智慧的老头儿回答，"我知道，但不敢告诉你。这是我们的命运，一切全得付出昂贵的代价。你曾想过没有，谁赋予你力量祈祷？你的祈祷任凭什么力量也无法遏制。你获得了胜利，恢复了健康，现在该你偿付代价了。"

"偿付代价？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恩典是你的精神力量。全能的主从不吝啬他的

恩典。你战胜了病魔，你不复是往日的你，而是脱胎换骨了。随着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不断发生作用，你愈益失去对生活的兴味，而你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随着你逐渐恢复健康，驱使你渴望健康的种种人世间的诱惑便愈益远远地离开你，最终成为过眼云烟，使你超凡脱俗。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你以为你取得了胜利，其实是上帝战胜了你。这样你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凡心俗念。你拥有百万家产，可是如今你视金钱若粪土；你年少俊美，可是女人再也打动不了你的心弦。城市在你眼前不过是浊臭逼人的淫秽之地。你往日门阀高贵，如今成了纯洁的圣者！这就是偿付的代价。你最终成了我们的人，姆塞利东！留下来吧，留在我们这些麻风病人中间，给予我们安慰，这是如今你唯一的幸福。……喂，哨兵，把大门关上吧，我们回去了。”

砰然一声响，哨兵关上了城堡的大门。

吕同六译

被禁用的词

我在这个城市已生活了三个月。从含蓄的示意，含沙射影的玩笑，谨慎的婉转话语和含含糊糊的交头接耳中，我终于悟出了一个事实，在这个城市，有一个词被禁止使用。是哪个词呢？我不清楚。很可能是一个古怪、冷僻的词汇，但也许是一个常用词。如果是后者，那会给从事我这项工作的人带来一些麻烦。

此事使我惊恐不安，好奇心驱使我去询问我的朋友杰罗尼莫，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他在这个城市已经居住了二十年，对一切情况了如指掌。

"是这样的，"他马上回答，"的确，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被禁用的词，大家都避免使用它。"

"是哪个词？"

"你看，"他对我说，"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我完全信赖你，你是我真诚的朋友。正因为这样，请你相信，还是不告诉你为好。你听我说，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个城市接受了我，给了我工作，使我过着不错的安定生活，谁能阻止我离开这个城市呢？但我自愿留下来了。我不想把自已装扮成哲人的样子，当然也不愿愚蠢地模仿苏格拉底，当年他拒绝别人要他越狱的建议。说真的，这个城市把我当作它的儿子对待，但违犯它的法律，那会确确实实使我讨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例外。另外，只有上帝才能判断，这究竟是不是小事？"

"但这儿只有我俩，谁也无法知道我们的谈话内容。杰罗尼莫，求你啦！把那个该死的词告诉我吧！谁会揭发你呢，难道是我？"

"看得出来，"杰罗尼莫诡秘地微笑着说，"看得出你还在用我们祖辈的眼光看待事物，从前人们认为，如果不进行惩罚，法律就难以产生强制性的效果。当时这样做也许是必要的，但这是一个原始的、粗野的概念。然而，当今无须任何制裁，只用清规戒律，就足以约束人们，因为我们比前人进步。"

"到底什么东西在作祟，使你守口如瓶？是觉悟，还是事先感受了内疚？"

"哈哈！觉悟！可怜的拾破烂的人。对，觉悟曾在多少个世纪中给人类提供了不可估量的服务，现在它也要逐渐适应时代的需要，它已变成泛泛的、类似原本的它的一种新形式，变得更为简单，更为规范，更为平稳，我的意思是说，远不如以前那样费力和残酷。"

"如果你不能解释得更加清楚的话……"

"我们欠缺的是科学的定义。通常或许可以称之为随波逐流。谁感到与其周围的群众的行为保持一致，那就平安无事。反之，则会感到不安、困窘和迷惑。"

"就这些？"

"这些还不够吗？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比原子能的力量还要大。诚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是如此，有一张随波逐流划分图。在一些落后国家中，它还处于萌芽状态；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正在毫无方向地、杂乱无章地任意发展，追求时髦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在最先进的国家里，这种力量已经充斥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得到了巩固与加强。也可以说，它已停滞不前，它掌握在权力手中。"

"我们这里的情况如何？""情况不坏，还凑合。比如禁止使用

一个词，就是当局为了检验人民对随波逐流是否持有成熟的态度而采取的明智行动。它是一种试验，但结果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那个词如今已成为禁区。无论你打着灯笼找到哪里，即使是楼梯下的暗室，我都可以向你保证，你在我们这里绝对不会与它碰面。人们很快就适应了，不再使用这个词汇。根本用不着以揭发、罚款或送进监狱来威胁他们。"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那将极容易使大家都变成诚实的人了。"

"可以这样理解。但这要坚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唉！禁止一个词是容易的，放弃使用一个词不费多大劲儿。但那些阴谋诡计、诽谤、恶习、言而无信、匿名信，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都热衷于搞这些，要取消这些东西，是要花大力气的。自发的随波逐流，一开始就自暴自弃，向坏的方向发展，采用卑鄙手段，追求自己利益的损人利己做法，层出不穷。现在应当引导他们改变航向，但这并不容易做到。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是会成功的，你应当相信，这将会成功！"

"你认为这是完美的吗？不会由此而产生偏差和可怕的单一性吗？"

"完美？不能说是完美。但得到的收获是有益的，极其有益的，集体会从中获益。难道你从未想过，那些昨天还令人尊敬和爱戴的典型人物，实际上是非法行为和无政府状态的缔造者？难道他们不是代表着社会整体的软弱性吗？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从来没有发觉，在最强大的人民之中存在着极为特殊的、几乎是痛苦的人类的单一性吗？"

"总之，你是铁了心不告诉我这个词了？"

"我的孩子，你不必强求。你应当明白，我不告诉你并不是对你不信任。如果听你说出这个词，我会感到不舒服。"

"你也会这样？连你这个高级人士，在群众中是高阶层的人也

会这样吗?”

“是这样,我亲爱的。”他忧郁地摇摇头说,“除非是巨人才能抗拒环境的压力。”

“那□□□呢? 是最崇高的利益! 你以前曾经热爱它。只要不失去它,你什么都可以丢掉,而现在呢?”

“无论什么东西,不管什么东西……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们……需要其它……即使是最高尚的感情也会慢慢地淡薄和融化。如果在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对它留意的话,是令人伤感的,但向往天堂不能只是一个人。”

“这么说,你是决不愿意告诉我啦? 那是一个肮脏的词吗? 还是带有罪恶的含义?”

“ 完全不对! 它是一个纯洁无瑕、实实在在的词,正是这点才充分显示出了立法者的英明 。对于那些低级肮脏的词,早已有了不成文的禁令,尽管这种禁令是不严厉的……出言谨慎,良好的教育。你试探这个也没用。”

“你起码得告诉我,这个词是名词、形容词、动词,还是副词?”

“为什么你非要刨根究底? 如果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在几乎不知不觉中知道这个被禁用的词。我的孩子,事情就是这样,你会从空气中接收到这个词。”

“好吧! 老杰罗尼莫,你真是个顽固不化,真拿你没办法。看来若想满足我的好奇心,必须去图书馆查找法律汇编了。那里会有关于这方面的法律条文吧? 禁令一定印成了文字,里面肯定准确、详细地注明了所有禁用的东西。”

“哎呀,哎呀! 你太落后了,你还用老公式来推论。不仅如此,你还太单纯。如果为禁用一个词就制定一项法律,还要标明被禁用的词,那不是法律本身知法犯法吗? 这不成为司法中的怪事了吗? 所以你去图书馆也是徒劳无益!”

“去你的吧！杰罗尼莫，你在哄骗我。肯定曾有人宣布：从今天起，禁止使用×词！在发布命令的当时，他一定要说出那个词，否则，人们怎么会知道哪个词被禁用了呢？”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弄清楚。有三种说法：有人说这项禁令是通过市政府便衣官员之口传播开的。有人说是在自家门前发现了封闭着的纸袋，里面装有禁令，并要求人们读完后立即自行销毁。还有那些完整主义者——你把他们叫作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根本不需要颁布什么法令，反正市民们都是温顺的绵羊，政府准备干什么，只要通过心灵感应，大家很快就能照办。”

总不会大家都是丧失独立意志的人吧？即使为数不多，在这座城市里也会有几个会用自己头脑思维的人吧？这些人中必有反对者、异端者、叛逆者、违法者等，你管他们叫什么都行，总会有人说出或写出那个词，以示抗议吧？那结果将会如何？”

“这种事不会发生！禁令已经深入人心，能支配人们的感性认识。”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一种下意识的抵制能力，在出现意外的情况下，思想会进行干预，如果有人说出 那个恶词，人们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可那个词的确写在那儿呀！”

什么也没有，如果写在墙上，那面墙就是光秃秃的，如果写在纸上，就会看到一片空白。”

我还想作最后的努力。“杰罗尼莫，我求求你！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请你告诉我，在今天咱俩的谈话中，我始终没用过那个神秘的词吗？至少这点你可以告诉我吧，你不会为此而违反禁令。”

老杰罗尼莫微笑着，调皮地眨了一下一只眼睛。

“我是不是用过这个词?”

他又挤了一下眼睛。

突然,一种极悲伤的表情出现在他脸上。

“我用过几回? 别那么神秘,告诉我吧,我到底使用过几次?”

“多少次我不知道,你看,我说的是真话,尽管你说了这个词,我却像没听见,但我感觉到在某个地方,我发誓记不清了,好像有一个词,而声音却未达到我耳鼓。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停顿,如同在讲话中常出现的情况。”

“只有一次吗?”

“喂! 好了,别再问了。”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等会儿我回到家里,就一个词、一个字的把咱俩的谈话抄写出来,然后交付印刷。”

“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说的这番话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印刷工是个诚实的公民,他便看不见这个有罪的词,如此这般就会产生两种可能性:或者他在铅字中留下一个空白,这样就意味着向我解释了一切,或者他不留下空白而直接跳过这个词排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印刷版和我原来的底稿一比较,从而发现漏掉的就是那个词了。”

杰罗尼莫慈祥地笑了。

“你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的朋友。不管你求助于哪家印刷厂,随波逐流会使任何一个印刷工自觉地避开你的小圈套。排版时,一旦他发现你写的词——假如你真的写了——,他也不会把它从文章中删掉,你放心好了,我们这里的印刷工,都是训练有素,头脑特别清醒的。”

“对不起! 这样做为了什么呢? 如果我了解了那个禁用词,以后不再说它、写它,岂不对这个城市更有利吗?”

“目前你做不到，从你的言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你还未成熟，尚需指点。总之，你还做不到入乡随俗。根据现行的正统观念，你还未充分尊重法律。”

“那么群众读到这份谈话记录，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他们只能看到一个空白，会不在意地想：多不细心呀！漏了一个词！”

张利民译

纸　团

深夜两点钟，弗朗切斯科和我偶然地——果真是偶然吗？——从卡尔扎瓦拉大街三十七号门前经过，那是诗人的家。

好像是理所当然和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著名诗人住在那幢光秃秃的大楼的最高层。我们俩站在楼下，谁也没说话，一齐抬头往上瞧，企望能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发生。阴暗的公寓一片漆黑，高处，在灰蒙蒙的夜空下，只有一个方形的窗口，孤零零地透出一丝微弱的亮光。同那些一排排紧闭的、悭吝的、黑洞洞的窗口相比，同那些正在沉睡的人们相比，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它像胜利之炬，闪烁光芒！

这是一个多愁善感之夜，当别人都沉于睡梦之际，他借着一盏孤灯之光，正躺在床上作诗。这是浮想联翩的时刻，深夜正是诗人产生梦幻、灵感的好时机。像清扫房顶上的灰尘和世界的尘雾一般，用诗句来抒发和摆脱积郁在心头的痛苦。寻找那些扣人心弦的词句，引导人们投入伟大的事业。可是难道不能让诗人在上午十点钟，比如在刮过胡子，吃过丰盛的早餐之后工作吗？

正当我们专注地仰头凝望，脑子里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在亮着灯的窗口晃动了一下，随后便轻飘飘地朝着我们落下来。在它快要落地的时候，在近处一盏路灯的照射下，这才看清楚它是一个纸团。它弹落在便道上。

这是给第一个发现它的陌生的过路人的信号，就像那些遇到

海滩的人在荒岛上把纸条塞在瓶子里，寄希望于大海的波涛来传递消息一样。这是我们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也许是诗人突然感觉不适，而家里又没人，他在求救？会不会是强盗闯入家里，诗人借助纸条发出紧急呼救？

我们同时弯下腰去捡纸团，我抢先拿到手。

“是什么？”我的朋友问道。

在路灯下面，我把揉成一团的纸条展开，上面写着只言片语，但不是呼救信号。事情实在平淡无奇，也许更像是个谜。诗人写完之后，觉得失望或不满意，便把稿纸撕成碎片，揉成一团，然后扔到窗外。

“别扔！”弗朗切斯科马上对我说，“说不定是一首好诗，只要耐心一点，我们能把碎片重新拼凑好的。”

“如果是好诗，他就不会扔掉了；扔掉它，说明他写完之后觉得懊悔，不满意，他认为这不像他的作品。”

“看得出来，你不了解他。他的最著名的诗作都是多亏他的那些亲密的朋友们竭力保全，才得以问世的，他本来都想把它们立即毁掉，因为他总觉得不满意。”

“另外，”我说道，“他老了，已经停笔很多年了。”

“谁说他停笔了？只是不发表罢了，因为他总是不满意！”

“就算你说得对。”我反驳说，“可假如这一篇并不是诗，那也可能仅仅是一篇笔记，或者是写给朋友的一封信，甚至是日常开销的帐目，你说呢？”

“在这个时间记帐？”

“当然在这个时间。我猜想，诗人们也会在深夜两点记帐的。”

在说话的当儿，我攥紧双手，重新把碎纸捏在一起，然后塞进上衣口袋。

尽管弗朗切斯科不断抗议，我硬是没摊开那些碎纸，没有把它

们铺在桌子上，没有试图把它们重新拼凑成一张完整的纸，以便读读它们究竟是什么内容。它保持着从地上拾起来时的原来形状，被我小心翼翼地锁进抽屉。

不能排除我的朋友推理的正确性。大诗人很可能经常对自己的新作感到汗颜，他出于对完美的狂热追求，便毁掉那些其实完全可以成为不朽诗篇的佳作。同样可能的是，他今夜写成的东西，就是一支无比美妙、和谐的乐曲，是人世间从来不曾有过的最纯洁、最震撼人心的绝唱。

但也存在其它的可能性：这是一张毫无价值的废纸，如我上面所说，是一份极其普通的记载家庭琐事的笔记，在纸上记录和撕碎纸片，并不是诗人本人干的，而可能是他的家人或打扫卫生的仆人。（我所看到的那些片言只语，难以使我辨别和确认这一点。）或许，这真是一首诗，但毫无文采可言。另外，也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是我们弄糊涂了，那扇亮着灯光的窗口，根本不是诗人的家，而是另一套房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撕掉的纸条，就是分文不值的废纸。

然而，这些否定的揣想，丝毫也没有减弱我要把碎纸拼凑起来的愿望。因为我强烈地感到，眼下遇到的这件事绝不仅仅是一次糊里糊涂碰上的偶然事件，而是天意和智慧之神在冥冥之中指使我们捡到这纸团，使它免于丢失。这是合乎逻辑的暗示，它使我坚信，在这堆碎纸中包含着巨大的秘密。这是非凡的、伟大的诗句，我认为，诗人决意毁掉它们，是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已然江郎才尽，实际上，每个艺术家在登上艺术的顶峰之后，总要逐渐滑落，这是无法抗拒的。因此，艺术家便仇视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并且厌恶人们议论他永远消失的才气。

基于上述胸有成竹的判断，我更乐意不去触动抽屉里那件令

人震惊的珍品，而用心保存它，直到朦胧的未来。正像在生活中时常发生的那样，期待一件好事，总比得到它更能激发人的兴致。不马上享有它，是更为明智的举动，最好是品味那期待所带来的美妙滋味，尤其是这种期待不用承担风险，没有任何疑虑，而肯定能成为现实，只是暂时还难以兑现。这种期待很可能是赋予人们幸福的唯一形式。春天是夏天的前奏，夏天的来临，便是渴望的结束，但春天比夏天更赋予人们以希冀之乐。同样，借助丰富的想象来预先领略一件尚不为世人所知的美妙诗作的风采，肯定跟直接展读它时所获取的艺术享受是不相上下的。甚至更具有魅力，人们会说，这是太冒失的想象游戏，给欺骗和虚张声势打开方便之门，然而我们知道，最甜蜜、最巨大的喜悦都是这样降临的！

话又说回来，这首诗的奥妙究竟在什么地方，是用什么方式来表现的呢？事实上，很可能这首诗无须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也不必具有逻辑的涵义，它的词语也不必组成流畅的句子来表达合理的概念。而且，在这首诗作中，词语很可能被分割在不同的段落中，跟各种混乱的音节纠合在一起。不妨再进一步设想，为了享受这首诗的魅力，感受它的磅礴气势，甚至不用去读它，只消看看它，触摸它一下，身体离它近一点儿就足够了。应当相信，那部小小的诗稿，那些诗章，那些诗行，那些符号，蕴含着一部杰作。莱奥帕尔迪[①] 在《杂感录》中曾写道，“美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美的，除非人们一致公认它为美。”举个例子来说，当我打开抽屉，把那个可能隐藏着一首诗的纸团攥在手里，就会出现一种神奇的魔力，我就会着迷似地觉得自己变得更加兴奋激动、更加富于生气、更加轻松愉快，我似乎瞧见了一种神圣的辉煌壮丽的光芒，瞧见了从遥远的地平线上，一座座荒凉的大山，迎面而来。（天晓得，也许

---

① 贾科莫·莱奥帕尔迪（1798—1873）意大利优秀的抒情诗人、散文家。

那纸团里边，只是一封诋毁同事的匿名信的草稿！)

张利民译

错死了的画家

很久以来，四十六岁的著名画家鲁乔·普莱东扎尼一直隐居在维梅尔卡特乡下的别墅里。一天早晨他打开报纸，一见第三版右下方一个占四栏地位的标题，不禁惊呆了。

意大利艺术界的损失
画家普莱东扎尼逝世

下面是一则斜体字的报道：

> *维梅尔卡特二月二十一日夜间消息：画家鲁乔·普莱东扎尼短期患病后，因医治无效，于两天前逝世。据死者生前意愿，去世消息在他大殓后才发布。*

再下面是一篇充满赞扬之词的悼文，约占一栏，由美术批评家焦万尼·斯特方尼署名。还有去世者的一帧约二十年前拍的照片。

普莱东扎尼目瞪口呆，简直以为自己的眼睛花了，把悼文浏览了一遍。尽管看得快，还是在捧场的形容词之间到处辨出一些恶毒的语句，但安排得像外交词令那么巧妙。

“马梯尔德！马梯尔德！”普莱东扎尼等到惊魂稍定，就喊道。

“什么事？”他妻子从隔壁房间答应。

“快来，快来，马梯尔德！”他求她说。

“等一等。我正在熨衣服。”

“我叫你过来呀!”

听到他的声调如此惊慌,马梯尔德赶紧放下熨斗,跑了过来。

“你看,你看,”画家把报纸递给她,哭也似地说。

她接过报纸一看,脸色变得苍白,然后以妇女所特有的莫名其妙的逻辑突然放声恸哭。“唉呀,我的鲁乔,我可怜的鲁乔,我亲爱的!”她抽泣着断断续续地说。

这情景使丈夫恼火了。“马梯尔德,你疯了吗?你没看到我好端端地活着?你不明白这是一场误会,一场骇人听闻的误会?”

马梯尔德立即止住哭,瞧瞧丈夫,神色坦然了。接着像刚才感到自己成了寡妇而轻率地哭泣一样。她想到了事件诙谐的一面,又突然纵声大笑起来。“噢,我的上帝,多么滑稽啊!噢,噢,多么可笑啊……请原谅我,鲁乔……艺术界的损失……而你却在这里像条鱼似地活蹦乱跳!”

“够了!够了”他怒气冲冲地咒骂着。“你不明白吗?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现在报社社长该听听我的了。哼,开这种玩笑,他可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普莱东扎尼匆忙赶到城里,直奔报社。社长殷勤地接待他。

“亲爱的大师,请坐。不,不。那张小沙发更舒服些。抽烟吗?……这种打火机老打不着,真叫人泄气……烟灰缸在这儿……请您讲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这家伙是在装模作样,还是真的不知道他的报纸究竟刊登了什么东西?普莱东扎尼惊诧不已。

“是……是……今天的报纸……第三页……有我的讣告……”

“你的讣告?”社长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折起的报氏,打开一看,顿时明白了(或者是假装明白了),稍稍有点窘,但马上恢复常态,轻

轻咳了几声。

“哦，哦，哦，出了个小毛病，是吗？和事实有点出入。”这番话说得活像一位父亲当着一个被他孩子得罪了的过路人的面，表面上训斥孩子几声。

普莱东扎尼按捺不住了。

“出入？”他吼叫着。“你们把我杀了，把我杀死了！太惨无人道了。”

“是啊，是啊，”社长冷静地说。“也许……我们这么说吧……这则消息的内容超出了我们的意图……从另一方面说，我希望您能正确地评价我的报纸对您的艺术所作的赞扬……”

什么赞扬！你们把我毁了，全毁了。”

“唉，我不否认有些不确切之处……”

“你们说我死了，而我活着……您却仅仅说成是不确切！简直可以把人逼疯。我正式要求你们在报上同一地位登一篇象样的更正声明。我保留要求你们赔偿损失的权利！”

“损失？不过我亲爱的先生，”他从称呼“大师”降格为普通的“先生”，这是个不祥之兆，“您要红运高照了还不知道。换了别的画家，一定欣喜若狂了。”

“红运高照？”

“是啊，红运高照。一位画家死后，他的作品的价格就会立即上涨。我们并非有意地，是啊，并非有意地帮了您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忙。”

“那么我……我就该装死罗？……就该销声匿迹？”

“那当然，如果您愿意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天啊，您总不会放过这机会吧？……您考虑一下：办个象样的遗作展览会，好好地鼓吹一番……我们这一方面要尽力为您宣传……也许能做成几百万的生意，也可能是几千万，我亲爱的大师。”

“那我呢？我得远离尘世？”

“请告诉我：您也许有个兄弟吧？”

“有啊。为什么？他在南非。”

“好极了。他的面孔像您吗？”

“挺像。不过他留胡子。”

“太妙了！您也把胡子留起来。您就冒充您的兄弟！一切都会十分顺利……您听我说：最好听其自然……以后您会明白的……更正声明之类……我就不知道最终会对谁有好处……请原谅我的坦率，依我个人之见，您也许会苦恼……不用否认，重新活转来的人是不可能快活的。在艺术界，您很清楚事情会怎么样，对您大加赞扬之后，您却复活了，这会给人造成极坏的印象。

对这件事他无法不答应。他回到乡下别墅，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听凭胡子生长。他的妻子服丧。朋友们都来看望她，特别是奥斯卡·普拉德利来得更勤。他也是个画家，曾经和普莱东扎尼形影不离。接着顾客纷纷登门：有商人、收藏家、有生意头脑的人。那些以前难以卖到四、五万的油画，现在卖二十万是轻而易举。于是普莱东扎尼在他的密室中不断地创作，一幅又一幅，当然他把作画的日期提前了。

一个月之后，他胡子已经长得足够浓密了，就冒险外出，自称是普莱东扎尼的兄弟，从南非归来。他戴上一副眼镜，模仿外乡人的口音。人们纷纷说：他们弟兄俩真像啊。

在他禁闭出来之后不久，一次散步时，他出于好奇。一直走到公墓。在他家族的祭堂里，一个石匠正在一块巨大的大理石上刻他的名字的生卒年月。

他跟石匠说他是死者的弟弟。他用钥匙打开铜门的锁，走到地下墓室。亲属的棺材一只叠一只。真多啊！有一只是崭新的，漂亮极了。他看到棺木的铜牌上写着“鲁乔·普莱东扎尼”。棺盖

是用螺丝旋紧的。他暗暗有点胆怯，用手指关节扣扣棺材的一壁。棺木的声音说明里面是空的。还好。

奇怪得很。随着奥斯卡·普拉德利的来访越来越频繁，马梯尔德似乎焕发了青春。服丧对她很适宜。普莱东扎尼怀着忧喜参半的心情注视着她的变化。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想和她交欢，这种欲望他已经好多年来没有过了。他渴望和自己的寡妇交欢。

至于普拉德利，他来得那么勤不是很不合适吗？可是当普莱东扎尼向马梯尔德指出这点时，她的回答几乎带着怨恨的口吻："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可怜的奥斯卡是你唯一的忠实朋友。只有他一个人真诚地为你的亡故而哀伤。他见我孤苦伶仃，好心好意来安慰我，你却怀疑他。你真该害羞。"

在此期间，遗作在城里展出了，并获得极大的成功。除去一切开销，净赚五百五十万。在这以后，人们就把普莱东扎尼及其作品淡忘了，而且速度快得惊人。美术专栏和美术杂志越来越少提及他。很快他就完全消失了。

他感到难过，愕然，目睹尽管没有他鲁乔·普莱东扎尼，地球照样在旋转，太阳照旧升起和落下，早晨女仆们照旧拍打地毯，火车照旧向前奔驰，人们照旧吃饭、娱乐、夜间男女青年也照旧站在公园的黑色铁栅栏旁边拥抱。

最后有一天，他从乡间散步归来，发现前厅里挂着他的好朋友奥斯卡·普拉德利的风衣。屋子十分平静，显得格外亲切和舒适。从里面却传出低声细语和娇喘声。

他踮起脚尖转身回到门口，然后悄悄出去，走向公墓。这是一个暖和的雨夜。

他走到家族的祭堂前，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打开了铜门。

夜幕徐徐降临，他不慌不忙地用小刀旋开新棺材的螺丝。这是他的棺材，鲁乔·普莱东扎尼的棺材。

他把它打开，十分安详地仰天躺下，采用一种自认为是最适合于死者长眠的姿势。这个姿势他觉得比原来想的还舒服。

他泰然自若地把棺盖慢慢地盖上。当只留下最后一条缝隙时，他侧耳细听片刻，听听是否会有人唤他。但是谁也没有呼唤他。

于是他让棺盖落下来，完全盖严了。

陈师兰译

圣诞节的故事

主教们的老楼是一座阴暗的尖拱形建筑。满墙都是渗出的钾硝。在里面待着简直就是在寒冷的冬夜蒙受肉刑之苦。邻近的主教堂很宽敞，一辈子也别想转遍它。被遗弃了数个世纪的一些附属小教堂和圣器收藏室却荒凉破败。

人们不禁在想：圣诞节夜晚，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而那个枯瘦的大主教却孤孤单单，他在干什么？他怎样战胜孤独的伤感？节日里，所有人的心灵都有所慰藉：小男孩子有玩具小火车和匹诺曹[①]，小女孩子有大娃娃，母亲有儿女绕膝，病人满怀治愈的希望，老光棍儿有放荡不羁的伙伴作陪，监狱里的犯人能听到邻近牢房的说话声。可大主教有谁相伴？每当大主教阁下的秘书唐·瓦伦蒂诺听到人们议论这个问题时，总是报以微笑。圣诞节的夜晚，大主教有上帝。他独自一人跪在冰冷空荡的大教堂中央，人们乍一看到这情景，几乎会为他心酸，可是，你要了解了真实情况，那就不会感到难受！他并不孤独，也不冷，丝毫没有被遗弃的感觉。圣诞节之夜，上帝往教堂撒满了圣洁、温暖的灵光，一些殿里的灵光已经多得溢了出来，连门都难以闭紧。尽管缺少炉火，但教堂内温暖如春，以致从前各位著名神甫坟墓中的老白蛇都热得从蛰伏中醒来，顺着地下通风孔爬上来，从忏悔室的栏杆处探出脑

---

① 意大利著名作家科洛迪的童话作品《木偶奇遇记》中的主人公。

袋。

在满溢着上帝灵光的教堂里，尽管瓦伦蒂诺知道这一切都与他无缘，他还是甘愿留下来为主教准备跪凳。这里没有什么圣诞树、火鸡、汽酒。这就是教堂里的圣诞之夜。在他思绪纷乱之际，忽然听到一阵敲门声。“是谁在敲大教堂的门?”唐·瓦伦蒂诺心里纳闷，“圣诞节之夜敲教堂门，难道是他们还没有祈祷够？什么事情使他们焦躁不安?”他边想边去开门，伴随一股冷风，走进来一个破衣烂衫的可怜人。

“上帝赐给的东西真多呀!”他微笑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真美呀！我在外面就感觉到了。主教大人，您不能给我一点儿吗？您想，这可是圣诞节的夜晚啊。”

“这都是属于大主教阁下的，”神甫回答说，“再过两小时他就要来用了。阁下他过着圣人一般的生活。你不能强求他现在违背上帝的旨意！再说，我也根本不是主教。”

“我尊敬的人，施舍一点儿也不行吗？这儿有那么多，即便少了一点儿，主教大人也不会发觉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不行！你可以走了，大教堂现在不对外开放……”他塞给那可怜人五百里拉的票子，把他打发走了。

当这可怜人蹒跚地走出教堂时，上帝的灵光也随之消失。唐·瓦伦蒂诺惊愕地环顾四周，在黑暗中他看不见一点灵光。一排排高大的廊柱、雕像、华盖、祭坛、灵柩台、烛台、圣像上的衣纹等构成的壮观景象，平日总是那样神圣和威严，如今都变得如此冷峻和不祥。而再过两个小时，大主教就要来了!

唐·瓦伦蒂诺极为紧张，他稍稍打开一扇通往外面的门，往广场望去。外面阒无一人。尽管是圣诞节之夜，可上帝踪影皆无。从灯光通明的千家万户窗子里传来欢笑声、杯子破碎声、音乐声，甚至有亵渎神明的辱骂声，但没有钟声，没有歌声。

在狂欢纵饮的交响声中，唐·瓦论蒂诺走入茫茫黑夜，走在世俗的道路上。但他知道该上哪儿去。他走进一户朋友家时，这家人正在用晚餐。他们和善地互相对视了一眼，上帝的灵光围绕着他们。

“圣诞节好！尊敬的神甫，你想吃点儿什么吗？”

“我有急事，朋友们！”他回答，“由于我的过失，上帝离开了大教堂，而大主教一会儿还要去作祷告，你们能把它给我吗？你们都在一起，人又多，没有必要让它陪伴。”

“我亲爱的瓦伦蒂诺，您怎么忘记了，今天是圣诞节，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的孩子怎么能没有上帝呢？您的话使我感到惊讶。”

就在主人说这话的时候，灵光从屋里跑了出去，顿时，欢愉的笑容从大家的脸上消失，烤鸡在嘴里如同嚼沙子一样直硌牙。

神甫再度走入茫茫黑夜，沿着空无一人的街道，走呀，走呀，唐·瓦伦蒂诺终于又看见了上帝。他走到城门口，面前是广阔的田野，在黑暗中绵延伸展，被白雪映照得微微泛着亮光。上帝的灵光在草地和一排排桑树上面隐约晃动，好像在等待他的到来。唐·瓦伦蒂诺赶忙虔诚地跪下。

“尊敬的神甫，您在这里干什么？”一个过路的农夫问道：“您想在大冷天冻出病来吗？”

“孩子你看那，你没瞧见吗？”

农民毫不在意地环顾四周，“这是我们的上帝。”他说，“每年圣诞节它都来保佑我们的田野。”

“听我讲，”神甫哀求，“不能给我一点儿灵光吗？在城里我们一点儿也找不到了，甚至连教堂里也空空如也，给我一点儿吧！至少使大主教能过一个象样的节日。”

“你别异想天开啦！我尊敬的神甫大人！谁知道你们城里人造下了什么肮脏的罪孽。这是你们的过错，你们自己去赎罪吧！”

“肯定有人犯了错误，但谁能没有过失呢？孩子，你可以拯救许多灵魂。”

“我解救我自己就足够了。”农民冷笑一声，就在这当儿，神灵从田野中腾空而起，消失在黑暗中。

神甫一边寻找上帝的灵光，一边继续往前走。上帝的灵光越来越不易见到，有的人虽有少许灵光，但又吝啬地不愿转让给他。(每当这时，上帝的灵光就消失一次，飘然远去。)就这样，唐·瓦伦蒂诺一直走到一片广阔的荒原的尽头，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神灵慈祥地闪闪发光，如同一片彩色的祥云。神甫跪伏在地，“等等我，我的主，”他哀求道，“由于我的过错，只剩下大主教孤伶伶的一个人，而今晚是圣诞节啊！”

他的双脚冻得发僵，他顶着浓雾向前走着，连自己的膝盖也瞧不见，不时重重地跌倒在地上。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忽然，他听到悠扬感人的唱诗声，这是天使的声音，同时有一缕亮光穿透了浓雾。他推开一扇木门，这是一座庄严的大教堂，在圣像前的几盏蜡烛下，一位神甫正在祈祷。教堂弥漫了天堂的氛围。

“兄弟！”唐·瓦伦蒂诺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呻吟道，身上挂满了冰柱。”您发慈悲，可怜可怜我吧！由于我的过失，我的大主教孤单单的一个人留在教室里啦，可他需要上帝，求求你！”

正在祈祷的人缓缓地转过身来，唐·瓦伦蒂诺一下认出他来，顿时脸色变得死人般的苍白。

“圣诞节好！唐·瓦伦蒂诺！”大主教全身沐浴在圣洁的灵光之中，他惊讶地瞅着唐·瓦伦蒂诺狼狈不堪的样子。“不听话的孩子，跑到哪里去了？你能告诉我吗，在这寒冷的夜，你跑到外面找什么东西去啦？”

张利民译

泥石流采访记

他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是主编打来的电话。

“快开上车，”主编对他说，“在奥尔地卡山谷暴发了特大的泥石流……是的，奥尔地卡山谷，就在科洛镇子附近……一个镇子整个被埋没了，伤亡一定不会少……其他情况，就要看您的啦。请别耽误时间，就拜托您啦。”

派他去执行如此重要的差事，这还是第一次。他深深感到责任重大。于是，他估算了一下还可以利用的时间，心里有些坦然了。大约有二百公里的路程，三个小时足可以赶到那里。这样，他可以利用整个下午来采访和写稿子。在他看来这倒是件舒适轻松的差事，可以毫不费力地完成它。

时值二月，天气还很冷。他一大早就上路了。路上几乎没有车辆，他可以尽情地飞驶。起先，仿佛一切都在等待着他。转眼间，他看见远处的山岭的轮廓越来越近，透过一层淡薄的雾，山顶的积雪也呈现在他眼前。

此时此刻，他心里只想象着泥石流：这也许是一场大灾难，说不定会伤亡上百人。如果是这样，他可以写上两个专栏，连载它两天或三天。至于许多人的痛苦也使他感到悲痛，因为他的心眼并不坏。然而，使他最担心和不愉快的是他的竞争者，就是那些其他报纸的同行。他在猜想，说不定他们比自己敏捷得多，已经在现场上搜集到了十分珍贵的素材。他开始不安地注视着开往同一方向

的所有车辆。毫无疑问，这都是为了泥石流开往科洛的。往往是当他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时，便加快速度赶了上来，看看车里坐的究竟是谁。每次，他起先确信会发现是自己的同行，然而结果看见的全是些陌生的面孔，大多数是乡下人，不是农民就是商贩模样的人，甚至还有一位神甫。他们全都是一种懒洋洋的、令人生厌的表情，仿佛这场可怕的灾祸与他们毫不相干似的。

又赶了一段路，他离开笔直的柏油路，然后向左转弯，驶上了开往奥尔地卡的路。这条路很窄，尘土飞扬。此时，天色已经不早了，但是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既没有看见来救灾的军队，又不见救护车和救灾的卡车，根本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的场面。一切都处在冬眠状态中，只有稀疏的炊烟从几家农舍的烟囱里袅袅升起。

路边的里程碑刻着：距离科洛二十公里；距离科洛十九公里；距离科洛十八公里。然而，却看不见任何动静或者警报信号。乔瓦尼的目光紧紧地望着山坡上，极力想发现山上裂痕和泥石流的白色痕迹。

将近中午的时候，他赶到了科洛。这是散落在荒凉的山谷中那些奇特村子中的一个。这些村子显得落后一百年都不止，一片凄凉沉闷，被四周光秃秃的山岭挤在中间，看不见树林，冬不见瑞雪，只有三、四家经济不那么宽裕的人家来这里度假。

这时，中心广场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乔瓦尼自言自语：奇怪，难道是一场灾祸把所有的人都吓跑了？或者，他们全都关在家里，不肯出门？他想，要么就是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暴发了泥石流，他们都到现场去了，淡淡的阳光照射在一个旅馆的门面上。乔瓦尼走出汽车，推开旅馆的玻璃门，便听到一阵喧哗声，好像快乐的人们在欢宴似的。

原来是旅馆老板和一大家人正在吃饭。在那个季节里显然是

不会有顾客的。乔瓦尼得到允许后走了进来,并自我介绍是记者之后,便打听有关泥石流的消息。

"泥石流?"旅馆老板是一个粗鲁但又非常热情的人,他说,"这里没有发生什么泥石流呀……您是想吃饭吧,快请坐,请坐。如果您肯屈就的话,就请和我一起用餐吧。客厅那儿又没有生火。"

他一再说服乔瓦尼和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时候,老板的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儿子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客人,他们谈笑风生,逗得同桌的全家人哈哈大笑。主人真心实意地请乔瓦尼入座,并告诉他,这个季节里在这山谷中是不容易找到别的地方可以吃到现成的饭的。他却开始感到不安起来。他知道,饭倒是可以吃,但首先应该找到泥石流。然而,科洛的人们怎么会对泥石流的事情一无所知呢?主编对他交待得多么清楚呀。

他俩争执不下,引起了正在坐着吃饭的小伙子们的注意。"泥石流?"过了一会儿,一个大约十二岁左右的男孩子显然明白了什么似的,说道,"是的,是的,就在上面的圣·埃尔姆 。"他大声喊着,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比父亲知道得还要多。"是在圣·埃尔姆发生的,这是隆哥昨天说的。"

"隆哥知道什么?"老板反驳道,"你,你别作声了。隆哥知道什么?过去发生泥石流的时候,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泥石流就发生在科洛的下面,还远着呢。先生也许看到了,离这儿十多公里,就是拐弯的地方。"

"没错,爸爸,我告诉你!"小男孩坚持说,"是在圣·埃尔姆发生的!"

"好吧,我这就去圣·埃尔姆看看。"如果不是乔瓦尼打断他们,他俩还要争执下去。

老板和他的孩子们一直陪他到广场上,他们羡慕地望着最新样式的小汽车,这是山里人从来不曾见识过的。

圣·埃尔姆离科洛只有四公里，但乔瓦尼却感到实在太远了。上坡的路蜿蜒曲折，而且陡峭狭窄，车子常常不得不停下来。山谷里显得阴郁凄凉，只有远处传来的一两声钟声才叫乔瓦尼得到一点宽慰。

圣·埃尔姆是个比科洛更小的村子，显得更加荒凉贫穷。不知是因为四周的山峰投下的阴影，还是因为荒芜凄凉使人心寒的缘故，刚刚是下午一点还差一刻钟，但已仿佛觉得夜晚就要来临。

乔瓦尼猝然感到不安起来，泥石流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消息不确切，主编怎么可能这么紧急地派他来呢？是不是主编弄错了地名？时间如飞，他看来要承担完不成采访任务的风险了。

他停下车来，向一个男孩打听，小孩似乎一听就明白了。

“泥石流？就在上边。”他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指着山坡上。“只用二十分钟就到了。”然后，他见乔瓦尼又要上车，便说，“不行，汽车上不去，只有一条小路，得步行。”他爽快地答应做向导。

他们走出村子，攀登上一条横在山坡上的泥泞的崎岖小路。乔瓦尼吃力地跟在后面，连提问题的气力都没有了。这有什么要紧呢？过一会儿，就会看到泥石流了，报纸的文章就有了保证。同行们中是不会有谁比他先到达此地的。但奇怪的是，他没有见到一个人影，没有看见救护人员，也没有人伤亡，只有一些倒塌了的无人居住的砖房子。

“就在这儿。”他们登上陡峭的山坡上，男孩用手指着面前山谷中一大块红土塌方终于告诉他说。从断裂的山顶到谷底足足有三百米高，谷底堆满许多巨大石块，悬崖峭壁的石缝里长着几棵小草。谁也不会相信这里会有一个村子或者一些人家被淹没埋在下面。

“您看到了吧，先生，那座桥？”小孩又指着堆满赤褐色大石块的谷底一个倒塌的建筑物的遗迹说道。

“一个人影也没有?”乔瓦尼惊诧地问,他环顾四周,连一个生灵也看不见,只有光秃秃的山坡、巨大的岩石、臭水坑和保护小块耕地的低矮的石墙。到处是一片铁锈色的荒凉景象。此时,空中渐渐地布满云朵。

小男孩望着他,根本不明白他的意思。

“到底什么时候发生过泥石流。”乔瓦尼又问,“有好几天了吗?”

“那谁知道。”小男孩说,“有人说三百年,还有人说四百年。不过,现在还往下掉石块呢。”

“畜生!”乔瓦尼几乎吼起来,“你怎么不早说呢?”他们带他来看三百年前的泥石流,圣·埃尔姆的一景,说不定导游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谷底的残垣断壁也许是古罗马时代的桥梁的遗迹。这是多么荒唐可笑的误会呀!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然而,泥石流到底在哪里呢?

他急忙顺着崎岖山路往回跑,小男孩哭哭啼啼,紧紧地跟在后面,唯恐失去了小费,而且,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乔瓦尼为什么要跟他大动肝火。他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恳求他息怒。

“这位先生是来找泥石流的。”小男孩一遇到行人就指着乔瓦尼说,“我一点都不知道,起先我以为他想看看那老桥的遗址,谁知道他要找的不是这个。你知道哪里发生了泥石流吗?”他又去问那些男男女女。

“等一等,等一等!”一个伫立在房门口的老妇人答道,“等一等,我去叫我男人!”

不一会儿,随着一阵木屐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声音,一个五十岁左右干瘦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一脸忧郁的表情。“啊,他们又来看了。”他瞟了乔瓦尼一眼,然后轻蔑地嚷道,“一切都那么不幸,现在先生们又来看热闹。那好,那好,就请来看吧!”他叫嚷着,把脸孔

转向记者。很显然，他不是对记者本人发泄他的情绪，而是对类似的事情大动肝火。

他抓住乔瓦尼的手臂，拉着他走上了和方才的小路一样崎岖的一条山路。道路曲折蜿蜒，被碎石块垒起的矮墙夹在中间。天气越来越冷，乔瓦尼将左手放在胸前牢牢地捂紧大衣。他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已经是五点一刻，过一会儿，天就会黑了。然而，他现在对泥石流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假如这个耿耿于怀的农民不能带他到出事地点的话，那么他就连在什么地方发生了泥石流都没有弄清楚。

"就在这儿，您好生瞧吧，这就是您那倒霉的泥石流。这下您该满意了吧！"一会儿，农民停下来说。他下巴努一下，指指面前他根本不情愿看的塌方，充满仇视和轻蔑的表情。这时乔瓦尼站在一块大约有一百平方米的土地的边缘上。如果不是在陡峭的山坡上的话，这块地方是绝对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原来这是靠辛勤的汗水一巴掌一巴掌开垦出来的土地，四周用石块垒起矮墙，可惜被上方塌下来的泥土和石块淹埋了三分之一。也许是过多的雨水或者是受了潮，或者是其他缘故，天晓得是什么原因，山上发生了滑坡，泥沙和石块盖住了这块田地。

"看见了吧，您现在该满意了吧！"农民忿忿地嚷道，他并非对乔瓦尼本人发怒，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乔瓦尼的来意，而是冲着那场灾难，为了开垦这块土地，足足让他付出了几个月的辛勤劳动。乔瓦尼迷惑地望着微不足道的滑坡的痕迹，大感失望。他暗自思忖，这一定是出了差错。天色渐暗，在天黑之前一定得给报社打个电话。

乔瓦尼急忙丢下农民，跑回他停放汽车的广场上。他冲着三个正在抚摸汽车轮胎的孩子气呼呼地嚷道："到底什么地方发生了泥石流？"他大声吼着，仿佛他们应负责任似的，这时，夜色已经笼

罩着山峰。

一个身材修长，衣着还算整齐的人起先坐在教堂前的台阶上抽烟，突然站起身来，走到乔瓦尼跟前。“是谁对您说的？您从谁那儿得到的消息？”他开门见山地问乔瓦尼，“是谁说的，这里有泥石流？”

他用一种怪声怪气的、让人难以捉摸的口气发问，几乎是威胁似的，好像一提到这事，他就很不高兴。乔瓦尼的脑子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关于泥石流一事，其中定有什么隐情？要不，为什么这里所有的人都一致要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就是谁也没有去过现场，官方也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噢，如果不能写一个关于泥石流的专题报道，但无意中发现了一个阴谋，特别是发生在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里，那就更富传奇色彩了。

“泥石流？”那人不等乔瓦尼回答，又用轻蔑的口吻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胡言乱语，您怎么能去相信它呢？”说完他转过身子，迈着缓慢的步子走开了。

乔瓦尼尽管有些激动，但没有勇气去顶撞他。他问三个男孩中看上去还不太傻的那个：“他这话说的什么意思？”

“唉，”男孩笑着说，“这也是老话了！我根本不想讲它，也不想自寻烦恼。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

“怎么，你害怕那人吗？”他的伙伴中的一个说，“他是个骗子。你就这样不作声了。泥石流，谁都知道发生过泥石流！”

乔瓦尼显然急于追根究底弄情事情的真相。于是，他向乔瓦尼讲述道：这个人在圣·埃尔姆附近有两所房子，他想拍卖出去。但是，这地方的地基很不牢固，房子或迟或早会倒塌，何况现在已经出现了裂缝。要修理还得费很多的功夫，又得花一大笔钱。本来很少人知道这件事，后来消息传了开来，谁也不想买他的房子了。所以，他极力否认有过泥石流。

难道这就是奥秘的所在？山谷里阴沉的夜晚，这些愚昧又神秘的人们。这时，天色愈发黑暗，刮着刺骨的冷风。街上的人一个个消失了，那些破烂不堪的房门一个个关闭起来，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那三个小孩也无心再欣赏他的汽车，一会儿也都无影无踪了。

乔瓦尼心想：继续打听下去也是徒劳的，一个人一种说法，每一人带我去看一处不同的地方。给报纸写文章，叙述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自然是毫无意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泥石流"：对于有的人来说，泥石流就意味着水土流失；对于另外一些人就是肥料被冲走；还有的人干脆认为就是翻修旧的房子……每个人都有自己倒霉的泥石流。但这与他乔瓦尼有什么关系呢？他需要的是一场特大的泥石流，能让他在报纸上洋洋洒洒地写出三篇专题报道，这才是他幸运的事。

四周异常寂静，只能听到远方的几声钟声，一会儿又停止了。乔瓦尼上了汽车，打开发动机和车灯，垂头丧气地开始往回返。

他暗自思忖，这多么倒霉。天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全是些毫无意义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许是那位容易激动的农民的田里发生了一点塌方，然后奇妙地传到城里，流传的过程中有人不断地添枝加叶，最后误传成了一场大悲剧。在日常生活中，这种类似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而今，却轮到乔瓦尼来倒霉了。然而，他并没有一点错儿呀，只好这样两手空空地回来了，这多么丢脸。"除非……"他一想起这件顶荒唐的事，也禁不住苦笑起来。

汽车离开圣·埃尔姆，顺着崎岖的山路往下开。曲折的山路一直延伸到漆黑的谷底，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生灵。汽车向下开去，车轮下的石块沙沙声响，两道车灯的光柱照亮了周围，有时照在山谷的石壁上，照着低垂的浓云、奇形怪状的石块和枯树上，他抱着一种奇特的希望，还有点依依不舍，因此车开得很慢，仿佛随

时要停下来似的。

汽车的发动机几乎要沉默了。这时，乔瓦尼仿佛听到背后一阵巨大的轰隆声，似乎整个大地都在颤动。也许是幻觉吧？但他还不能肯定。他的心里猝然充满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奇特的、近似欢乐的兴奋。

温承德译

中邪的平民

朱塞佩·加斯帕里是粮食商贩，现年四十四岁，夏季的某一天，他来到妻子和儿女度假的小山村。到达的当天，吃过午饭后，别人几乎都去睡觉了，他却独自外出散步。

他沿着陡峭的崎岖不平的小路朝山上走去，眼睛四处眺望，观赏着风景。尽管太阳尚未落山，但他们仍然觉得有点失望。他原本想象这地方是处在浪漫情调浓郁的山谷中，有大片的树林和落叶松林，四周有高大的围墙环抱。然而，这却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荒芜、险峻的山谷，周围尽是些大蛋糕形状的山丘。"这是打猎的理想场地。"加斯帕里心想。他为自己从来没有能够在那些优美的山谷中生活，哪怕住上几天而感到惋惜，那些山谷该是人类幸福的归宿地，矗立着令人神往的奇峰绝谷，上面座落着洁白的古堡式的旅馆，俯瞰着古老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大森林。他痛苦地把自己的命运作了这样的描述：什么也不缺少，但什么事情都不尽如人意，总是用折衷的办法来抵销各种需求，因此，从来不曾获得过尽情的欢乐。

当他走了好一段路程以后，他回过身来，却惊奇地发现乡村、旅馆和网球场变得如此渺小而遥远。他正准备继续往前走时，忽然听到从低矮的山脊那边传来声音。

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他撇开山路，钻进灌木丛中，走到了陡峭的山岬。在那山岬后面，人迹稀少的地方，有一座荒凉的峡谷，两

边是嶙峋、凹陷的红土壤。到处都有突出的岩石，小片灌木丛，大树干枯的枝桠。往上五十多米处，悬崖峭壁的一条大裂缝向左弯曲，穿入山壁的侧翼。这是蝰蛇滋生的好地方，虽然太阳尚未隐去，一切却显得神奇、古怪。

看到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心里一阵高兴。小峡谷并不具有特别的美，然而却勾起他多少年来未曾体验过的许许多多强烈的情感；仿佛他早已熟悉这里的一切；凹陷的悬崖峭壁，那条不知道通往什么神秘去处的荒沟，从光秃的河岸上不断滚落下来的碎石乱沙。许多年以前，他曾无数次隐约见过这些景象，那是多么美妙动人的时光，确确实实是充满梦幻与冒险的迷人的地方，是在那一切都充满希望的年月里令人神往的地方。

在用木杆和荆棘编成的简易篱笆后面，他发现有五个小孩子正在闲谈。他们半裸着身子，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装饰着布带、腰带，模仿富有异国情调的或者海盗式的装束。一个孩子端着一把能打出小木棍儿的弹簧枪，他是这帮孩子中最大的一个，约有十四岁。其他孩子则用核桃树枝做的小弓来武装，用小树枝的枝杈削成的木条当作箭。

“你听着！”那个大孩子前额上戴着三支羽毛，威严地吩咐着同伙：“这回我不动手……，我不碰锡斯托，捉他的事就交给你和吉诺负责，我希望你们俩人马到成功。只要我们行动迅速，就能出其不意地抓住他。”

加斯帕里听到这儿，知道这是在做模仿野人或打仗游戏：敌人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躲藏在一个假想的小堡垒里面，锡斯托是他们的头目，他最厉害，最令人畏惧。为了能攻下堡垒，活捉敌人，五个孩子抬着一块约三米长的木板，这是为了在敌巢背后的大沟或裂缝上搭桥用的。（加斯帕里没有完全弄明白）。其中两人走向狭谷的尽头，佯装正面进攻，另外三人带着木板悄悄地迂回到敌人后

面。

就在这当儿，其中的一个孩子站在狭谷边上，突然惊奇地止步，因为他发现了加斯帕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高高的额头，几乎完全谢顶，有一双明亮又善良的眼睛。“你们快看！”他回头告诉伙伴们。孩子们顿时鸦雀无声，用不信任的眼光审视着这位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你们好？”朱塞佩心情愉快地问候大家，“我正在看你们玩……，噢，对，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袭击？”

孩子们喜欢这位陌生的大人，因为他非但没朝他们大喊大叫，反而像鼓励他们的行为似的，但他们依然疑惧地愣着不敢言语。

这时，一个可笑的想法出现在朱塞佩脑中，他一下子跳到山洼里，双脚踩着卵石碎砾，三步并作两步地向孩子们走去，孩子们不知所措地站着。他对孩子们说：

“你们愿意我和你们一起玩吗？我来拿木板吧，对你们来讲它太沉了。”

孩子们轻松地微笑了。对于这个从来不曾在附近露过面的陌生人的戒备心理消除了，他们仔细端详着他和蔼可亲的面孔，他们不禁开始有些喜欢他了。

“你瞧！锡斯托在那边。”年龄最小的孩子有意告诉他，以便观察他是否对敌手有些胆怯。

“锡斯托就那么可怕吗？”

“他每次都打赢。”小孩子回答说，“他用手指捏住你的脸孔，简直像要挖出你的眼睛似的。他可坏了……”

“坏？你等着瞧，我们会顺利地捉住他！”加斯帕里兴致勃勃地说。

他们就这样行动起来。加斯帕里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抬起了比预想中重得多的木板，之后，他们重新爬上峭壁间的裂缝，朝着

尽头的岩石走去。孩子们不时惊讶地看着他，真怪，在他脸上看不到勉为其难的影子，他专注而兴奋，没有其他大人通常屈尊与孩子们玩耍时流露出来的不耐烦表情。

他们一直走到小深谷的拐弯处，停下脚步，躲到石头后面，慢慢探出头来向对面观察。加斯帕里不怕弄脏衣服，也学他们的样子，把身子趴在碎石头上，向前探望。

他看见峭壁裂缝的另外半端，更加奇特和荒凉。一些极易坍塌的红土锥状物，耸立在四周，形成一个围场，就像一座废弃的教堂残存的众多尖顶。它们隐隐约约让人感到，似乎多少个世纪以来便已存在，历经风雨，一动不动，在等待着某个人的到来。比这儿更高的地方，出现了小深谷的顶部，可以看见一排石头堆垒起来的矮墙，有三、四个小脑袋，时而从墙头上露出来。

"他们在那里，你看见了吗?"一个孩子低声告诉加斯帕里。

加斯帕里作了一个手势，表示已经看到。他疑惑地想，这段路测算起来，距离并不遥远，但他们是怎样爬上这高悬于深渊间的峭壁的？也许是头一天晚上上去的？这想法一闪而过。

两个孩子留下来待命，在适当的时候才发起冲击。其余的人与加斯帕里一道，从侧面向深谷的边缘攀登，随时注意不被对手发现。

"慢点儿，别踩掉石子！"加斯帕里低声命令。他好像比这些孩子更急切地盼望取得此举的胜利。"勇敢点，一会儿我们就到了。"

他们到达了深谷的边缘，但又往回走了几米，退到旁边的小沟里，走了一段冤枉路。于是，他们又带着木板重新往上爬。

这一次的行动算计得相当准确。当他们出现在深谷的时候，敌人的堡垒正处于他们的脚下，距他们只有十几米远。现在需要钻入丛林中，把木板架在窄小的裂缝上。敌人都静静地席地而坐。锡斯托头上戴着马鬃、硬纸做成的淡黄色的假面具，涂抹成骇人的

怪物模样，面具遮住了半边脸，这打扮在他的同伴中显得很引人注目。

这时，一片乌云飘游到他们的上空，太阳被遮住了，小深谷里一片昏暗。

“我们到了。”加斯帕里小声说，“现在我拿着木板在前面走。”

他拿起木板，慢慢地滑到荆棘丛中，孩子们都紧跟在后边。他们顺利地抵达目的地，没有被敌人发现。

但加斯帕里在这里忽然停住脚步，凝神思考。乌云依旧笼罩着，从远处传来一声仿佛呼喊他的悲哀的尖叫。“多奇怪呀！仅仅两个小时以前，我还在旅馆里，和妻子、儿女一起吃饭，而现在我却跑到几千公里之外荒凉、原始的土地上，和野人作战。”

加斯帕里回过神来，四处张望，发现孩子们做游戏的小山谷突然不见了，低矮的山丘包消失了，向上攀登的小路没有了，远处的旅馆和网球场地也统统不存在了。他的脚下只有连绵不断的峭壁，和以往记忆里那些通往一望无际的茂密大森林的峭壁大不一样。他看到远处的沙漠，沙子折射着太阳的余晖，熠熠闪烁，还有一些别的光亮，别的朦胧的物体，显示着神秘的世界。在他面前，位于峭壁顶端，有一座阴森森的小城堡，被黑暗的墙壁支撑着，不结实的屋顶上摇摇欲坠地挂了一圈骷髅，在阳光下显得更加惨白，好像在呲牙裂嘴地发笑。这可诅咒的、魔境似的地方，在梦幻中显露出狰狞的本相！

一扇其实并不存在的木门虚掩着，涂满了许多凶恶可怕的标记，被风吹得吱吱作响。加斯帕里越走离这儿越近，或许距离仅有两米，他慢慢地抬起木板，准备把它搭在沟的另一端。

“偷袭！”就在这一霎那，锡斯托发现了敌人的进攻，大叫起来，随即发出一阵狞笑，一跃而起，身上挎着一张大弓箭。当他发现加斯帕里时，迟疑了片刻，很快就从袋子里抽出一根藤箭，绷在弓弦

上，开始瞄准。

透过那虚幻的、半掩着的、布满阴森可怕标记的门，加斯帕里恍惚看到一个魔法师走出来，身上满溢着恶毒与罪孽。只见他像巨人似的矗立在那里，目光无神，手执一副充满邪恶力量的弓箭。加斯帕里大为恐慌，吓得赶忙扔掉大板，连连后退。但对方已经向他射出了箭。

加斯帕里胸部中一箭，随即倒在荆棘丛中。

他回到旅馆时，夜幕已经降临。他疲惫不堪，身不由己地躺在旅馆进口处旁边的长凳上。人们进进出出，有的人和他打招呼，有的人已经认不出他，因为他身上肮脏已极，黑糊糊的。

可是，他却没有精力去注意过往的人，只是目光呆滞地躺着。众多的过客中谁也没有发现他胸前插着一支箭。这是一支用极其坚硬的硬木制成，经过精细加工的利箭，呈深褐色，在他的衬衣外边露出约有三十五厘米长，衬衣上漾出一片血迹。加斯帕里毫不恐惧地注视着它，心中洋溢着一种新奇的幸福感。他试着把箭从皮肉中拔出，但因过于疼痛而作罢。箭两边的小刺使箭牢牢地插进肉里，从伤口不时汩汩地流出鲜血来。他感觉血正顺着胸部和小腹往下流淌，滞积在衬衣的褶子里。

朱塞佩·加斯帕里的最后时刻来临了。这一时刻伴随着壮丽的诗意，却又残酷无情。他清醒地意识到，他可能要死了。他思忖道：这是一种报复，是对生活、对人、对话语、对面孔、对始终围绕他四周的庸夫俗子的一种报复。这是多么美妙的报复！是的，他现在不是从距离旅馆仅仅几分钟路程的山洼里归来，相反，他是从遥远的、纯粹的魔法王国回来，那里没有粗暴无礼的人，为了到达那个地方，人们——而不是他——需要飘洋过海，长途跋涉，经过许多无人居住的偏僻地方，要同大自然搏斗，同自己的薄弱意志斗争，即使这样，他们也未必肯定能到达那里，可他自己则不然……

是的，他四十多岁了，却和孩子们滚在一起玩耍，像和他们一样大；仅仅在孩子们身上，才具有天使般的纯真，而他则怀着一种深沉的、强烈的信念，相信这不是游戏，而是真实的生活。这种深沉的信念在他心中已积淀了不知多少蹉跎岁月，而自己却从来未发觉。那峡谷、野人和流血，使他进入了不属于他的传奇世界，使他获得一种神奇的力量，超越了常人的能力极限，他半开玩笑地对一扇神秘的大门说："打开！"大门就果然敞开，他想面前有野人，野人就出现了，游戏的箭也如此这般变成真箭，并置自己于死地。

他向幻境走得太远太远，以至无法返回，他为险恶的魔法付出了不可补偿的代价，这是对他的报复。呃！他的妻子、儿女、旅馆中的伙伴还在等着他，等着他晚上打桥牌，还有汤里的面食、炖牛肉、报纸、广播，真令人流连难舍！他，是从大千世界的神秘莫测的深山幽谷归来的！

"贝皮诺！"妻子在上面的大阳台上喊他，那儿露天摆放着饭桌，"贝皮诺！你坐在那儿干什么？一下午你都去干什么了？还穿着毛线袜呢，你不去换换吗？你知道不，已经八点了？我们都饿坏了。"

"……阿门……"加斯帕里听见了那声音吗？或许，他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这儿？他用右手无力地作了一个意义含糊的手势，似乎在说，不要管他，没有他在，他们只管先吃，这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微笑。他表现出一种辛酸的欣悦，尽管他的呼吸此刻越发微弱了。

"喂！快起来，贝皮诺！"妻子又叫道，"你还想让我们等你到什么时候？你怎么了，为什么不答话？能知道你为什么不答话吗？"

他把头低下，似乎在点头作答，再也无力抬起头来。他觉得自己终于成为真正的男子汉，而不是懦夫；是英雄，而不是小人；他如今与凡人不可同日而语，犹如鹤立鸡群。他形单影只，头耷拉在胸

前，像一个死人，僵硬的嘴唇继续保持微笑的样子，一副蔑视一切的神态，悲惨的世界，我战胜了你，你没能挽留住我。

张利民译

多余的请求

我多么想让你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上我这儿来，我们在玻璃后面紧紧地偎依着，望着漆黑的、冷冰冰的、孤寂的大街、重温童话中的冬日。在童话中，人们纯朴地生活在一起。事实上，我和你在像童话一样富有魅力的小路上，迈着怯生的步子，一起穿过狼群出没的树林，精灵们从乌鸦绕之盘旋、苔藓丛生的登楼上偷偷打量我们。我们依偎着，对周围的一切毫无觉察，或许，我们俩从那儿注视着等待我们的神秘的生活。在那儿，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狂热而柔情的愿望的躁动。“你还记得吗？”我们在暖洋洋的房间里，温情地紧紧偎依在一起，倾诉衷肠；你以充满信赖的神情朝着我微笑，而此时室外传来狂风击打金属板发出阵阵郁闷的声响。可是，你，现在我记得，并不晓得叙述佚名的国王，吃人的妖怪和神奇的花园的古老童话。你从来不曾心醉神迷地走过以人一样的声音絮絮私语的树林，你从来不曾去叩动荒僻的城堡大门，你从来不曾在深夜朝着远处的灯光走去。你也从来不曾在东方星辰照耀下，在神圣的独木舟的悠悠的摇晃下酣然入睡。冬天的夜晚，在玻璃窗后面，我们或许将默而作声，我沉浸在古老的童话中，而你，沉思于我不知道的另外的忧虑中。我真想问道：“你还记得吗？”可是，你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多么想在一个春日，在城郊的街区，和你一起散步，天空是灰色的，马路上残留着尚未被风卷走的枯叶。这也许是星期六。

在这样的地区，异常沉重的忧愁感往往笼罩心头，有的时候诗兴泉涌，把那些恋人们的心连系在一起。此外，说不明白的种种希望油然而生，房屋后面一望无际的地平线，飞驰而去的火车，北方的云彩，使得这些希望来得更为浓烈。我们随意地手挽着手，踏着轻快的步子，一面谈论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冒着傻气的、但令人感到亲切的事情，直到路灯通明，从灰白的公寓楼里传出有关城市恐怖的故事，冒险经历，离奇的遭遇。于是，我们只是手拉着手，默不作声，因为心灵间的交谈是无须语言的。然而，你(现在我记得了)，从来不对我谈论没有意义的、冒着傻气的，但令人感到亲切的事情。你也不会喜欢我说起的那些星期天，你的心灵也不会用无声的话语向我的心灵诉说，你也不愿在某个时候欣赏城市的美景，你也看不到来自北方的希望。你喜欢光亮，人群，喜欢注视你的男人，喜欢人们传统说能够碰到好运气的地方。你跟我大不相同，如果那天你来散步，你定会抱怨你感到疲倦。

多么想跟你一起在夏日去一个僻静的河谷，不停地为那些最纯朴的事物微笑，探索森林、白色的道路和遗弃房屋的秘密。我们在木桥前止步，注视着潺潺的流水，倾听电线杆从世界的尽头传来的没完没了的故事，天知道这些故事又传向何方，在这儿，我们仰卧在草地上，采摘几朵花儿，在静寂的阳光下，凝视着无垠的天空，观赏浮游的洁白云彩和山巅石峰。你会感叹说："多美啊！"除此之外，你什么也不会说，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肉体摆脱长年累月的重负，我们的心灵仿佛那时才诞生似的。

然而，你，现在我这儿觉得，你迷惑不解地环顾四周，我害怕了，你心神不安地停下来看看一只袜子，向我要另一支香烟，不耐烦地表示要往回走。你不再说"多美啊！"，而说其他对我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遗憾的是，你生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将不会有一刻幸福的时光。

我多么想，请让我说下去，挽着你的手，在十一月的黄昏，天空犹如水晶般纯净的时候，漫步在城市的大街上。当生命的幽灵在教堂的圆顶上奔跑的时候，在充满不安的大街的洼地上，黑影憧憧。当幸福年华的回忆和新的征兆掠过大地的时候，在身后留下了某种音乐。我们带着孩童般纯洁的骄傲。注视着附近河流一般流淌过去的成千上万人的面孔。我们浑身都洋溢着欢乐的光彩，而又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所有的人不由得打量我们，他们并非出于嫉妒和无礼，相反，他们还多少友善地微笑着，黑夜医治着人们的弱点。然而，你，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并不注视水晶般的天空和天际的太阳照射下排列成柱形的机群，你更愿意停下来观赏橱窗、金饰、财富、丝绸等那些无聊的东西。因此，你发现不了幽灵，也体验不到瞬息即逝的预感，也不会像我这样对感到高傲的命运发出的召唤。你也听不见那某种音乐，不会理解为什么人们以友善的眼光望着我们。你考虑你可怜的明天，你身后教堂尖顶上的金色雕像，在最后的光线下，徒劳地挥起佩剑。我将独身一人。

这是徒劳无益。兴许这一切都是荒唐可笑的事情。你比我要好，你对生活没有什么苛求。或许你是有道理的。尝试是愚蠢的。然而，至少说，我多么想见到你，这是确实的。一切都随它去吧。我们将以某种方式待在一起，我们将获得欢乐。这将是在白天，还是夜晚，是夏天还是秋天，是在某个陌生的地方，还是在一个简朴的屋子里，或者在一所灰白的小旅店里，统统无关紧要。对我来说，你在我身边，这就够了。我向你保证，我将不会在这儿倾听阁楼的神秘的吱吱嘎嘎之声。我将摈弃这些毫无用处的东西，尽管我喜爱它们。如果你尚不理解我对你所说的事情，如果你谈论于我稀奇古怪的事情，如果你抱怨老式的衣服和钱财，我会耐心对待。不再会有什么所谓的诗歌，共同的希望，爱的忧愁。然而，我需要你在我身边、你瞧着吧，我们将会非常幸福，一种无比朴实的

幸福，只是一个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幸福，犹如在世界各地正常所发生的那样。

然而，你，（现在我这么想）离我十分遥远，千百公里的距离难以逾越。你置身于一种我不了解的生活，你身边有其他的男人，你或许朝着他　微笑，就像过去对我微笑一样。只须不多的时间，就足以使你将我忘怀。也许你再也想不起我的名字了。我已经走出了你的内心，同众多影子混淆在一起。可是，我仍然只思念着你，我乐意向你倾诉这一切。

蔡　蓉译

朋 友 们

乐器制造商阿梅德奥·托尔蒂和妻子像往常一样默默地喝着咖啡;孩子们已经入睡。突然,妻子打破了沉默:

“你知道吗,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说? ……整整一天我觉得心神不宁,……仿佛阿帕凯尔今天晚上会找上门来似的。”

“唉,即使开玩笑也不该谈这样的事儿!”丈夫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事情确实如此。小提琴家、他的亲密的老朋友托尼·阿帕凯尔,二十天前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明白,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她说,“不过我说什么也摆脱不了这个预感。”

“或许……”托尔蒂嘟囔着,心中朦胧浮起懊丧之感,但不愿意再把话题继续下去。他摇了摇头。

房间里一片沉寂。时针指着十一点三刻。大门的电铃蓦然响了起来,铃声异常急促,持续不断。夫妇俩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深更半夜谁会来敲门呢?”她问。前厅传来女仆伊尼丝沙沙的脚步声和大门开启的声响,随后一阵悄声细语。伊尼丝脸色苍白,走进餐室。

“是谁,伊尼丝?”夫人问。

女仆转向男主人,嗫嗫嚅嚅地说:“托尔蒂先生,麻烦您来一会儿,倘若您知道……?

“到底是谁? 是谁?”女主人带着厌恨的声气问,诚然她心里十

分明白是谁。

伊尼丝像是在报告最神秘的消息似地俯下身子，支支吾吾地说："是……是……，托尔蒂先生，请过来一会儿，……阿帕凯尔先生来了！"

"真荒唐！"托尔蒂被这神秘的怪事激怒了，转身对妻子说："我去一下，……你留在这儿。"

他穿过漆黑的走道，不顾碰撞着家具，猛地打开前厅的门。

阿帕凯尔，带着微微羞赧的神情，出现在他面前。他跟从前的阿帕凯尔不太一样，缺少点儿实体感，轮廓也似乎有些模糊。他是个幽灵么？兴许还不是。抑或，他尚未完全摆脱人们所说的物质状态。这是一个保留了相当物质残余的幽灵。他身着平素喜爱的浅灰色外套，蔚蓝色细条的衬衫，系一条红蓝两色相间的领带，手里攥着一顶细软的毡帽，神经质地来回揉着。

托尔蒂并不是轻易表露情感的那种人。完全不是。现在他却瞠目结舌，木然地站在那里，似乎失去了呼吸能力。二十天前他亲自把他最亲密的朋友护送到坟墓，而今天这个人居然重新出现在他家里，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

"阿梅德奥！"可怜的阿帕凯尔微笑着，仿佛要试探一下老朋友的态度。

"是你，你怎么来啦？"托尔蒂几乎要发火了，天晓得为什么从他那一腔错乱不安的感情中仅仅迸发出恼怒。重见失去的契友难道对于他不是莫大的欣慰么？难道他不是曾经表示，情愿化费百万资产，但求实现这样一次难能可贵的重逢吗？是的，他或许会毫不犹豫，不惜一切代价地这样行事。那怎么现在又不愿欣然接受这一意外的幸福，反倒心中暗暗厌恶呢？他出于人们所说的礼节，曾经洒下那么多眼泪，体味了那么多的苦恼，经历了那么多的烦扰，莫非如今又得从头尝试这一切吗？在这些分离的日子里，他对

亡友的情谊已经抛到九霄云外，荡然无存了。

“是的，我来了，”阿帕凯尔回答，两手痉挛一般频频地揉着毡帽的帽缘。“我……但是你知道，我们之间用不着讲客套话，……或许我打扰……”

“打扰？你说这是打扰？”托尔蒂抑制不住愤懑，“托尼，我压根儿不想打听你从哪里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居然说这是打扰！真说得出口！”随后，他满腔怒火地自言自语：“现在我该怎么办？”

“听我说，阿梅德奥，”阿帕凯尔说道，“你不必生气，……再说这不是我的过错，……那儿”他向空中打了个含糊的手势，“也很不安宁。……所以我还需要在这里逗留一个月，……一个月，如果不是更久的话。……你晓得，我原先的寓所搬进了新的住户……”

“这样说来，你打算在我这儿住宿？”

“住宿，我已经不复需要睡眠，……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角落，……我不会给你增添烦恼，我不用吃饭，不用喝水，不……不需要使用盥洗室。我只求不受风吹雨打，不必整夜在街头流浪。”

“倘若下雨……你会淋湿吗？”

“淋湿自然是不会的，”阿帕凯尔微微一笑，“但雨水使我烦闷。”

“那么，你是打算在我这里过夜？”

“如果你允许……”

“如果我允许！……我不明白，像你这样聪明过人，我的老朋友，……经历了漫长的人世，竟然这样不明事理。瞧，难怪你生前连个家庭都没有！”

阿帕凯尔惶惑不已，向门口退去：“请原谅，我，我以为……再说只不过一个月。……”

“那你是不想理解我的意思！”托尔蒂的尊严似乎受到了伤害。

“并不是为了我……而是孩子们！……孩子们！在你看来，让两个年龄还不足十岁的孩子见到你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你应该明白你目前的状况。请允许我粗鲁地直说，你，你是个幽灵。……我亲爱的，我不能容忍一个幽灵进入我的孩子们生活的地方。”

“那么，你不愿意提供任何方便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刚说到半截儿，阿帕凯尔倏忽消失了。楼梯上传来远去的急促声响。

时钟敲过十二点半钟，音乐学院院长马利奥·塔布拉尼参加完音乐会返回寓所。他走到他的套房门前，刚把钥匙塞进锁孔，转动了一圈，忽然听到背后传来悄悄的声音：“马利奥，马利奥！”他急遽转身一看，发现是阿帕凯尔。

塔布拉尼以在生活中擅于外交手腕，机智精明，老谋深算著称；他的这些长处，抑或说缺陷，使他平步青云，高升到了跟他的浅薄品德极不相称的地位。他马上估量清楚了眼前的局势。

“噢，亲爱的，亲爱的，”他的语调洋溢着热情，“噢，亲爱的，亲爱的……倘若你知道……我心里的空虚……”

“什么？什么？”阿帕凯尔问，他多少有点儿耳聋，因为幽灵的官能感觉是迟钝的。“请你慢点儿说，我现在的耳朵不像当年……”

“噢，我明白了，亲爱的。……可是我不能大声嚷嚷，婀达在里边安睡，而且……”

“请原谅，你不能让我进去一会儿吗？我已经几个小时不曾歇脚了……”

“不，不，千万别这样！倘若被白里茨发觉，事情就糟了。”

“什么？你说什么？”

“白里茨，我养的一条狼犬，你认识它吗？它会发出狂吠，唤醒守夜者，……然后天晓得……”

“那么，我能不能暂住几天？”

“跟我住在一起？噢，亲爱的阿帕凯尔，当然，理所当然！你可以想象，对于像你这样的老朋友……可是，请原谅我，这狼犬怎么办呢？”

这一提醒顿时使阿帕凯尔惶惑窘困起来。他试着用感情来打动他的朋友：“你还记得吗，马利奥，一个月前，在举行我的安葬仪式的时候，你曾在我的墓前慷慨激昂地发表悼词，失声痛哭，……我清楚地听到你抽泣不止，哽噎难言……”

“噢，亲爱的，亲爱的，别对我提这些了！……一提起这些事儿，我这儿就简直宛如刀剜……”他把一只手按住胸口，“我的上帝，我仿佛觉得白里茨……”

“从室内果真传来隐隐的吠声。

“劳驾你稍候片刻，亲爱的，我进去让那讨厌的畜生安静下来。……亲爱的，只一会儿。”

他像鳗鱼一样狡捷地溜了进去，随身紧紧闭上门，上好门闩。接着，是一片沉寂。

阿帕凯尔静候了几分钟，然后低声呼唤：“塔布拉尼，塔布拉尼。”里边毫无动静。他又怯生生地叩叩门，但依然一片沉寂。

夜更深沉了。阿帕凯尔想到佳娜；他往日曾是这个随和、善良的姑娘的座上客。佳娜住在一幢古旧、偏僻的公寓里，拥有两间屋子。下半夜三点钟，他来到佳娜的寓所。幸运的是，像这样杂乱的公寓楼房时常发生的那样，大门半掩着。阿帕凯尔精疲力竭，吃力地登上第五层。

过道里一片阴暗。阿帕凯尔顺利地找到佳娜的房间。他小心翼翼地敲门，听不到反响；又连续敲了几下，直到传来佳娜睡意浓重的声音：“谁呀？半夜三更有什么事？”

“是我，托尼。就你一个人吗？请开开门。”

“半夜三更有什么事呀?”她像平素那样温顺而懒洋洋地重复。“稍等一会儿,这就来。”随即传来漫不经心地趿着拖鞋,扭亮电灯和用钥匙开门的声音。

“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打扰人?”她打开了门,随即准备朝卧室走去,把关门的事留给客人,蓦地,阿帕凯尔的形象映入她的眼帘,她本能地打了个寒颤,不知所措,惊惧地瞅着他;直到这时,她方从睡态朦胧中苏醒过来,脑际浮起可怕的记忆。

“可是你……你……你,”她想说:你已经去世,我记得。然而,她缺乏胆量。她向后倒退,两只手不断地做着推挡的姿态,不让他靠近。“你……你……走开! ……看在上帝的份上,走开!”一阵狂叫以后,她睁大一双布满恐惧的眼睛,恳求说。

“我请求你,佳娜……我只需要稍稍休息一会儿。”

“不,不,走开! 你怎么能这样想,……你想让我发狂吗? 走开! 走开! 你打算把整个公寓都吵醒吗?”

阿帕凯尔满怀凄怆,木然地站着。佳娜两眼直愣愣地盯着他,用手在身背后的屉柜上慌乱地摸索。她顺手操到一把剪刀。

“我走,我走。”阿帕凯尔张皇地说。

女人以绝望的胆量挥舞剪刀,逼近阿帕凯尔;两片锋利的刀刃毫无阻挡地径自插进并深深刺透幽灵的胸脯。

“噢,托尼,请宽恕我,我不想……”女人慌乱地说。

“不,不……啊,好疼……我请求你,喔唷……”他像狂人一般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

院子里,一阵轰响,一扇百页窗打翻在地。公寓楼里传出忿忿的喊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天哪,快四点钟了! ……闹得这样鸡犬不宁。……”

阿帕凯尔一阵风似地逃之夭夭。

还能向谁诉诸请求呢? 去找圣卡里斯多教区神甫的助理? 抑

或去找他初中的同窗好友堂·拉伊蒙多？令人尊敬的堂·拉伊蒙多曾在他病榻前施行临终的宗教仪式。

“滚开，滚开，可恶的魔鬼！”小提琴手来到他跟前，令人尊敬的神甫对他大吼。

“我是阿帕凯尔，你不认识我了吗？堂·拉伊蒙多，请允许我在你这里稍稍藏身。天色快亮了。没有一个人肯容纳我，连狗都嫌弃我，朋友们统统背弃了我。至少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神甫板着脸孔，“你可能是魔鬼，或许是我的幻觉，我不清楚。不过你倘若真是阿帕凯尔，就请进来吧，那是我的床铺，躺下休息吧。”

“谢谢，谢谢，堂·拉伊蒙多，我知道……”

“不用操心，”神甫平静地接着说，“倘若大主教对我猜疑，你不用担心；……倘若你在这儿藏身招惹来麻烦，导致严重的后果，你也不用为我挂虑。……总之，你不必管我。倘若你来到这里是为了把我引向毁灭的深渊，那是上帝的旨意！……你怎么啦？……阿帕凯尔，你走了吗？……”

这就是幽灵们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而心甘情愿地匿迹于颓坏的房舍、古塔的废墟、深山老林间荒芜的教堂和海浪不停地拍打又渐次消退的悬崖陡峰的缘故！

吕同六 译

两名司机

事过好多年了，我仍然时常暗暗问问自己，那两名驾驶黑色灵车的司机把我母亲的遗体运往远处陵园的时候，他们说了些什么。

当时出殡的路程较长，有三百多公里，尽管道路平坦，灵车却缓慢地行进，我们子女们坐在约摸一百米开外的小车里，测速计在时速六十至七十的数字之间来回滑动，也许灵车在建造时就是为了缓缓行进的。我想，灵车开得如此缓慢，大概是规矩就是如此，如果开快，便是对死者失敬行为，真是荒谬可笑得很。相反，我敢打赌，我母亲是愿意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行进的。速度快了，倒能使她想象到这是通常的无忧无虑的星期天的郊游，目的地是我们的贝鲁诺别墅。

那是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初夏的大好时光，四周的田园风光美极了，谁知道她曾上百成千次经过这里，然而这一次她却什么也看不见了，太阳当空高照，公路尽头处，车水马龙的奇妙景观，使远处的小汽车仿佛悬挂在半空中似的。

测速计指针在七十到七十五公里之间摆动，我们前边的灵车好像停止不前了。旁边的小汽车风掣电驰地飞掠而过，显得自在而欢快。所有的男人和女士都充满活力，还有美丽动人的少女陪伴着青年男女，坐在敞篷车中，他们的头发迎风飘拂。卡车，还有带拖 斗的货车，超过了我们，灵车继续异常缓慢地向前蠕动，我暗自思忖，这一切是多么滑稽可笑，如果把加速器调到最大限度，把

我去世的母亲送到住于火红色的超级体育场附近的陵园，那么，对于她来说，岂不是一件美妙、动人的事情。这岂不是再使她获得一次真正的生活的小小补充，而车子在柏油路上如此缓慢地蠕动，实在是太像出殡了。

因此，我暗自询问自己，这两名司机眼下在谈论些什么呢？一名司机是高个子，约摸一米八七的个头，有着一副温和的面孔，魁梧的身材，另一名司机也是结实健壮。出发的时候，我只隐隐约约地瞧见他们，他们绝对不是适宜开慢车的那种司机，去开一辆满载钢材的大卡车，倒是蛮合适的。

我继续暗自询问自己，这两名司机眼下在谈论些什么呢？因为这是我的母亲能够听到的人们的最后谈话，是生活留给她的最后话语。他们两人绝对不是无赖，而只是在这样漫长而单调的旅途中理所当然地感到需要讲话。事实是，在他们背后仅仅几厘米的地方，躺着我的母亲。她对于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要知道他们对于这样的事情已经习以为常，否则他们就不会干这行职业了。

那是我的母亲能够听到的人们的最后话语，因为到目的地就将在陵园的教堂里举行葬礼，从那个时候起，声音和话语就不再属于生命，而是另一个即将开始的世界的声音和话语。

他们谈了些什么呢？谈论天气炎热吗？谈论回城时的天气吗？以内行人的身份谈论小汽车吗？灵车的司机看来也属于发动机世界，发动机使他们充满激情。或者，他们正在倾心交谈自己的情爱经历呢。你记得那个我们常常在那里停车加油的小圆柱旁边酒吧间的金发女郎吗？对，正是她。算了，你就谈谈吧，我可不相信。我说得太多了……或者他们径自在谈论什么不堪入耳的笑话？两个男人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孤独地躲在汽车里，也许并不是习惯的事情，因为这两个人肯定以为，只有他们两人，他们身后灵车里那个封闭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完全把它忘却了。

那么我的母亲听到了他们的玩笑和哄笑吗？是的，母亲肯定听到了，她那颗饱受折磨的心越来越收紧了，并不是她蔑视那两个男人，而是因为这是在她非常热爱的世界中的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她最后听到的声音竟是那两个男人的，而不是儿女们的声音。

我记得，当时我们快到达维琴察市了，中午沉闷的热气笼罩大地，竟使万物的轮廓也悠悠颤动起来，我想，我在母亲最后的时刻没有怎么陪伴她，不禁感到胸中一阵刺痛，也就是人们习惯地称之为的内疚。

正是在那一刻，谁知道什么缘故，直到那时，这可怜的记忆的闸门始终没有打开，她的声音的回音开始追踪我，早晨，我去报社之前，走进她的房间：

"你怎么样？"

"昨夜我睡着了，"她回答说。（我不相信是打针的力量。）

"我去报社。"

"再会。"

我在过道中三步并成两步地走着，听见微弱的声音叫我：

"迪诺。"

我转过身来。

"你去用早餐吗？"

"是的。"

"那么，午餐回来吃吗？"我的天哪，这问话包含了多么纯洁、多么伟大而又微小的愿望。她不再要求什么，不再奢望什么，只是问问情况而已。

但当时我有愚蠢的约会，我有不喜欢我的姑娘，总之，她们高明地欺骗我。我当时想在八点半钟回到被老人、疾病和死亡污染了悲惨的、当然令我生厌的家，但一想到这里，为什么不应该有勇气承认这些真实而可怕的事情呢？

“不知道。”我马上回答，“我会打电话的。”

我当时知道，我会打电话说不回来的。她也很快明白，我会打电话说不的。在她的“再会”里包含很大的失望情绪。然而，我是个自私自利的儿子，就像只有儿子们明白这一点一样。

我当时不感到内疚，没有后悔和不安的感觉。我打了电话说明。她非常明白我不会回来吃午饭。

年迈病重，身体已彻底垮了的母亲知道末日即将降临到她头上，如果我可能回家吃午饭，她将会感到高兴，暂时减少些许悲伤。她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只是对我的各种可诅咒的事情撇了撇嘴。因为她在床上已经不能动弹，知道我在小饭厅就感到欣慰了。而我却不在小饭厅。我到米兰转悠去了，同朋友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我是呆子，罪人。此时，赋予我生命的人，我唯一真正的支柱，唯一善于谅解我和爱我的人，唯一的一颗能为我流血的心，我再也找不到别的这样的人，即便我再活三百年，正在死去。

吃午饭前说几句话，对她来说就满足了，我坐在小沙发上，她躺在床上，我谈些有关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午饭后，她愿意让我去我愿意去的鬼地方，她不会感到不高兴，相反，如果我有机会消遣娱乐，她也感到愉快。但晚上出去以前，我会到她屋子里道声晚安。

“你已经打针了吗？”

“打过了，今晚我希望能睡个觉。”

她要求得那么少，但我由于过份自私的习性却不是这种类型的人。由于我是当儿子的，由于我的作为儿子的自私，我不愿意知道爱她的程度如何。而现在，两个不相识的司机的闲谈、玩笑和哄笑，就成为世界上的最后一份赠品，是生命赋予她的最后一件礼物。

现在已经晚了，令人不寒而栗地晚了。地下小墓穴的石门已

关闭了几乎两年的时间了。在暗室里,我曾祖父母、祖父母和父母的棺材一具接一具地把地下的空隙填满,一些小草到处争相伸出嫩芽,几个月前放置在铜花盆中的鲜花已枯萎得无从辨认了。不,那几天病中的她知道再也不能好转了,她要死了。她默默无言,没有责怪我,也许已经原谅我,因为我是她的儿子,但却不是心甘情愿的原谅我的,每每想到这里,我就不能平静下来。

每一个真正的痛苦都镌刻在一个质地奇妙的、类似黄花岗岩的石板上,让它永不泯灭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后多少亿世纪,由我所造成的我母亲的痛苦和孤独永远泯灭不了。我永远也无法弥补。只能赎罪,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她再看我一眼。

但她再也不会看我了。她已经死去,不复存在了。随着年复一年的光阴流逝,她的遗体令人毛骨悚然的腐败、分解,还是不复存在为好。

不存在了吗?确实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我的母亲了吗?

谁知道。如果我独自一人,特别是下午,不时地涌动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进入到身体里面去,就像一个说不清楚的实体占据了我,不属于我,但又无边无际地属于我。我不再是独自一人,我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是一个神秘灵魂的体现。她!然而神奇的感觉持续不长,再过一个半钟头左右,就再也没有了。然后,岁月重又用它干巴巴的轮子压迫着我。

蔡蓉译

权　　力

无限荣耀的财政部长克劳迪奥·里奇三点半走出家门，然而在门外却怎么也找不到接送他上下班的专车。他左看右看，还是找不到。他实在不耐烦了，回到家里给部里打电话。

“我是里奇，”他对接线员说，“给我接秘书。”

电话里却没有回话的声音，只传来插线时发出的“喀哒”、“喀哒”声。然后，传来一个仿佛很遥远的声音：“喂！ 喂！”，接着一阵咯咯作响和咝咝的响声，电话便断了。

“给我接秘书处，快点！”

他又一次叫通了接线员，用命令的口吻对接线员说，而且火气越来越大。

电话里又重新传来“喀哒”、“喀哒”的声音。然后是总机接线员的声音：“很报歉，秘书处没有人。”

“怎么，没有人？ 不可能，肯定会有人。我跟你说，快叫，快叫，我是部长……”

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在白费口舌，因为听筒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一种神秘的共鸣声。对方又一次把电话挂断了。

“今天，我可遇到了无赖。”里奇骂道，恨不得马上惩罚那些失职者。于是，他快步赶出家门，急匆匆地走到附近的一个广场的出租汽车站。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径直向部里赶去。

财政部的前面是一个花园，边缘围有栏杆。大门的拱门前站

着一个警察，拦住了部长乘坐的出租车。

“这里禁止私人车入内！”警察不容申辩地说。

里奇将头从车窗伸出来。“滚！滚！这是什么规矩？我是部长。”

这时，走过来一个士官，可能是值班长官，“请原谅，您是谁？您刚才说什么来着？部长阁下一个小时以前就进去了。”

“去你的。”里奇提高了嗓门，吼道，“你们怎么连你们的部长都不认识了。难道你们没有见到过你们的部长吗？快，快！快躲开。”

那个值班士官还在坚持：“部长有专车，我从来没有见他坐出租车……”

“今天，我的专车没有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到这里停住了，突然意识到，我真是疯了，跟他们废什么话。

这时候，警卫用胳膊肘捅了一下他的长官，向他嘀咕了几句：也许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好吧。”值班长官哼了一声，努了一下嘴巴，说，“去吧。”

出租车穿过花园，开了进去。正门旁边有一个小门。许多人排着长队通过小门往里走，里奇每天早晨都会看到这长队，然而只有今天，他才第一次停一会儿观察着蠕动的人群，心里萌生了一丝好奇又不是滋味的感觉。好在今天天气晴朗，人们都面带笑容。

他放走了出租车，向台阶走去。在门口站着一个穿绿色工作服的门卫，手里拿一根黄莲木的拐棍。他想，门卫为什么不调整一下自己的视线？为什么不向他致意？原来是新来的门卫，还蓄着一撮小胡子。

“您，请原谅，您去哪儿？”门卫移动一下脚 步，用拐棍挡住了里奇的去路。

里奇失去了耐性。“怎么着，今天你们全都疯了？”他愤愤地吼

叫着，“我是部长。”他用力一推，把门卫推到了门柱上，快步走了进去，一直向电梯走去。

“纳尔代拉。喂，纳尔代拉。”门卫转过身去喊叫，仿佛求救似的。门卫的头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他也是一个陌生的面孔。

“您，您要去哪儿？”他大步赶到里奇的前面，问道。

里奇迎了上去，用食指使劲顶着他的前胸，说道：“你，你是什么人，连你的部长 都不认识了？”

这时，终于有一个里奇认识的职员走过来。跟里奇在一起，他显得很不安，脸也涨红了，一把拉住了里奇的一只胳膊，很有礼貌地把他拉到了一边。他对里奇说：“噢，博士。别急，请从这儿进去吧。您别着急，他们也是奉命这样做的。请走这儿。”他拉着里奇沿着走廊向公众使用的楼梯口走去。

“您能告诉我吗？你们到底是怎么啦？这儿发生了什么事？爆发了革命？”

那人有意躲闪，吞吞吐吐地说：“噢，博士先生（谁知道他为什么不称他部长阁下呢？），请别多问我。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也是一个可怜的人，请别给添麻烦……如果您想上去的话，要从这儿上去，博士先生。”

里奇感到惊诧，但也毫无办法，沿着楼梯往上跑，脑子里乱极了。发生政变？突然罢免了我的职？或者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部长办公室主任拉·弗莱沃尔会给他解释这一切的。可是，楼梯却这么高，又这么陡。当爬上楼梯平台时，他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他从来没有从这个楼梯来办公室。这里有一个前厅，人来人往。里奇从人群中大步流星地穿过去。

“拉·弗莱沃尔。”里奇大声喊，“弗莱沃尔的办公室在哪儿？你们赶快带我去找他。”

他这么一嚷，人们都惊奇地望着他。一个年老的警卫立即跑了过来。

“先生，请您不要这样大声嚷嚷。不然，我要受批评的。你如果想找头儿的话，请走这儿，跟我来。请不要再喊叫了……”老警卫责备里奇，话音里没有一点刻薄的意思，仿佛是从他心里随便发出来的。

“怎么，你不认识我？我是部长啊！怎么不认识我呢？”当老警卫领着他穿过走廊和办公室的时候，里奇气喘吁吁地说。

他爬了几层，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幸好他们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里。

这间办公室里摆着一些金黄色的老式家具，沿着周围的墙放着一排木椅。这里已经有六、七个人等在那里。里奇累极了，坐了下来。他心里想绝对没有必要发火，自己无论如何得控制着自己，重要的是能够见到拉·弗莱沃尔，他会立即澄清这场误会的。

没过一会儿，门打开了，一个小伙子从门缝里探出头来，向等待在那里的人们中的一个做个手势，招他进去。

就这样，三个小时过去了。

最后，轮到了里奇。小伙子将他领到一间宽敞朴实的办公室里，让他坐在一个长板凳上。还没容他开口，小伙子便一句接一句对他说起来。

“拉·弗莱沃尔今天不来，别人也不会来。我也有许多急事要办。请你干脆点回答我的问题，行还是不行。这里倒有个位置，搞清洁卫生。晚上等大家都下了班，办公室空闲的时候打扫，工作量不小。工资么，二万二千里拉，外加工资补贴和生活津贴。你懂了吗？这确实是一个美差啊。”

“但，我……”里奇站起身来说。

小伙子抬起右手，使劲压了一下裁纸刀。

“我请你，我请你，”他打断了里奇的话，“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的好人儿，我有许多事急着要办，你只要回答我，干还是不干。”

“我……”里奇有些结巴。

“那么，快呀，得啦，就在这里签个字吧。”

里奇机械地在一份老长的文件上签了字。他自我劝慰：我还得耐心点，重要的是能够留下来，不管付出任何代价，然后一切都会搞清楚的。

小伙子按了一下电铃，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身着制服的当差。

“这位先……”年轻人用手指着里奇正要说下去，忽然停下来，他本来想叫里奇“先生”，但又觉得不合适，“就是他，新来的做苦力的。你告诉他该干些什么。你给他些工具，给他件工作服。部长阁下说不定早走了，办公室里没人了，你可以叫他去打扫了。”

就这样，里奇胡乱穿了一件肥大的蓝工作服，一只手提一把扫帚，另一只手提了一只水桶和一块抹布，来到自己的部长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宽敞豪华，摆着镀金边的家具，电话，墙上挂着大地图。这一切都显示出无限的权力。

“好吧，现在我把你留在这里。”当差对他说，然后随手将大吊灯关闭，打开一只罩灯，说：“我可告诉你，把灰尘打扫干净。”他想一想，又说：“不光是灰尘，不光是灰尘，还有烟灰，我过一个钟头再来。”

里奇一个人待在这里。他立即冲向自己宽大的办公桌，桌上的办公纸完全是新的，另外桌上的文件、小册子、资料，他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那些东西，笔呀、烟呀、还有笔记本，都到哪里去了？他想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但锁得死死的。

天哪，这时他感到累极了，浑身仿佛要瘫了似的；心里充满惶遽、苦涩。里奇一下子瘫坐在属于“他”的松软的沙发椅上，胳膊肘

支在办公桌上，头深深地埋在两手之中。

此时此刻，他突然明白了：并非是由于发生了革命，也不是被正常的免了职，也不是什么误会，只是自己的命运在捣鬼。为什么？往上爬的时候，道路是那么遥远又那么艰难，几乎耗费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和一切，当到达顶峰的时候，突然跌了下来，仅仅在一瞬间又滑到了年轻里开始往上爬的起点。像这样，人总是不曾想到，一旦突然受了挫折，就会感到痛苦，就会哭泣，怨天尤人。而且，不会死心，还要挣扎着再往上爬。即使渐渐地往下跌，直到跌到最底层，按理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和思索，但是到完全醒悟时又为时太晚了。历史这样记载着：有人摔倒了，也有人往下滑，哪怕是仅仅滑下去一米，然而再也不会往上升了。

里奇被一阵猛烈的敲打给弄醒了，他也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他睁开双眼一看，先前的那个当差正拍打着他的肩膀，鄙夷地对他说：

"阁下真行啊！向你道喜！怎么，睡了一小觉？"他把手放了下来，又说："这沙发椅，舒服不？你小子野心倒不小，你……"说罢，他发出了一阵可怕的笑声。

"噢，请原谅。"里奇温顺地哼了一声，"请原谅，请原谅。"

于是，他跪在地毯上，拿起一块抹布，开始擦拭沙发。为的是让部长来上班的时候，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打扫得真干净，他真能干。

温承德 译

对于氢弹的恐惧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四周是死一样的沉寂。我觉得今天的电话铃声响得比往常分外的长，发出一种既沉闷又刺耳的声音，看来是不祥之兆。

我打开了灯，披着睡衣走去接电话。这个季节，天气很冷，仿佛室内的家具也深深地埋在夜幕中。这夜色中充满神秘，又夹杂着某种预兆。我猝然从朦胧状态中惊醒过来，突然发现了这些异样的家具。我顿时感觉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有些异样而深沉。在这样的夜晚，命运之神又向世界悄悄地迈进了一步。

“喂！喂！”话筒中传来一个似乎熟悉的声音。朦胧中，我一时又辨别不出是谁的声音。

“是你吗？……怎么，请告诉我……我想知道……。”

这一定是一个朋友。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出他是谁。他呢，又真怪，又迟迟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

我也顾不得掂量他的话，便打断他说：“你不能明天再给我来电话吗？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现在是零点十二分。”对方回答。然后沉默不语了，仿佛他说的够多的了。说真格的，我还从未在深夜里被吵醒过。我觉得有点儿兴奋。

“什么事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没什么。”他答道，但声音显得有点窘迫，仿佛有什么

事，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听人们说……但没有什么要紧，没什么要紧……请原谅。”他放下了话筒。

为什么他要这个时候打电话？另外，他到底是谁？一个朋友，一个熟人，这当然是人，但是，到底是谁？我苦思冥想，然而始终没有猜出来。

我刚刚回到床上，电话又第二次响了起来，而且比刚才还要刺耳、激烈。我马上听出来了，根本不是先前那个人的声音，而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喂！”

“是你吗？……啊，幸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这次，我完全听出来了，是路易莎。她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姑娘，给一个律师当秘书，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她了。听到我的声音，她显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是为什么？多年了，她早已销声匿迹，而今深更半夜又突然冒了出来，给我打电话，而且声音又这样惶惶不安。

“什么事啊？”我急促地问道，“能告诉我吗？”

“噢！谢天谢地！……你知道吗，我刚才做了一个梦，一个可怕的噩梦……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到现在心都跳得厉害……所以，我就不得不……”她用一种战兢兢的语调说道。

“发生了什么事呀？你是今天夜里第二个给我打电话的。啊呀，到底出了什么事？”

“请原谅，请原谅……你是知道的，我有点神经过敏的毛病……请你去睡觉，没事了，去吧。我真不想让你着了凉……再见。”电话挂断了。

我呆呆地伫立在那里，手里拿着话筒，周围一片沉静。灯光照常照耀着室内的家具，但是显得有些反常，仿佛谁正在吐露什么隐情，但欲言又止。在他的内心深处，这种隐情又深深地埋藏起来，这样我们谁也无法知道。这也许是深沉的夜晚的一种极其平常的

现象罢了。因为我们实际上只能认识到他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却又那么广漠，还未被人们所认识，我们即使是有时偶而遇上了，反倒使我们有些害怕，不习惯。

一切都恢复了宁静，整个房子无声无息地沉睡在宁静中，酷似乡村夜晚那样地静。然而，他们俩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说不定他们听到了什么关于我的消息？也许是什么不幸的消息？也许有了什么预感或者做了不祥之兆的梦吗？

真是莫名其妙！我回到床上，欣然一头钻进温暖的被窝。我关灭了灯，然后用我习惯的姿势趴着睡。

正在这时，突然响起了门铃声，响了很长时间，连续响了两次，响声直楞楞地钻进了我的骨头里，沿着脊椎骨往上窜。看来准是出了什么事，或者正在发生一件涉及我的事情，而且会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毋容置疑，一定是件痛苦悲惨的事情，已经事到临头了。

我的心怦怦地直跳，打开卧室的灯，但是，我没敢开亮走廊的灯光，我心里总有点担心。天晓得，说不定门外有人通过房门狭小的缝隙正在看着我。

"谁呀？"我鼓起勇气，用一种铿锵的语调问道。然而，我的声音正颤抖，声调也完全变了样，显然很可笑。

"谁呀？"我又问道。但没有人回答。

于是，我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门，将一只眼对准很小的窥视孔，这样对外面看得清清楚楚。楼梯平台上空荡荡的，连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只有楼梯上的灯闪烁着一种微弱、暗淡、沮丧的光。每当晚上人们回到这座公寓看到这种灯光就会感到现在生活的重负。

"谁呀？"我又一次问道。然而，还是没有人应声。

这时候，传来一阵声音，这声音并不是来自门外，也不是来自楼梯的平台和楼梯下面的平台，而是来自楼下，也许是地下室，仿

佛一种重物在狭窄的地上艰难地拖拽发出的剧烈的凄怆的声音，整座楼房也在震动。天哪！这声音显然是一种东西与另一种东西互相摩擦发出的声音，从里面发出一种尖利刺耳吱吱嘎嘎的声音，就像是一根大梁正在断裂和用铁钳子拔牙时发出的声音。

我还是弄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我立即觉得总是同刚才打给我的电话和门铃声有关，又是在这种暗淡幽怨的深夜里。

长长的撕裂声音重新响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从下面往楼上袭来。此时，我听到一阵人们嘁嘁喳喳嘈杂的喧哗声，然而很低，是从楼下传来的。我再也忍不住了，蹑手蹑脚地打开门锁，把门打开一半，伸出头向外张望。

楼梯上站满了人。有的人胡乱披着衣服，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甚至还光着脚。房客们全都从自己屋内走了出来，靠着楼梯的扶手，惶惶不安地向楼下望着。我惊讶地看着他们，他们一个个被吓得脸色苍白，四肢一动不动，仿佛瘫痪了似的。

"喂，喂！"我低声喊道。我吆，还是我，不好意思穿着睡衣走出去。阿尔温塔，就是五层的那位太太，她把头转向我，完全是带着一种责怪的神情，况且头上还戴着卷发夹子这些鬼玩意儿。

"出了什么事？"我低声问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敢大声说话，尽管大家已经被惊醒了。

"嘘！"她也小声地"嘘"了一声，声音很悲伤。你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就像一个病人被医生诊断患了癌症时一样悲伤。

"原子弹！"她用手指指梯下说道。

"什么？原子弹？"

"运到了……正往楼里搬呢……是给我们大家的，给我们大家的呀……你上这儿来看看呀！"

原本，我这个样子真不好意思走出来。此时此刻，我不顾一切走到楼梯上，拨开两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往楼下望去。我看到

一个很大的黑乎乎的东西，像是一个很大的箱子，几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人用绳子和杠子往里抬显得很忙乱。

"就是那个东西？"我焦急地问道。

"不错，你想是什么呢？"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傻瓜说。然后，他毫不客气，自作聪明地说道："是氢弹，你知道吗？"

人们发出一种鄙夷的笑声，没有一点欢快的气氛。

"什么埃及的氢弹！是氢弹，氢弹！真倒霉，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他们偏偏把这东西寄给我们圣·朱利亚诺八号楼的居民。"

一阵嘈杂的喧嚣过后片刻，人们的吵嚷声又越来越激烈。我听得出来：有女人们悲切的哽咽声，有男人的咒骂和叹息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竟不能自制，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大哭一边在台阶上跺着右脚。

"这真是不公平！"他哭丧着脸说，"我只是偶然来这里！……我仅是路过这里！……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明天一定得离开这里！……"他的怨诉情真意切，使人真受不了，每个人的心紧紧地缩在一起。

"我吆，明天……"一位五十多岁的人，我好像认识他，他是八层楼的一位律师。他毫不客气地对前面那个人说，"我吆，明天还得去吃饺子呢，你懂吗？饺子！现在我吃不成了，吃不成了！"

一个女人竟然被吓得失去了魂似的。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拼命摇晃着。"你看他们，你看他们。"她指着站在她身后的两个孩子，低声哀叹，"你瞧这个小天使，多可爱！你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难道上帝要惩罚我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此时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身上发冷。

从楼下传来又一阵巨大的响声。那个大箱子被挪动了好一段。我情不自禁地向下面看去，那个可怕可恶的东西被挪在一盏灯下。它上面涂了一层轻快的天蓝色油漆，上面贴一大堆字条和

标签。人们都拼命向前挤,有的爬在楼梯扶手上,争着看看这个可怕的东西。

一片杂乱声中,有人嚷道:“什么时间爆炸?今天夜里炸吗?……马里奥,马——里——奥!你叫醒马里奥了没有?……吉莎,你拿了热水壶了吗?……哎!孩子们,我的孩子们!还有你,给他们打电话了没有?是的,我对你说,去打电话呀!你看看也许他能想点办法……亲爱的先生,你说这太荒唐了,这是指我们……,是谁说的,这只是我们的事?怎么能这样说呢?……佩佩,佩佩,你用劲拽我,我求你,你拽紧我!……接着是祈祷声,乱成了一团。人群中,一个矮小的女人手里攥着一只已经熄灭的蜡烛。

过了一会儿,消息顺着楼梯传了上来,由于激动而变了调的声音不断地从楼下涌了上来,这使人觉得事情仿佛有了点儿变化。从人们的表情和欢快般的语调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好消息。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们焦急地从高处喊话。

终于,消息又断断续续地传到我们六层。

“那东西上有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有人说。

“什么,有姓名?”“是的,有收原子弹人的姓名。……这是寄给某个人的,你知道吗?并不是送给全楼人的,只是给一个人的。……好了,不是给全楼人的,喔!”人们像发疯了一样,大喊大叫起来,发出了笑声,他们互相拥抱、亲吻。

一瞬间,热烈的气氛又消失了。一个严重的疑虑在每个人脑子里萦绕,大家都在想象万一收件人是自己呢?于是,人群中又出现了一片忧郁的吵嚷声,楼梯上又是一阵强烈的叫声。

“是谁的名字?难道认不出来吗?……喂,姓名怎么拼写的,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吗?(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住在最高一层的牙科医生斯特拉兹大夫)。”

“不是的,不是的,是一个意大利人的姓名。什么,什么?第一

个字母是 T? ……不是的,第一个字母是 B,贝尔加莫[1]的 B。什么,然后? 然后是……第二个字母? 第二个字母是 U,你说什么? U,就是乌迪内[2] 的 U。"

这时,大家都用惊诧的目光盯着我。我从未看见过人们这样兴奋,面孔露出幸福的表情。人群中一个人再也忍不住发泄内心的高兴,发出了一阵大笑,以至引起了剧烈的咳嗽。原来,他就是梅尔卡利老爹,是个地毯拍卖商。我顿时恍然大悟:这个地狱般的大箱子里面便是送给我的特大礼物。这个礼物仅仅是送给我的。倒霉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余的人因此全都得救了。

这还有什么办法? 我恍惚中向门口挪动。房客们用奇特的目光望着我,一个个显得多高兴。楼下,沉重的箱子搬动时发出的恐惧沉闷的咔嚓声顺楼梯不断传来,这种可怕的声音中夹杂着一种手风琴奏出的乐曲,乐曲的主旋律是《玫瑰般的生活多美好》的曲调。

温承德 译

---

② 均为意大利城市,前者原名为 Bergamo,后者原文 Udine。这里指布扎蒂(Buzzati)。

爱因斯坦的约会

去年十月一天的傍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漫步在普林斯顿的林荫道上。这一天，他独自一人，却遇到一件奇特的事情。忽然，也不知什么特殊原因，他的思维仿佛像摆脱了缰索的野狗，顿时自由自在地奔驰起来，他一生致力于揭开人世的奥妙，现在，他一下子认识了周围宇宙曲线，也就是全部空间和时间。就像这则故事所描叙的，他看见了人世间的秘密。

往常，人们总是喋喋不休地说，光凭我们的脑子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宇宙的曲线和它的深度和广度的，因为存在广阔和幽秘的第四空间。这第四空间被一堵又高又厚的大墙包围着，无法进入。人，即使是他的脑子插上飞翔的翅膀，攀登，再攀登，然而永远也够不到它的顶。即使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但丁在世，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领略到比我们人类本身还更伟大、更丰富得多的真理和现实。

然而，也有人认为，只要天资聪明，经过年复一年的钻研，人完全可能洞悉宇宙的奥秘。当世界到处充满烦躁和不安的时候，当火车和高炉喷着黑烟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人在战争中丧生的时候，或者当一双双情侣在都市幽美的公园里的夕阳下温情地嘴对嘴亲吻的时候，一些孤僻的科学家和聪睿的学者坚持不懈地运转着至少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头脑，以发现宇宙的奥秘，获得弄清宇宙曲线和造物的荣光。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瞬间，犹如刚刚从深渊

中向上探出身子，但马上又被拉了回来，他们也心甘情愿。

但是，这种现象常常是悄悄地来临的，没有欢乐的节目，没有军队奏乐，没有纷至沓来的采访，也没有褒奖他的奖章，因为这绝对纯属个人的成就。他可以这样说：我看清楚了宇宙空间，然而没有任何资料、照片以及其它足以证明这是事实的东西。

当这时刻来临的时候，人的思想竭尽全力从极微小的空隙里钻进原本禁止我们进入的宇宙。它诞生和成长于人类之外，但和人类社会一样，也有生命。它可以很快溶化我们的忧愁和烦恼。凭借人类的力量，在那里会看到人生的永恒 。

美丽的十月的一个晚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仿佛悟到了这一切。这一天，天空晴朗，犹如一块透明的晶体，时不时闪烁光辉，金星和灯火辉煌的地球争相辉映。此时此刻，他的心 ，这一块奇特的肌肉，沐浴了上帝无限的慈爱！ 虽然，他是天才人物，不会被荣誉陶醉和侵扰。他觉得自己超脱了红尘，就像是一个穷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里装满了黄灿灿的金子。此时此刻，他的心中油然萌生了一种无限兴奋的高尚的情绪，这种情绪实实在在地占领了他。

然而，就在这时候，似乎要故意惩罚他，神奇的景象又突然消失了。爱因斯坦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毫无目的地沿着两边都是绿色篱笆的林荫道走着，这个鬼地方，既没有豪华的别墅，又没有破旧的茅舍，只有一个加油塔，加油塔的色彩黄黑相间，顶上装有一个荧光玻璃显示器，旁边一条木头长凳，上面坐着一个黑人，仿佛在等待顾客。他穿着一条工作裤，头上戴着一顶红色棒球运动帽。

爱因斯坦刚刚走过去，黑人便站了起来，向爱因斯坦走去。

“先生。”他说。他就这样站着，他的身材显得高大魁梧，看上去长得还不难看，有着非洲人的大脸庞。他微笑时露出的一口白

牙在夜晚余辉中很显眼。

“先生，”黑人说道，“您有火吗？”然后他晃了晃手中的半截香烟。

“我不会抽烟。”爱因斯坦感到很惊讶，停住了脚步，简单地回答他。

“那么，您不想给我喝点什么？”他个头很高，也很年轻，但是有些野性。

爱因斯坦在口袋里找来找去，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他说：“我……我没有想到我一点钱也没带，我真没有随身带钱的习惯，……实在报歉。”说完，他就想走。

“我一样感谢您。”黑人又说，“但是……请……请您留步……”

“您还有什么事吗？”爱因斯坦问道。

“我正需要您。我在这里就是专门等您。”

“需要我？有什么事……？”

“我需要您，为的是一个秘密。不过，我得凑在您耳朵上才告诉您。”他的牙齿在暗淡的夜色中显得更白更亮。然后，他弯下了腰，对着教授的耳朵：“我是小鬼。我是死神的使者，我是来勾你的灵魂的。”

爱因斯坦不由得后退了一步。“我觉得……”他的声音变得有些生硬，“我觉得你总是喝多啦。”

“我真是死神的使者。”黑人又重复道，“不信，您瞧。”

于是，他向路旁走去，从树上折下了一根树枝。一瞬间，树叶便变了颜色，曲卷起来，然后变成了枯灰色。黑人对着树吹了一口气，于是，所有的树叶、叶梗和细枝立即化成灰烬，随风飘散了。

爱因斯坦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头，惊愕地说：“天哪！就现在吗……？就在这里，就今天晚上……就在这街上？”

“这就是我承担的差事。”

爱因斯坦向四周张望，然而却没有看见一个生灵，只有道路、路灯以及远远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和汽车的车灯。他又抬头望望天空，晴朗的天空镶满了星斗，这时金星就要落了下去。

爱因斯坦说道："你听我说，宽容我一个月吧。你现在来的不是时候，我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我只请求你宽容一个月。"

"你要发现的东西，"黑人说，"你会很快在那里知道结果的，请跟我走吧。"

"这绝不是一回事。不费气力知道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我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是极有意义的。我为它奋斗了三十年了，只差一点就成功了。"

黑人冷笑着说："一个月，这是你说的，对吗？……但是，一个月以后，你可不能想法躲藏起来，就是你躲藏进最深的洞穴，我也能马上找到你。"

爱因斯坦真想再问点什么，然而那人早已不见踪影。

一个月，对等待爱慕的人来说，恐怕显得太长了；而对于等待死亡的人来说，一个月又是显得太短了，简直是只够喘口气。

一个月过去了。晚上，爱因斯坦来到约定的地点。这里还是只有加油塔，一条长木凳，上面坐着那个黑人。天很冷。黑人在工作服上面加了一件破旧的军衣。

"我来了。"爱因斯坦一只手碰了碰那人的肩膀，对他说。

"那项工作呢，完成了吗？"

"还没有。"科学家忧伤地回答，"再宽容我一个月吧。我向你保证，这次我准能完成了。请你相信我。我白天黑夜都在干，但是我还没有按时完成。不过，所剩无几了。"

黑人站在那儿，连身子都没有转回来，只是耸了耸肩膀，说道："你们人呀，所有人都是一个样，你们从来都不会满足。你又想拖延，说不定以后又要提出什么新的借口……"

“我搞的这项研究工作也实在太困难了，从来也没有人搞过……”

“噢，我了解。我了解。”死神的使者说，“你是寻找打开宇宙的钥匙，对吧？”

冬天的夜晚，万籁俱寂，四周腾起冰冷的雾。这个时候，最好是呆在家里。

“行吗？”爱因斯坦问道。

“行吧……但是一个月过得很快。”

时间过得很快，四个星期一闪而过。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刮着刺骨的寒风，残枝败叶随着寒风在路上飘动。教授散乱在巴斯克帽外面的灰白头发也在寒风中飘动。那里仍然耸立着加油塔，旁边长木凳上，黑人躺在上面，仿佛是睡着了似的。他头上戴了一顶登山帽。

爱因斯坦渐渐地走近了他，怯生生地碰了碰他的肩膀，说道：

“我来了。”黑人紧了紧身上的大衣，由于天气寒冷，他嗑着牙说：

“是你呀！”

“对，是我。”

“完成了吗？”

“是的，感谢上帝。终于完成了。”

“你完成了这项伟大工程？你发现了你要找的东西了吗？你发现了宇宙奥秘了吗？”

爱因斯坦轻轻地咳嗽两声。

“是的，”教授苦笑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宇宙井然有序。”

“那么，你就跟我走吧。你准备好上路了吗？”

“当然，我说话是算数的。”

黑人突然站起来，发出了一阵非洲人特有的爽朗笑声。然后，他又用右手的食指照着爱因斯坦稍稍弹了一下。爱因斯坦几乎失去了平衡。

“走吧，走吧，老东西……回家去吧。如果你还不想肺出血的话，还不快跑……你么，现在对我来说一点价值也没有了。”

“你饶了我了……？那么，为什么要折腾我呢？”

“只是要你尽快完成你的研究。没有别的意思。现在已经达到目的了……，倘若我不吓唬你的话，天晓得你还要拖延多久。”

“我的工作；跟你有什么关系？”

黑人微笑着说：“对我一点价值也没有……这是那些头头，地狱里的那些阎王们的主意。他们说你先前的发现对他们非常有用……你是没有一点过错的，事情就是这样。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亲爱的教授，你的研究对地狱很有用……。现在地狱就要采用这些新成果了……”

“真可笑！”爱因斯坦忿怒地说道，“世界上还能找到比这更无聊的事吗？我的那些发现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公式、定律，全是抽象的东西，一点也不伤害人，没有任何意思……”

“好呀！”小鬼大叫一声，然后用手指又在教授肚子上捅了一下，“好呀，这么说，他们派我来就没有一点意思啦？照你这样说，难道他们想错了？……不，不，你的研究搞得很好，地狱里，我的那些头头们会满意的……，噢，你是否明白？”

“我明白什么？”

然而，那人却突然消失了。加油塔，还有那个长木凳也无影无踪了。剩下的只有夜幕和寒风，远处的地方——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小汽车熙熙攘攘，争相鸣叫着。

温承德 译

算　帐

他从小板凳上站起身来，干瘦的身躯晃晃悠悠。他轻轻地歪了一下小鸟一般的脑袋，然后又耸了耸两个下垂的肩膀。这是他独特的习惯动作。他是一个营养不足的人，一盏即将耗尽了油的残灯，一个可怜虫。

他抬起发抖的手，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白色信封，用一只哆嗦的手将信封递给站在他面前的诗人约瑟夫·德·津特拉。他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嘴里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终于，他的嘴里不断挤出含混不清的"格歇，格歇"的声音。鬼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的。

他像一张破散了的蜘蛛网，一片枯叶，身体坏得很，非常憔悴，生命之火就要熄灭。然而，他有时穿着燕尾服，一件非常漂亮的燕尾服，挂满了装饰品；有时穿着优雅的军服，戴着肩章和绶带，胸前挂满了勋章；有时穿大将军装，有时穿中将军服，有时穿骑士装，有时穿伞兵服，有时穿坦克兵服、炮兵服和机枪手军服，有时穿上一件，上面再加上一件，里一层外一层。因为，他就是皇帝，是万物和生灵之主宰，宇宙联盟之统帅，南北领地之首领。他是世界之光，不落的太阳。他控制四分之三的地球，行使着无限的权力。

他用颤抖但很有力的手把信封递给诗人约瑟夫·德·津特拉，脚一瘸一拐，脸上挂着微笑。诗人接了过去，学着先人的样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腰弯得很低。

号角吹响了，人们流下了激动的泪花，人群中响起了一片掌声；彩旗招展，镁光灯闪烁，摄影机阴森的镜头像龙的头一样伸得老长。皇家乐队为了赞美神祇奏起了宇宙之歌。

诗人德·津特拉先生授奖仪式就这样结束了，不再举行其它活动。诗人沉浸在荣誉和神圣的感觉中，仿佛在波浪上震荡。只有少数人曾体验过这种感觉。

他已经取得了梦寐已求的伟大成就，但又感到烦恼，突然这种感觉膨涨起来，荣誉就像一个气球，除了空气，一无所有。

诗人穿过皇宫前面的广场，后面跟了一大群人，不时响起掌声，有人按动照相机的快门，一群少女围住了他。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姑娘，修长的身材，个个妩媚动人，争着向诗人提出幼稚有时又理智的问题："您的诗作《地方》的深远意义是什么?""它的潜在的哲学含义是什么?""还有《贺词》，请您解释一下《贺词》!""大师，您是否认为只有未来的人类才能够理解它？或者您认为我们也……?"

他呢，随意地用那些"自然了!""也许"，"当然"的话来搪塞她们。他真想朝她们的屁股上踢上两脚，不过，他很高兴，还是微笑着，跟她们开玩笑。一群崇拜者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搀扶着他。此时此刻，他仿佛感到漂游在电动般的人流里。多么幸福！上哪儿去呢？去鸡尾酒会？去参加宴会？去记者招待会？去参加文学界电视界的会餐？去签定电影合同？要么去赴女明星的家宴？是的，今天晚上，明天晚上，天天如此，辉煌的灯火，高雅的气派，绝妙的机遇，永无止境，那是多么心旷神怡。

荣誉！他付出了无数艰辛才得到它，他几乎奋斗了整整一生(当然仔细想一想，今后就不必这样了)。他为之吃过许多苦，孤独

地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艺术家充满磨难的秘密，凡夫俗子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绝对地信任他，热情地赞美他。他充满自负，洋洋自得，掩盖了像三叉神经痛、爱情的妒恨，这样不可名状的内心痛苦。尽管他着实想放弃荣誉，但它实实在在存在。上帝赋予艺术的荣誉也存在着，很像冉森教派的施恩一样神秘，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实际上道理就在其中。

在那深沉的夜晚，他漫步在一个美丽城市里一条不知名的大街上，周围还围了一群渴望从他身上沐浴一丝荣誉的光芒的人们。连空气的气味也令人陶醉。这些人中间有活泼的年轻人、大主编，有纽约的幽默作家，有长着一张干瘦脸的、汉堡的著名文艺赞助家，还有法兰西岛的搞同性恋的王子，两个留着金黄色胡子的大学生。人群后靠左边的地方，站着一个人，他曾在仪式上见过他。这个人中等身材，面色苍白，穿一身黑衣服，一个完全不惹人注意的人。关于这个人，就这些？也就是这些？每当约瑟夫随便地和这一个或那一个人谈话时，偶然瞥一下人群的后面，便发现他右手挥动着什么东西，像是想引起诗人的注意，或许是一块纸板，一张票子，一本小册子，也许是诗人德·津特拉的一本诗集。也许是他的诗集，因为世界上已经出版了许多译本。他嘴里不时喊一声“先生，先生”，他很谨慎。他也许是令人讨厌的索取签字和题词的追逐者中的一个。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上帝会帮助我甩掉这个人吗？

他迈着轻轻的脚步，一直默默地跟在诗人的后面。此时，夜幕降临，用它无穷的黑暗身影遮住整个城市，时间无情地飞逝，黑暗仿佛要吞掉我们这些毫无保护能力的造物。钟楼在夜雾中显得又高又黑，响起一阵阵钟声。

愉快的伴侣们分别的时刻终于来了，朋友们一个个向他道晚安。诗人约瑟夫·德·津特拉来到旅馆大厅的电梯前面。这时他独

自一人。这是一个豪华的旅馆，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就连电梯也放射出漆亮和金光。年轻的开电梯的侍者脸挂着微笑。厚厚的地毯一直铺到最高一层，走廊里静悄悄的，宽大的门开关时发出叹息声。灯光也那么和谐温柔，盥洗室和一切用品都华美舒适，仿佛在提示诗人的高贵和富有。尽管到处是荣誉，到处写着诗人约瑟夫·德·津特拉的辉煌的名字，然而这个异乡人却感到无限的惆怅，怀着不可名状的欲望，他还想得到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只是从头到脚感到不舒服。

他内心深处的这个“洞孔”越来越扩大，约瑟夫·德·津特拉正要进入 43 号套房，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忽然有个人影。还是先前的那个人，右手挥动着小纸板，也许是本小册子，到底是什么只有天晓得。他还是穿着一身黑衣服，没有着意打扮。

“请原谅，先生……。”他说，但他把最后一个词的一个元音遗掉了。德·津特拉转过脸来瞧着他。他知道，也许模糊地知道，来者不会有特别的需求，要么是令人心烦的崇拜者，要么就是索取签名和题词的收藏家，不然就是文学记者，或者是图虚荣的人，或者是不速之客，绝不会是讨债的家伙。

“请进吧，请。”

他们走进房间。德·津特拉立即看清了他手里的东西。这是一个白色信封，和七个小时之前国王授予诗人的那个信封一样。

“帐单。”陌生人喃喃地说。

“帐单？什么帐单？”德·津特拉惊诧地问道，他觉得是一种不祥之兆，“请坐，请坐。”

那个人没有落座。

这时，德·津特拉才发现他比自己的身材高得多，一张刚强严

肃的脸庞，像罗思柴尔德家族[1] 的保险柜一样结实。

“你是悲剧心态派诗人吧?”那人平静地说，“人们都称你为启示录大师，是不是?”

德·津特拉怯生生地默认。

“你长期描绘恐惧、恶梦和死亡。你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夜晚降临的时候哭泣。你的诗句使多少人的心撕裂和遭受痛苦。你歌颂眼泪和孤独，你赞美绝望和流血。你以描绘人间悲惨的事情为乐趣，而且将这些悲剧演变成了所谓的艺术。啊，你的源泉就是痛苦，你从中又牟取荣誉和金钱。今天你终于有了成就。然而，那种痛苦，你一丁点儿也没有尝过。你观察别人的痛苦，又把这些痛苦写了出来。你把痛苦、忧愁和悲伤留给别人。”

“我是以理解和怜悯的心情去写的。”诗人想为自己辩护。

那人摇了摇脑袋。“也许是真的。但是可惜得很，这儿，在这地球上有法律：一切都得付款，你……”

“我……?”

“艺术是奢侈上等的东西，要比其它东西付出更高的报酬。而诗作又要比其它艺术的代价更昂贵。你的诗句使人哭泣，使人悲伤，使人痛苦。这些痛苦和眼泪变成了火的语言，你又从别人的不幸中借用过来，所以，你的每一部大作就是一笔债。你以为你不付任何代价就能得到一切吗? 你必须得付钱，而且现在就付，亲爱的朋友，现在。”

“什么? 我怎么能……”德·津特拉结巴地说。

“就在这里。”他用稍微怜悯的口吻说，然后把信封交给诗人。

“什么意思? 这里装着什么?”他机械地接过信封。

那人像影子一样消失了。

---

① 德国犹太银行金融家族。

德·津特拉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身上照射着旅馆温柔的灯光。他是一个幸运而富有的男子，惹得即使最美丽的女人也朝思暮想，为之叹息流泪。他是一个伟大的获得桂冠的不朽诗人，使得多少男人萌生了妒恨的心情。他想打开信封，但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打开。事情他早已知道。

他耗费了几乎一生来描写人间的事，从来没有写过自己，而今这些诗作都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变成了他的血肉。在此之前，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构成他的生命。突然间，他觉得他的生命在溶解，变成了一个非常遥远的难以置信的童话。荣誉、金钱、掌声、功勋，对他再也不是至高无上的东西。他仍然精力旺盛迷人，按说今后会有许多值得庆贺的节日。住在先前做梦也不敢想的豪华旅馆的房间里，他已经觉得这一切于他都无关紧要了，一种令人恐惧、令人窒息的东西正扭曲着他的心灵。

他连忙打开窗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望着沉睡的大城市。此时此刻，这座城市不再留恋他了，城市对他来说也毫无用处了。天越来越凉了。雾气濛濛。小汽车发出轻微的喇叭声。从楼下传来断断续续的乐曲声，这是他熟悉的那首《前途未卜曲》，怀念已经逝去的美妙年华。

他倒在了床上。谁能助他一臂之力呢？安静、坦诚和光明的东西一去不复返了，他哽咽了，哭了起来。他终于明白了，那人是有道理的。对于这一点，他从来不曾想到。

温承德 译

现代地狱游记

一 艰巨的任务

一个勤务员走进我的办公室，通知我主编想和我谈谈。已经是上午十点半钟。这个时候，主编肯定还不会来报社。

“主编已经来了吗？”我问。

“也许还没有，一般情况下，他中午才来。”

“那么，是谁叫您来找我的呢？”

“是主编秘书打的电话。”

真有意思。平常，报社里事情处理得非常利索，没有那么多繁琐的传达手续。米兰多少天来总是阴沉沉的。这天，天空灰蒙蒙一片，此时已经十点半钟，随时都可能下起雨来。

接近中午时，主编终于来了。我立即去找他。这天是四月二十七日，天阴，下雨。他的办公室很大，亮着灯。

主编很客气，满脸笑容，客气地请我落座。

“亲爱的布扎蒂先生，好久都没有见到您了。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事吗？”他说。

“我听说您找我？”

“什么。我找您？一定是有谁听错了。不，我没有找您啊。但是，您今天来我这里，我真高兴。”

主编对人总是很热情客气，有些时候，他显得更加殷勤，那么

这就是说他正在谋划某种事情，每当主编比平时更过分亲切时，我们所有编辑便感到进入到一种不平静的糊涂状态中。

主编坐在他那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桌上堆满了一大摞稿纸和文件，这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忙于工作的人，他一只手慢悠悠地抹了一下嘴唇，做了一个放松的动作。

"啊！"他说，"你说的对。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是找过您，那是昨天的事。但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

"派我什么任务？"

"不，不。您瞧，现在我又想不起来了。"他仿佛在聚精会神地想别的事，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布扎蒂，您身体好吧？问您这些真是多余，您的脸色好极了。"

真不知他到底想干什么。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他说，"你好……具体点……为什么？……下一个星期……不要着急……我跟你说……重要的是选择好。"

我准备起身了。于是，他做了一个让我留下的手势。然后，他继续打他的电话。

"可以……但是，有事啊……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必，别……我跟你说还不行……对，就是这个名字，我也这么想……（沉默很长时间），我认为也比较合适……当然喽……我尽快跟他谈谈……好吧……亲爱的，再见。"

他一面对着话筒讲话，一面瞧着我，像是无意中看我似的，心不在焉地看看他对面的墙和家具。

我是个善于动脑筋的人，心想他们总是在谈论我。仿佛他用什么游戏取乐似的。他的目光中也看不出人事安排的事。主编漫不经心地瞧着我，却想着别的与我无关的事。他身上穿着一身深蓝色套服，白色的衬衫，打着波尔多领带，真是帅极了。

他把电话放下。"是斯塔济从罗马打来的电话。"他亲切地告

诉我，“他讲派往塞浦路斯新记者的事……您是知道的，真的，我们想派往塞浦路斯一名常驻记者，至少到……”

“这个，我不知道。”

“您看福松布罗尼怎样？”

“好吆。”我回答，“我不太了解他，我看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

“还有点嫩，不过，还是不错的。”他说到这里，将手指插进西装背心的口袋里，这完全是老绅士的习惯动作，仿佛打算谈问题了，但态度却显得很轻松的样子，好像实际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似的。

“那么，亲爱的布扎蒂？”

“您想派我去塞浦路斯？”

他高兴地笑了起来。“去塞浦路斯？不，您去了塞浦路斯，那我不是看不见您了吗？……不会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更重要……”

我告辞了。当关门的一瞬间，我又转过身来透过门缝隐约地看了一眼主编。他的目光一直送我出了门，并且还一直盯着我。但是，他的脸上原来的微笑顿时消失了，脸绷得紧紧的，像大律师目送着与他攀谈了很长时间的请求辩护的人离去时一样，并且深知他会被判刑。

这时，我明白了：一件奇特令人费解的事情即将发生。从接到勤务员的通知时，我就知道这肯定不是勤务员的主意，而且觉得一件针对我的什么事已经酝酿成熟，正在发展，也许是件对我不利的事情，并不简单是一件新工作，新任命，或者是远差，也不是什么纪律措施或者处罚，我预感到这是完全可以转变我的生活的一个决定。

“他也找过你吗？”当我在走廊里碰到山德罗·盖巴尔迪时，他问我。他是看见我从主编室里走出来的。

“干么说还有我？你，你也去谈过话？”

“我？所有的人：盖尔菲，达米亚尼，波西比斯基尔，阿尔梅里尼。就缺你了。”

“出了什么事？”

“也许是一件牵涉我的事情。真神秘。”

“为什么””

“哼……有时头脑发热……”

主编室门打开了，主编出现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我们俩。

“再见！盖巴尔迪。”我对我的同事说。

“再见！”

我加快了脚步，跑下楼梯，我正欲离去，从上面传来一个声音：布扎蒂先生。

我转过身来，只听声音，却没有见到人。“主编先生，主……主编先生……有请。”

这仿佛是我自己突然扑嗵掉在深渊里的声音，我感到一只毛茸茸的命运之手正触摸着我。

一阵急促的有节奏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从我的头顶上传 下来。那种脚步声，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十分熟悉的，只要一听到这声音，我就心慌意乱。

那个人说：“主编请您。”

主编稳坐在他那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眼睛紧紧地盯着我。

“布扎蒂，有一件事。”他说。

“采访？到哪里？”

“可能是……”

他停住了话音。他将手指互相交叉在一起，这是每当遇到难题和每当重要时刻，他就习惯地这样做。我只好等着他说话。

“可能……我并不是在幻想，但是……我自己也怀疑……也许这倒是个机会……”

“什么事？”

他调整了一下姿势，端正地坐在沙发椅上，决心说出来：

“亲爱的布扎蒂，您是否愿意很好地采访一下地下铁道工程？”

“……地下铁道工程？”我重复他的话，感到很惊讶。

他递给我一支烟。然后，他也点燃了一支。

“在建地铁的工程中，”他说，“他们发现了一个什么叫托里亚尼的工人……偶然，在挖土的时候……在森皮奥内方向……好吧，总而言之……”

我看着他，心里开始有些害怕。

“我应该干些什么？”我问道。

他继续说：“在挖掘米兰地下铁道的时候，他偶然发现……偶然发现……”他显得有些犹豫，欲言又止。

“偶然……”我催他往下讲。

“他偶然发现，”他用一种恐惧的眼光盯着我，“我自己也不太相信这事……”

“主编，您就告诉我……”我再也不能等待了。

“他说他找到了地狱之门……，一种带拱廊的门。”

据说，那些高官显贵、铁腕人物对人生抱有许多奢望的时候显得高大自负。然而一旦接近地狱，又感到惧怕，变得非常脆弱、渺小、可悲。

我问：“能进去吗？”

“他们说可以。”

“地狱？”

“地狱？”

“阴间？”

"是，阴间。"
一阵沉默。
"我？"
"只是一个建议……一个简单的建议……我也真想……"
"没有其他人知道吗？"
"还没有。"
"那么，我们是怎么知道的？"
"真巧。托里亚尼的妻子正好是我们一个老搬运工的女儿。"
"发现这个秘密时只是他一个人吗？"
"不，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那一个会不会对别人讲啊？"
"肯定不会的。"
"为什么？？
"为什么？另一个人好奇心大，进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
"那么，我应该……"
"我再说一遍，只是一个简单的建议……总而言之，对于这些事，您不是很内行吗？"
"一个人？"
"最好一个人。一个人不致被人看见。需要准备一下，不需要通行证。不过，我们报社在那儿没有熟人。至少我们可以向他们了解一些。"
"别抱维吉尔式的想法？"
"不是的。"
"到了那里，得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普通游客。"
"准备准备。那个托里亚尼说……他只是看了那里一眼……他说，从表面上，一切都跟我们这里一样，人呶，有血有肉，并非像但丁写的那样，穿着打扮也和我们一样。他还说，那儿的城市就像

我们的城市，有电灯，有小汽车，因此是很容易混进去的，不过作为外面去的人装扮得完全像也是很难的。”

“我说，那么我得被火烤了。”

“笑话。谁总侈谈火啊？我再跟您说，那里的一切从外表上看和我们世间一样，有房屋，有酒汉，有电影院，有商店。有人说，魔鬼并不这样……”

“那……那么托里亚尼的伙伴为什么没有回来？”

’谁知道……也许失踪了……也许迷失了回来的路，……或许是在那里觉得很好……”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在米兰，而世界的其它地方却没有？”

“不一定。据说有许多这样的地狱之门；每个城市里也有许多，只不过是没有被发现罢了……没有人提起过罢了……不管怎样您得承认，从记者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大目标。”

“从记者角度？……可是谁会相信我们呢？需要报道这些材料，至少也要登些照片。”

我坐立不安，觉得这非凡的地狱之门正在打开。我怎么能轻易地放弃这进去的机会呢？我怎么能开这种不光彩的小差呢。说实在的，我感到有点儿害怕。

“请注意，布扎蒂。我们不应该预言什么事情。我自己也不全信。除了大体上真实的事情外，还有许多个疑点……，您为什么不去找一找那个叫托里亚尼的呢？”

他随手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了那个人的地址。

二《MM》的秘密

就这样，我前去寻找托里亚尼，那个挖米兰地下铁道的工人。就是他偶然在地层下面发现了一个通往地狱的大门。

正如主编对我讲的，托里亚尼的妻子是我们报社的一个老搬运工的女儿，因此，我也知道他的地址。

他名叫富里奥·托里亚尼。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住在维托丽亚门附近的桑勒莫大街32号的一套公寓里。他出来打开了门。

“请进，教授先生……”他说着，指指客厅的门，“只是，我担心……”

…我不是教授，”我说，“请原谅来打扰您。我有一个任务……”

他又高又大，大约四十岁左右，穿一件黑白相间有格的布料西服，里面穿一件白衬衫。他的手又瘦又白，一把计算尺从他的西装口袋里伸了出来。

他是工人吗？不，他实际上是一个测量挖掘公司的职员，并不是工人，他有一张波河下游地区人特有的白皙严肃的脸，脸上总挂着温和的微笑。他的手很大，像是拳击运动员的手。另外看上去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请进……坐在沙发上不好吧？……我马上告诉您……”

“请等一下再讲，托里亚尼先生，我们只想……”

此时，他笑了，说：“我也真不明白，一件事会传得这么广。”

“为什么？怎么，不是真的？”我感到一下子轻松了。那么是个谣言了。这样，采访便可告吹了。

“真是不可思议，请相信我。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我妻子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只有主才知道为什么这事传得那么广……还说得活灵活现的。什么我的那个伙伴兴致勃勃地进去，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您的这个伙伴是谁呀？”

“没有这个人，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请原谅，托里亚尼先生，总是有点真的吧，否则……”

他兴奋地盯着我。“有点真的？啊，这太神了！”他发出了一阵毫无恶意的大笑。

这时，我站了起来。我感到赏心悦目般的轻松，仿佛去看医生时心里揣着一种极为恐惶的心情，然而医生却说我一点毛病也没有时一样轻松。我扪心自问，主编会对这种荒唐的事情信以为真吗？而我也就随随便便地相信了？地狱在米兰？哈得斯之门[①]竟在产生经济奇迹的都市？我真想点上一支烟。

“打扰您了，再一次向您致歉。您知道，这是记者的任务……”

“没有什么，不算什么打扰，相反，我真荣幸，认识了您。”

这时，我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在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部老版本的《神曲》[②] 配有多雷[③] 的插图，书是打开放在那里，从远处也可以看见这一页上，但丁和维吉尔[④] 从乱石堆里向深渊的黑沉沉门走去。

这像一阵钟声，又像一把钩子，把我缚住了。在我的身边传来托里亚尼温柔的声音，这声音一直伴随着我走出门外。

“是在夜里。”他说，“大家轮流上班，一辆格兰德——霍珀挖掘机刚刚过去，石头和泥块从挖掘机斗散落到地上的时候……”

“我的天啊！那么真有此事喽？”

“唉呀，教授，这并不是大惊小怪的事，您如果确实想看的话，我可以带您去看看那个确切的地点。”

---

① 哈得斯是主宰阴间的冥王。哈得斯之门即地狱之门。

② 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长篇叙事诗，全诗共分“地狱”、“炼狱”、“天堂”三篇，长一万四千余行。

③ 居斯塔夫·多雷(1832～1883)，法国著名版画家。多雷为《神曲》、《疯狂的罗兰》等名著插图。

④ 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洛(公元前 70～19)，罗马文学“黄金时代”主要诗人之一。

米兰地铁工程师罗佩特·维切尔米尼先生虽然根本不相信这件事，甚至连一丝一毫他都不相信，然而他倒是个对人和蔼可亲的人，竟然答应陪我和托里亚尼去阿门多拉广场地铁站。米兰博览会期间下个不停的雨今天也停了，一弯美丽的新月辉映出皎洁的光芒。广场中央电子钟的指针正好是一点五十分，离死亡般的时刻还有十分钟。看守把中间楼梯的一扇铁门打开，然后开了灯。

下面的月台好像已完工，随时都可能有来来往往急匆匆的人们在这里等车。然而，此刻却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真漂亮。”我想为自己壮壮胆子，说道，“我觉得修得真好。”

“维切多米尼工程师转向托里亚尼，用一种冷嘲热讽的口吻问：“那么，在哪儿呢？”

他的助手回答说：“在第一站台的尽头。”

乘客出入全都由旋转门和栅栏所控制。进口是旋转式的，有三个空档，一个空档有一百二十度。乘客将票塞进检票机的狭窄的孔里，电子检票机开始检票。票如有效，便卡票，旋转门自动打开，放乘客进去，重新关闭。如果乘客塞进检票机一张无效的票，警铃便发出响声。

但是，现在进口的旋转门停止了转动，也没有人把票塞进检票机狭窄的孔里，电子检票机也不在运转，也听不到警铃。因为一切都在等待，忙碌的运转还未开始。

我们走下去，沿站台来到西北端。大约在距离顶端二米的地方，托里亚尼伸出食指指着一堵高高的用带有红色和深灰色斑点的花岗石砌成的墙上的一块石板，说：

“没错，就在这里。”

他没有一点笑意。

“现在已经砌好了，堵死了。”

“这些石板是可以卸掉的，在墙的后面穿过很多电缆，这是预

先设计好的，这样可以检修，对吧，工程师？”

工程师点头默认。

“那么，在这块石板的后面……”我问，“那个有名的门就被堵在后面喽？我想是这样。”

“只堵了四分之三。”托里亚尼解释说，“在下面安了一个小铁门，能爬着进到里面。”

工程师目光盯着他说：“亲爱的托里亚尼，看您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

“我想是这样，工程师。”

弯弯曲曲的新站台死一样寂静，仿佛一切都绝对静止似的，只有从黑暗的隧道深处传来断断续续的几声神秘的嗡嗡声。

“您认为那个通道，那个走廊，那个洞，或鬼知道是什么的，就在这里吗？”

“不错。”

“在这里工作的其他人都没有发现什么？”

“当然喽，都看见了，但大家以为这可能是古时候的壕沟，就像斯福尔扎古堡[①]周围的壕沟一样。只有我进去看了。”

“您一个人？”

“是的，我好不容易才走了两米多，遇到一块塌方，塌方几乎完全把通道给遮上了，要过去得费不少劲。”

“那儿是什么？”工程师好奇地问。

在每个站台的尽头，火车开来的一侧有两个焦距不等的电视监视器，一个为的是观察整个站台，另一个观察较远些的地方。车站调度员根据需要选用两个荧光屏。调度员有两个监控器，监控

---

① 斯福尔扎古堡是十五世纪建筑于米兰的城堡。

器牢牢地插在上面，有一个就足以监视每个站台了。但是，此时此刻，调度员对两个荧光屏不作任何选择。因此，这个时候，这里也没有什么调度员，也没有拥挤的乘客。这时的乘客只有一个人，他正准备出发，去一个遥远的国度。

“再过二十多米，”托里亚尼说：“我看见尽头有一些光亮。那里有一个狭小的梯子，一直通到地面。”

“那么，您就上去了？”

“是的，先生。”

“出口在那里？通到博览会吗？”

“是一条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路，路上挤满了小汽车，道路完全阻塞，小汽车都停着不动，想动也不能动。人行道上，人们熙熙攘攘，南来北往，犹如……您想就像捅了一下蚂蚁窝一样，成群结队的蚂蚁挤来挤去，不是吗？”

“您说的地狱就在这儿？这不是附近的一条街吗？只是您不熟悉吧。”

“不可能，工程师先生，走着瞧吧。我走进隧道是夜里两点。然而，那里……那里却是晴朗的白天。当我返回来时，路上最多只用十分钟，但是这边却是夜晚。如果不是地狱，那……”

“会不会是炼狱？有硫磺的气味吗？您看见火焰了吗？”

“没有看见火焰，但是那些不幸者的眼睛里放射出一种奇异的火光。”

这时工程师显得有些忿怒，仿佛是别人捉弄了他似的，生气地说：“够了，我们来看看它，看看那个小门，注意一下四周，亲爱的托里亚尼。我们的布扎蒂先生还在着急呢，跟着您走吧。”

托里亚尼转向入口的梯子，像牛似地大声喊道：“安塞尔莫！？宽阔的地道里传来一阵深沉的回声。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人立即出现在下面的地道里，肩膀上还斜

挎着一个皮的工具袋。

托里亚尼向他做了个手势。他么，是个工人。安塞尔莫推了一下边上的墙。墙移动了，打开了一个洞，像是一个小吊桥似的。按照不同的线路，线盘缠了一圈一圈的电缆，电缆的包皮有红的，有黄的，有蓝的，也有白色的。

“这儿。”托里亚尼指着地面一边的一个小铁门说。小铁门是圆的，上面安着合叶，交叉地突出在上面，用三个弯曲的螺丝固定着，像是轮船上的舷窗似的。

“这，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检查下水道的通道吗?”工程师惊叫道，“上呀，托里亚尼，叫人打开呀。你们会听到水的响声。您想会有多臭。”

工人拧开那三个蝶形螺丝，打开了小门。

我们跪在地上往里一看，里面漆黑一片。

“这不是流水的声音。”我说。

“不一定是水。”托里亚尼满意地说。

工程师不知嘴里咕哪了些什么，向后退了几步，他显得彷徨、困惑不安和有些恐惧。

从隧道的深处传来的响声到底是什么声音？这可怕的声音意味着会发生什么？在一片嘈杂的疯狂的喧嚣声中时不时地夹杂着低微深沉的人的话语和喊叫声，仿佛是人们走过漫长的灾难深重的一生，濒于死亡的二三秒种的时间里发出闪电般的哀叹，或是机器的哀怨声和抽泣声，或是人这部腐朽瘫痪了的机器发出的痛苦悲哀的呻吟声？或是巨大坚硬的东西像暴风雨般地从上面倾泻下来，又砸碎了什么东西发出的可怕声音，被砸碎的东西也发出一种痛苦的脆弱声。

“别，您别去了。”工程师对我说，他的声音却很低微。

顾不得许多了！我穿上了工作服，手里拿了一个电筒，跪着钻

了进去了。

“再见，教授。”托里亚尼说，脸上有一丝微笑，“请原谅。这都怪我。或许我不应该提这件事。”

我低着头钻了进去，匍匐向前进。杂乱声变得越来越大，远处露出一丝光亮。

三　女鬼们

走了二十米后，隧道结束了。脚底下是一个又窄又小的梯子。梯子上面就是地狱。

从上面投下一束半明半暗的光亮，仿佛是白天的光线。这是一个有三十多级台阶的梯子，顶端安有铁栏杆。栏杆那边晃动着人影，有男的，有女的，个个都是显得急匆匆的。我只能看见他们的上身：肩膀和脑袋。

从上面传来喧闹的声音，并非车辆的声音，而是一片嘁嘁喳喳的低声细语，毋宁说是一片抽泣声，在地狱里传来传去，不时也夹杂着几声喇叭声轰鸣声。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继续向上爬，一直爬到了栏杆口。来来往往的行人并不注意我。多么奇怪的地狱！行人和我和你们一模一样，看上去也有我们一样结实的体格，穿的衣服看上去和我们每天穿的衣服也没有两样。

也许维切多米尼工程师说得有道理？也许这完全是一个玩笑。我太傻了，竟然轻信了这种胡话，说那是地狱。这很简单，也许是米兰一个我不熟悉的区罢了。

可是又怎么解释和托里亚尼遇到的一样的情况呢？几分钟以前，在地铁里的时候还是夜里两点钟，现在这儿呢，竟是白天。这难道是梦吗？

我看看四周，这里的情况完全和托里亚尼讲述的一模一样：第

一眼看上去，丝毫没地狱里阴森森的气氛，相反，一切和人世间的日常生活一样，一点区别也没有。

天空像我们每日每时看到的天空一样，灰蒙蒙的，烟雾缭绕。从上面说的那段倒霉地段看上去，太阳像是一盏巨大的灯射出霓虹灯一样暗淡的光芒。人们的脸色苍白，显得疲倦不堪。

他们的房子也和我们的一模一样，有旧式的，也有现代化的，七层到十五层的不等，不漂亮也不太难看，窗口几乎都敞开着，透过窗口看见屋里的男人女人都坐着工作。

我敢肯定，商店的招牌广告的招贴画上的文字全是用意大利文字写的，看到的商品也是我们日常的商品。

街道也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挤满停着的小汽车。这完全和托里亚尼说的一样。

其实汽车并没有停下来，因为它们想停下来，或者是因为碰到红灯。道路每隔四十多米就是一个红绿灯，过好一阵绿灯才亮。汽车都挤在一起，越来越多，堵塞很可能向整个城市扩展，这样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

停在马路上的每辆小汽车里坐着人，但都是男人。他们同样也不是影子，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手把方向盘，苍白的脸显得很愚钝，毫无表情，宛如是打了麻醉剂一般。车辆么，一辆挨着一辆，挤得水泄不通。他们被迫关在车里，即使想下来，也下不来。人们通过小小的车窗向外面张望，他们懒洋洋地看着表情痴呆，或者根本就没有表情。不时有人按一下喇叭，顿时发出一种哀怨的刺耳的声音，仿佛谁都不信任谁似的。他们一个个显得憔悴、空虚，像受过折磨和被征服了似的，不抱任何幻想。

当时，我自己在问自己：难道我们真的是在地狱里吗？或者人世间活人习惯做的那种恶梦？

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

当然，那些困在小汽车里的人毫无表情的目光，说真格的，也够风景的啦。

我的身旁突然响起一个响亮的声音："你好。"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个子高高，穿着一件铁灰色的掐腰的衣服，婀娜多姿，兴高采烈地望着车流。她就停在离我半米远的地方。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的模样。她长着一张希腊雕像式的脸，显得坚定、自信、无忧无虑。她一直在微笑。

我本能地问她："什么好?"

她头也不回一下。"他们都按喇叭，都快一小时了，真是地狱里的喧闹声。"她说，"这些该死的家伙，到底还是停下来了。"她讲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发音很准确，只有"R"发得轻了些。

然后，她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她的一双蓝色的眼睛很漂亮，宛如电光一样。

"你是从小梯子上来的吗?"她反问我。

"我……但……"

"先生，请吧，请跟我来。"

真是的，我默不作声就好了，那么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困窘。

这位亚马孙女王① 打开一所房子的玻璃门。"来这儿，请，请!"

她嘴里说着："请，请"，却俨然像是下军事命令似的。我怎么能不服从呢? 我只好悄悄地钻了进去。我跟在她后面，立即嗅到一股扑鼻的抑制腋臭的香水味。

---

① 亚马孙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族女战士，骁勇善骑射。据说在黑海沿岸(小来细亚及连海滨)一带，境内禁止男子居留。亚马孙人的形象，常成为古希腊文艺创作的题材。

她领我走到一个电梯前。于是，我们走了进去。电梯里已经有另外的七个人，大家紧紧地拥挤在一起，我都感觉到他们身体有节奏的起伏，显得很有力量，和我的身体一样结实强壮。那么，死人和我们活人毫无区别吗？同样的脸孔，同样的服装，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报刊，同样的凹版印制品，同样的香烟。（甚至一个会计师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带过滤嘴的“超民族牌”香烟，并且点燃了一支。）

“我们去哪儿啊?”我壮起胆子问这位悍妇。她没有作答。

我们乘到第十层，这位女人推开一个没有标记的房间。我走了进去，这是宽大的大厅，像是办公室的样子，四周的墙全都是玻璃的，透过窗玻璃就可以看见外面城市灰蒙蒙的景致。

大厅这一头到那一头放着一张长凳，像是为接待客人准备的。大厅里有十来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个个穿着黑色的裙子，上衣的领子雪白雪白，还嵌有花边，她们都欢快地工作着，有的在打字，有的在用有许多键的仪器工作，有的在电子控制盘前操作(对于我来说是无法与她们相比的)。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很现代化，那样豪华而讲究效率。在长凳的前面放着三个皮面黑沙发，沙发前放着厚玻璃茶几。但这位“女公主”却没有请我就座。

“进来看看如何?”她直率地问我。

“您知道……我只看一眼……我是一个记者……”

“噢，进来听听、看看，到处钻来钻去，把所有见闻都记下来，对不对？然后就溜之大吉，不交付任何税，是吧?! ……先生，这是不行的，不能这么干……谁要是进到我们这里，谁就得承担一切后果，一直承担到底。否则，也就太便宜了他……”她说完，又大声喊：“罗塞拉！罗塞拉！”

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姑娘立即跑了来。她有一张孩子脸，然而

上嘴唇由于成人似的皮肤的拉力，微微向上翘着，眼睛里闪烁着天真惊愕的目光。我想，地狱里到底怎么样？是不是想象的那样恐怖，甚至酿成一场大灾难？

"罗塞拉，"女主人命令这位姑娘，"核对一下这位先生的身份，查查总卡，如果……"

"没问题。"罗塞拉回答，显然她已心领神会了。

"如果什么？"我追问，心里的不安有增无减。

女主人平静地回答："如果您因为某种事情在我们这儿记录在案的话……"

"我是刚刚来的。"

"这不能说明什么。经常有例外……另外，查一查也没关系。"

我填写了我的姓名。罗塞拉走去打开一个金属外壳的箱子似的东西，像是电子计算机，按动上面的按键。机器发出嗡嗡的响声。红灯亮了，然后"卡哒"一声，一张长方形玫瑰色的硬卡片从一个铝质的小槽里跳了出来。

她拿了起来，显得很满意。

"我早已猜到了……刚才在路上一看见您……您那张脸……"

"这怎么说呢？"

姑娘们也围拢上来，聚精会神地听着别人的对话。她们没有罗塞拉的个头，但也差不了多少。个个身体窈窕，打扮入时，充满活力。

"布扎蒂先生，就是说你也是我们之中的一员，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一员。"她突然又用"你"来称呼我。

"我！"

她晃动着卡片。

"夫人，您听着，"我说，"这是极大的误会。我不知道您到底是谁。但我永远是一个正直的人……您会笑我的，会笑得眼泪都流

出来的……您知道我在怎样看待你们，您知道他们怎么对我讲的？”

“讲了些什么！”

“说这儿……这儿，总之……是地狱。”我鼓起勇气笑了笑。

“我看没有什么值得可笑的。”

“噢，这显然是玩笑。”

“玩笑？”

“如果说，这里的人都是活人，您也是活人了？那些小姐们也是活人了？那么？地狱便在那边了？”

“谁这么乱说，上帝要惩罚的。”

四个姑娘高兴地听着我们的谈话，一点羞涩的影子都没有。这时我看清楚了，她们的鼻子又小又单薄。

我极力辩解，说：“这里，我从来也没有来过。你们怎么又会有我的姓名卡呢？”

“你从来没有来过这间房子。但这座城市，你熟悉得很啊。”

我打量四周，还是不熟悉。

“是米兰，不？”她说，“你想想这是哪儿呀？”

“这是米兰？”

“当然，是米兰，也是汉堡，也可以说是伦敦，是阿姆斯特丹，或是芝加哥，或是东京，你让我有点吃惊。以你所干的职业，你完全可以知道，存在两个世界、三个世界，甚至十六个世界，也可能……同时在同一个地方存在，掺杂在一起……我原想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

“我……我那么是死了吗？”

“我想是的。”

“我干了什么坏事了吗？”

“我也不知道。”她说，“没什么要紧，你死了，因为你迟早要死

的。你呀，就像地狱里的老鼠从小就进到了地狱里……”

这时，我开始害怕了。

“您，夫人，到底是谁呀？”

姑娘笑了起来，她也笑了。她们笑得很特别。

“这，你也想知道。这一点，我也已经猜到了，这些孩子们到底是谁呢？你喜欢她们，对吗？你想认识她们？”

她多么开心。

“地狱！”她又说，“你来看看吧，你会了解它的。对吧？你会感到像在家里一样。”

她拉着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推到玻璃窗前。

我从这里向下看去，城市看得清清楚楚，连很远的地方也清晰可见。白天半明半暗的光亮即将消失，余辉照耀着玻璃窗。这里像米兰，也像底特律，又像杜塞尔多夫、巴黎，或者布拉格，雄伟高大的建筑和低矮的房子掺杂在一起，交相辉映形成一种奇妙的梦幻。在这光丽世界里，人头攒动，这些可怜的、微不足道的人已被急速运行的时代折磨得精疲力竭。他们自己制造的值得眩耀和使人恐惧的机器，正一刻不停地转动，反过来又压迫着人本身。他们即使想逃避也不太可能，因为太拥挤了，免不了被卷到齿轮般漩涡里去。

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来这儿。我的孩子们想叫你看看一个有趣的游戏。”

正在工作的女职员也围拢上来，发出一阵叫喊和笑声。

她们将我带到邻近的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复杂的机器，配有像电视机一样的荧光屏。

可爱的罗塞拉手握一柄颇像搬道岔的搬手，但又小一些的操纵杆，开始进行那可怕的游戏。

四　紧张的节奏

站在大厅宽大的玻璃窗前，可以俯瞰这座奇特的城市的全景。它就是地狱。是伯明翰？莫非是底特律？是悉尼，还是大阪？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①，还是撒马尔罕②？还是米兰？

我望着蚂蚁、虫豸和个个疲于奔命的人们。它们在忙些什么？他们又干些什么？他们，有的忙着东奔西跑，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抄写，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争论，有的在裁剪，有的在吃饭，有的在开门；在的在观望，有的在拥抱，有的在推搡，有的在握手，有的在发明创造，有的在清扫，有的却在糟踏……我看见他们的衣袖尽是皱折，袜子也已脱丝，肩膀弯成曲线，眼角也布满皱纹。我发现他们眼睛闪烁着渴求、幻想、痛苦、贪婪、利欲和恐惧的光芒。

我的身后是这些奇怪的机器的控制盘，紧紧缠住我不放的有权势的那个女人和她的女仆们站在这里。

她，这里的主宰走近我，对我说："你看见了吗？"

我面前一望无际的受苦受难的人流在涌动，他们在挣扎，他们在冲动，发出一阵怪笑，有的在攀登，摔倒了，又爬起来攀登，又摔倒了；他们互相劝慰、交谈、微笑、哭泣。一切都寄托在即将来临的最后时刻，揣猜着即将来临的事情，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命运，是好还是坏。

夫人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注意啊！"

她右手紧握一种操作杆，然后轻轻地转动。在一个大挂钟似的荧光屏上，一个指针向右边移动。数以万计的人突然沸腾起来，仿佛像水一样涌满整个城市。这根本不是正常的健康的生活，全

---

① 东西伯利亚最大城市、工业和文化中心。

② 乌兹别克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州首府。

然是一种恐慌、冲动、疯狂刺激他们向前奔跑，拼命挣钱，刺激他们爬上载着那些微不足道的胜利、充满虚荣幻想的破车；简直是毫无希望的军队与战无不胜的魔鬼作战，一片混乱，个个脸上肌肉紧张，疲倦不堪，声音嘶哑。

她又轻轻转动操纵杆。下面的人们便像发了疯似拼命向四面八方奔跑；这时，倾斜的教堂的尖顶暗淡失色顿时消失在夜晚的烟雾中。

“他在这儿！”一个动听的声音使我转向一个很大的像电视机一样的荧光屏，高一米，宽七十公分。荧光屏上出现了一个男人。这部机器也有一个操纵杆，还有一排按扭。罗塞拉正在操纵。

一个男子端坐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大约四十五岁左右，看上去是个重要人物。他负责与里里外外的看不见的魔鬼打交道。

这个时候，他正在打电话。“不行！”他说，“不行啊，虽然你们做出许多努力，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呀……我同意，正合我的意思……对，他三年以前在伯尔尼……有充分的理由……他可以去康采恩集团找我的朋友罗杰或者苏特……别呀，这几天，我正在考虑其它的事情……什么？你们真是刺激人。你们千万别给我添麻烦……”

一个女秘书拿了一个纸包走了进来。又一阵电话铃响了起来，女秘书拿起电话说：“行政管理部。”

他微笑着接过了第二个话筒，“请原谅。”他对着第一个话筒说，“他们会给我打电话的。请原谅。过一会儿，咱们再说。衷心感谢。”

然后，他对着第二个话筒说：“亲爱的伊思马尼博士……我正等你呢……当然，当然喽。……您是清楚的，好的愿望是难能可贵的……肯定的……以共和国的名义，真的？……这，就不说这些了，亲爱的博士，就不说这些了。”

女秘书又走进来。“康普顿先生来访。”她报告说。

他笑了起来。“啊，就是那个讨厌的叙利亚人。”他把话筒拿离嘴边，嚷道，“等我叫时，再请他进来。”

年轻的罗塞拉高兴地观察着这种场面。

“谁呀?”我又问她。

“是她的小宝贝。”几个留着红发辫子的姑娘中的一个说，并指指罗塞拉。

“斯蒂芬·蒂拉博斯基，工业家吆。”

“什么工业家?”

“谁知道。开什么工厂吧。”

这时，只见那个叙利亚人走进办公室。他身体结实，眼睛又近视。第一部电话又响了起来。办公室里又走进一个助理工程师报告说，第三科的船坏了。于是，斯蒂芬立即向楼下奔去，当他跑到工厂后又接到报告，说斯图加特号还在正常航行。斯蒂芬立即跑去挂电话，在门口的地方迎面碰上了公司委员会的三名委员正在找他。当他给斯图加特号挂电话时，第二部电话又响了，是奥古斯托，一个可爱的朋友，硬朗老头。他害怕孤独，想找个人聊天。斯蒂芬一直微笑着，感到无比的自信。

地狱的漂亮女人用胳膊捅了一下罗塞拉，说:“孩子，去呀。我希望你对那个不要太温柔喽。”

“瞧您说的。”罗塞拉一本正经地说，她的上嘴唇往上一努，做了一个狡猾调皮的表情。然后，她又把操纵杆向自己身边一拉。

在蒂拉博斯基的办公室里，另一种景象立即出现:就像打开浴池的水龙头，浴池里一只蟑螂焦急地在爬来爬去;水越来越多，它疯了似的，沿着垂直、光滑的瓷壁向上攀登。它怎么可能爬上去呢? 然而，它的节奏却越来越快，它不安、激动、兴奋，思维和动作都更加急促了。

他在打电话，重复讲过的话："不行呀。不是已经讲过了吗？虽然做了许多努力，但我们没有办法。得问我的朋友苏特。"女秘书走进来，另一部电话的铃响了，是行政管理部打来的。"请原谅……谢谢。"他然后说："亲爱的博士，当然喽，好的愿望……"然后就是：女秘书；康普顿先生；电话；第三科的坏船；斯图加特号的电话；公司委员会……他总在笑，腰挺得笔直，也显得年轻了许多。天哪，哪来的力量！

女人们围在荧光屏的前面聚精会神地观看美妙的游戏。罗塞拉真棒，多么能折磨人！多么迷人的洋娃娃。

荧光屏上动作变得越来越多。斯蒂芬·蒂拉博斯基正在紧张地进行日常工作，突然一群讨厌的乌合之众像跳蚤和虱子一样闯了进来。他们在电话旁、门口、走廊里、大门口挤来挤去，板着脸到处钻来钻去，几乎渗透了整个时间空间。嗣后，他们仿佛扩大了他们的权力，说他们是指派来的，发明家，朋友的朋友，慈善家搞公共关系的，百科全书的出版者，讨厌的妇人、讨厌的家伙。他们个个面孔显得和蔼可亲，露出很不自然的目光，身上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气味。

"太好了！"那位夫人说，"你们瞧瞧他的膝盖。"

经过野蛮的冲击后，斯蒂芬事实上再也不像先前一样笑了。他的右膝盖神经质地开始颤抖，不断地敲打着金属办公桌的内侧，就像一面鼓一样，发出"咚咚"的响声。

"罗塞拉，快点，快点。"留着辫子的姑娘说，"再按它一下。"

罗塞拉兴致勃勃地努了一下嘴，将操纵杆固定，赶紧去打电话。她拨完了号码，只见下面的斯蒂芬立即与她通话。

"我不是叫你来吗？我一个钟头前就准备好了，"罗塞拉冷冰冰地对他说。

"去干什么？"

"宝贝，今天是星期五，你不是答应好的吗？我们不是定的五点吗？你说五点准时么，我来接你。"

他再也不微笑了。"不，亲爱的，事情有变化。今天不行了，我有许多工作，忙得四脚朝天。"

"啊！"年轻的女人发出呜咽的声音，"总是这样，人家提出点要求，你很少……你不能这样。这样吧……你瞧着，一个钟头之内你不来接我。我发誓……"

"罗塞拉！"

"我发誓，我再不想看见你。"她说完挂断了电话。

荧光屏上，男人气喘吁吁，腰板也不像先前挺直，也不再显得年轻。相反，他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荧光屏上不断出现：女秘书；从里沃内[1] 打来的电话；与福克斯教授的约会；与洛大利的谈话；给女儿生日的礼物；鹿特丹会议的发言；坦博马蒂科推出的广告；女秘书，电话；女秘书，电话了……没完没了……他没法拒绝，无法躲避，必须奔来奔去，像骏马一样奔驰，为的准时到达。否则，那朵花，那个女人肯定会抛弃了他。

斯蒂芬的膝盖有节奏地敲打着办公桌的内侧，办公桌发出深沉的响声。

"他快垮了，快跨了！"红发女郎说，"罗塞拉，快，再拉一下。

罗塞拉咬紧牙，两只手握住操纵杆，用尽全身力气一拉。

荧光屏上，他们动作加快了。末了出现漩涡和急流。斯蒂芬已不再是原先的样子，而变成了一个荒唐的木偶，不断地摇晃，吵嚷，气喘吁吁，像上紧了弹簧似的跳来跳去，几乎垮了。

罗塞拉由于拉操纵杆，脸色也变得微红。

"什么时候他就完蛋了？"那位夫人用责备的口吻说，"他还真

---

① 意大利西岸城市，利古里亚海港城市。

有韧性。”

“快了！快了！”红发女郎喊道。

和蔼可亲的罗塞拉的肌肉又一阵紧张，像电流一般传给了斯蒂芬。斯蒂芬立即疯狂地动作起来。他一会儿抓起话筒打电话，一会儿又像一只跳蚤一蹦老高，脑袋像一面随风飘动的小纸旗不停地左右晃动。然后肚子朝下摔倒在地板上，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我早就说过，这真是个艺术品。”女主人得意地说。这时，她仿佛想到了什么，眼睛紧紧盯着我。

“这位吆，她说，“要不要也试一试？”

“对！对！”红发女郎劝道。

“不，求求你们了。”我说，“我是为采访来这儿的。”

可怕的她竭力劝我。后来，她改口说：“去吧，你去采访吧，适当的时候，我会找到你的……走一走对你也没有害处。”

五 孤 独

地狱里的房子多么奇特。她们安排我住在那里。房子前面的景色很别致。圣诞节前夕，瑞雪徐徐从天上落上来，电灯蜡烛闪烁着光亮，路上人群熙熙攘攘，屋内摆满了各种绝妙的香肠和闪烁光亮的小玩艺。当然，向远外望去，根本看不出人们的脸是挂着欢乐的微笑还是愁云满面。然而，人们在运动，在骚乱，在发狂。是的，先生。一只猫在窗台上伸懒腰，然后趴在窗台上沐浴着五月上午十点半左右温暖柔和的阳光。这时候，正是经济人士们聚集在庄严的灯火辉煌的交易所、银行的大厅里的好时光。太阳的光辉射进了大厅，万宝路牌和贵族牌香烟的烟霭在大厅里飘荡，你们对十月份的阳光怎么看呢？蔚蓝的天空显得很高，太阳的余辉洒在宽大的窗扉上和崭新的铝合金上。这个时候，大学又重新开学了。这意味着伟大的奇迹又即将开始。她呢，已经穿着薄薄的皮衣站

在萧索的公园里的逆光下焦急地等待着他。噢，即使充满希望的黎明已经来临，又刮起一阵风，街道上商店的牌匾吱吱呀呀地作响。人影在运动，急匆匆去上班，公园里一片风的呼啸声。从远处看，至少显得是这样。

显得！然而，房子的另一端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屋里隐藏着男人的心思、麻烦和秘密。没有圣诞节的气氛，没有五月的太阳，也没有水晶般的黎明。这时正是下午两点钟，两点半或两点三刻钟的时候，只有单调的灰暗的光亮映在院子里。对，这也许是第十四个或四十个温柔的，或闲散的或倒霉的星期天。

你们来看看这下面：左边的墙上，那凹进去的地方，灯光通过一排神秘的窗户吃力地射了进去。那里穴居着人类，幻想中的人类，这是肉眼看不见的。外面，街道上很热闹，生灵呀，车辆呀，金钱呀、动力呀、风流韵事呀、混乱的事吵呀，然而在这儿——共同管辖的宇宙般的庭院里，我们，还有你们却很孤独。

九楼的一间房子，像是一间储藏室，窗户朝我的斜对面敞开着，里面有一个孩子，大约有六岁，长得很难看，衣着倒整齐。地上散落着小公鸡、小鸟之类的玩具。孩子坐在玩具中间一动不动。他的父亲上班去了，母亲坐在一边和别人聊天。小孩慢悠悠地站了起来，向门口走去。从背后看上去，仿佛至少有五十多岁，确切地说像一个老态龙钟的小老头。他抓住了门把，拧它，然后推它，但门扇就是打不开，因为他们从外面用钥匙锁上了。“妈妈，妈妈。”他喊了起来，接着又喊了两次。然后，他回到了房子中间，抱起一个大布娃娃，却毫无兴趣，摔在地上。他叉开双腿，很灵巧地坐在地上。这是孩子们的习惯动作。他没有向窗户的方向看，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看也没有用。他目不转睛地看角落里的一个什么东西，死死地盯着那里，角落里传来一种刺耳而快乐的像是“哎哟，哎哟”的声音，一会儿，重新恢复了寂静。他的两只小手一

会儿张开，一会儿握紧，在亚麻地毯上抓来抓去，仿佛在抓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慢慢地抽泣起来。

第八层楼上，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摆着各种电子设备。一个男子坐在办公桌的后面，手里拿着笔，修改报告的草稿，但手里的笔很长时间也没有动。他大约有四十五岁，蓄着八字胡子，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是一个大富翁，习惯了指使别人。夜幕降临了，秘书的座椅空空荡荡，委员、康采恩的代理人、常务经理、美国公司的代表、银行家、全权代表已经走得无影无踪。过点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谁也不再需要他了。五部黑色的电话机仿佛也精疲力竭了，静静地搁在那里。那位男人用厌烦的目光看了看它们，体内感到充满无限的不可名状的渴望。他固有的强大得使人羡慕的东西对他也不够满足。需要自由吗？狂欢？需要青春？还是需要爱情？夜晚来临了，这个重要人物、权威人士、高官显贵一个一个地拿起五部黑色的电话，放在膝盖上，像抚摸阴险自私的猫一样。丁零丁零的响声真使我生厌，打断忠实的朋友的许多梦。请别只对我讲一连串的数字，至少一次也别对我讲那荒唐的事情。像猫一样的五个东西一个都没有动静，这显然是坚硬的、神秘的、自己不会说话的东西。尽管他的手抚摸来抚摸去，但谁也不会去回答。外面是广阔的王国，在这里——四堵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他的名字如雷贯耳，然而现在，可怕的夜晚来临了，谁也不会来找他，谁也不会给他打电话，女人，乞丐，即使狗也不再需要他了。

第七层楼。人们只能看到下垂的一动不动的两只赤脚，就像刚从十字架放下的耶稣的那双脚。此刻，亲属们都已离开家门，每人去干自己的事情。女邻居们、女友们、教区的堂。杰尔瓦索尼神甫、小学校长、女教师、医生、警察局长、卖花人、阴险的企业家……也都离去。这时，家里空空荡荡的，十分钟之前还很热闹，大家聚集在这里，有的在怜悯，有的在流泪，有的在抽泣。因为生活中充

满了风风雨雨。他们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笑，有的抽烟，有的在大嚼蛋糕。此刻，一切恢复了安静，女人们开始为她死去的孩子洗澡，她想让自己的孩子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离去。是一辆卡车压死了他！或者一只小船沉了淹死了他？是火车还是堤坝？不幸的灾祸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报纸、电台都在报道，一连二十四个小时，这已经够多了。当然需要柔软的亚麻布、温暖的水、爽身粉、无限的爱。谁也不能打断她，毫无疑问，谁也不忍心打断她。他们的脑子里想着另外的事情。站在这上面，我时不时地听到她的声音，不是呻吟，也不是失望的哀叹，而是像母亲们每天都说出的平静的话语，只是在最后的时候自言自语："普佩多，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吗？你是肮脏的孩子，瞧瞧你那又黑又脏的耳朵，还有你的脖颈……如果没有我，你怎么去学校呢？普佩多，你今天怎么啦？你再也不能又叫又闹了。今天，你多么乖呀……"说完，只听"扑通"一声，然而像死一样的寂静。

六楼，另一个人在打扫楼层。他跪在地板上，擦拭一长条污渍。从上面看去，看不到整个人，只能看见手在不停地动作，划着圆圈。房间里半导体收音机打开着，播放着摇滚音乐，然而夹杂着嗞嗞作响的声音。一长条深色的污渍像血一样的颜色。一会儿，两只手消失了，抹布也摔到了一边。这时，他出现在窗户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显得很结实，健康，具有运动员的体魄，两腮还蓄着鬓角胡子。他向四周张望，然后点燃一支烟，满脸笑容。有谁还能比他自在？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这是一个又干净又漂亮的家。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慢慢地吐着烟卷。话说回来，他干么要着急呢？他扔掉最后的一截烟蒂，抽身回到屋内，小臂使劲挥动几下，然后消失在半明半暗的过道里。灯光越来越暗，两只手疯狂地擦来擦去，然而污渍却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长越宽，随着一阵刺耳的声音，像是舞曲，像是冲浪的声音，又像是他

未曾去过的遥远的世界的桑巴舞曲，污渍变得越来越粗。

第五层楼。站在我的位置上，也只能看见这一层。看见有一个人——我也说不准是“真的存在”，还是说“有”。内屋的灯光熄灭了，好像是一个老字号咖啡店里的一个上年纪的仆役送走最后一个顾客后正准备离去。我从头到脚横竖打量他。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是遇到了海难得了救的人丧魂落魄似的，无限的悲伤笼罩着他。我看见他的腰板弯曲，头脑尖尖，留着很短的花白头发，小心翼翼地站在那里。是谁站在他的面前？

我左看他右瞧他，猛然间从那很有特点的弯曲的脊背上认出了他！是他。一个老同事，多年来一直在一起工作，我们有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喜怒哀乐，共同的理想和失望。我们曾经是多么好的朋友，异常亲密，尽管他其貌不扬。多少年来，我对他好极了。此时此刻，他站在穿衣镜的前面照来照去，想挺直些，但身子总是弯的，眼角也添了几道皱纹。自豪和失败，主人和奴仆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连自己也分辨不清。

他为什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想起了什么？难道是过去的创伤重新淌着鲜血？或是在悔恨？或是想到他一生的过错？或是为失去了朋友？或者是惋惜？

惋惜什么呢？突然逝去的青春？但他对青春满不在乎，因为青春只带给他痛苦和忧伤。他对什么都感到无所谓。男人想得到的一切，他全有。不，得纠正一下，那时他并不是应有尽有，而是只有一部分。现在却一无所有了。

这时，我探出脑袋去喊他的名字，“你好！”我说。他连身子也没有转过来，右手挥动了一下，好像说“走开，走开！”那么，永别了！他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上衣的口袋里插着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支园珠笔，后颈少许粗些。还应该看他一眼。他呆呆地站着，两只手垂在两侧，脸上挂着微笑，傻极了。原来是我。

然后，我惊奇地睁大眼睛观察下面的一层。一个大厅里，我看不到它的尽头，霓虹灯闪烁着光亮，里面聚集了许多人，我想，这些人不会都是孤独的人。

是招待会？还是音乐会？或是鸡尾酒会？或是演说会？还是讨论会？大厅里挤满了人，后面的人纷至沓来，大厅里人群越来越挤。

这时，我觉得我也在其中，原来我不知不觉从楼上走下来，这里聚集了许多我非常熟悉的人，有的是十多年来一起并肩工作的同事。我们起先不知道会在这里相聚，将来在哪里相聚也不得而知；有的是十多年来一直住在一起的邻里，朝夕相处。夜晚，大家安卧在隔着一堵厚五十厘米的墙的两边，连喘气呼吸都听得清楚。我们原先也不知道会在这里相聚，将来在哪里相聚也不得而知。这里还有十多年来，几乎每天都与我见面和聊天的医生、食品店的掌柜、停车场的老板、卖报人、看门人、佣人。我们从来不曾想到会在这里见面，也不知道还会在哪里见面。此时，大家都挤在熙熙攘攘的人堆里，你挤我，我挤你，个个瞪大了眼睛，但谁也不认谁。

就这样，当钢琴家开始演奏《悲壮交响曲》时，当演说家说到"啊！"，或是侍从端上了马提尼酒时，大家都动作起来，嘴像即将死去的鱼的嘴一样，也许吃力地吞食着空气，嚼着得到的一丁点可怕的东西：怜悯和爱情。但是谁也休想得到自由，谁也不可能从钢铁铸成的、关得死死的房子里，从又得意又愚蠢的这个生活牢笼里逃出来。

六 清 扫 节

在地狱的大都市里也有节日。过节的时候，人们快活极了。是哪些节日呢？其中一个重要的节日叫做清扫节，意思是大扫除，在五月中旬，也许是发源于德意志，沿用了德国人的习惯。每年五

月十五日，每家每户都要大扫除，将破旧的东西存放起来或者倒到街上。火坑里[1] 的人们再来清理这堆破破烂烂毫无用处的令人讨厌的东西。啊！ 这是青春节。是再生节，也是希望节。

这天早晨，我睡在贝尔兹博思夫人指定给我的一小套房子里。贝尔兹博思夫人就是我第一天遇到的那个可怕的女人。我睡得正香，一阵搬动家具的响声和沉重的脚步声喧哗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我忍耐了半个钟头，看了看表，时间是七点差一刻。我胡乱地穿了件睡衣，出门想看个究竟。外面，一片呼喊声，整个楼的人也许都被惊醒了。

我爬了几阶楼梯，便听到了又一阵嘈杂声。走廊里一个老妇人，穿着件睡衣，但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很整齐，大约有七十岁左右。

“发生了什么事？”

她微笑说：“您还不知道？ 再过三天，就是清扫节了。这是春天里的大节日啊。”

“有什么意义吗？”

“是个清洁的节日。把我们的没有用的东西全都扔掉，把这些东西都扔到街上。旧家具呀，旧书呀、烂纸、破砖烂瓦，总之，破烂货都扔掉。然后有市政垃圾车拉走。”

她一直温柔地微笑。她非常热情，虽然脸上布满皱纹，仍显得十分可爱。

她微笑着问：“您观察老年人了吗？”

“那些老年人？”

“所有的老年人。在这些日子里，老年人都会特别的热情客气，有耐心，乐于助人。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

① 但丁《神曲》地狱中第八层的火坑。

我沉默了。

“在清扫节这一天,”她解释说,“每个家庭都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减轻不必要的负担。这样,可以将老人连同垃圾和废铜烂铁一起扔掉。”

我惊讶地望着她。

“请原谅,太太……那么,您不害怕吗?”

“大小伙子,”她微笑着嚷道,“我干么要害怕呢? 怕什么呢? 怕被扔到垃圾箱里? 您知道,那就太好了。”

她像年轻人一样爽朗地笑起来。她推开一扇门,门上标着“卡里宁”的名字。

“菲德拉,”她喊道,“姜尼,你们来这儿,请来呀。”

他——姜尼,和她——菲德拉,从半明半暗的前厅探出头来。

“这是布扎蒂先生。”她介绍说,“我的侄子姜尼·卡里宁和他的妻子菲德拉。”她喘了口气。“你听着,姜尼,真是有意思极了。你知道这位先生问我什么来着?”

姜尼羞怯地看了看她。

“他问我为什么怕过清扫节? 问我怕什么……你不觉得有意思吗?”

姜尼和菲德拉笑了,用爱慕的目光看着这个老妇人。此时,他们开怀大笑,笑啊,笑这荒唐的想法。他们,姜尼和菲德拉正准备把毫无价值的杜斯也清除出去。

五月十四、十五日夜晚,一片震耳欲聋的骚动:卡车轰鸣、洒水声、碰撞声、吱吱嘎嘎的响声乱成一片。清晨,我走出房门,看见仿佛发生过巷战。每家每户门前,人行道上堆满了一堆又一堆各种各样的破烂东西:摇摇晃晃的破家具、满是铁锈渍的旧热水器、破炉子、旧衣帽架,像被浪冲到海滩上的各种破旧东西。还有过时的

灯具、旧雪橇、破瓶罐、从未翻阅过的书籍、褪了色的国旗、便盒、装着腐烂的土豆、锯木的袋子，还有装着被遗忘了的诗歌集的大包。

我面前是一大堆东西：衣柜、椅子、没有底的箱子、办公室的公文夹、老式自行车、破布、腐烂变质的东西、死猫死狗、破碎了的香水瓶子，无法说明的女人用过的东西，乱七八糟的家什……我向上看去，这是一座很大的公寓大楼，暗淡无光，有千百个不透明的窗户。忽然，我发觉有个大口袋在蠕动，里面像是有什么东西动弹，从里面传出“噢、噢”的声音，声音吵哑，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样子。

我有些害怕，向四周围看看。

一个妇女出现在我身边。手里提着一个购物的大口袋，里面装满了东西。

她对我说：“您想知道是什么吗？那些人中的一个，一个老人。现在知道了吧?”

一个傲慢的蓄着鬓角的小伙子走近了大口袋，使劲朝口袋踢了一脚，里面发出了一阵痛苦的呻吟声。

从一个食品店里走出一个店老板，脸上笑眯眯的，手里提着盛满了水的大桶缓缓向大口袋走过去，嘴里喃喃自语：

“这家伙天不亮就打断了我的好梦。你倒享尽了荣华富贵，是吗?! 你还想得到些什么？想要点这个吧。”

他说着，将满满的一大桶水倾倒在装着人的口袋上，口袋紧紧地裹着一个老人。他已是力竭精衰，他再也不能正常创造财富了，也没有能力奔跑，没有精力挣扎，没有能力仇恨，也没有能力做爱了。因为他被抛弃了，马上就会被市政垃圾车装走，将他抛到阴沟里。

这时，我感觉到有人拍我的肩膀。原来是她，贝尔兹博思夫人，亚马孙族的女王，阴险的美人。

“你好，漂亮的先生，难道你不上来看看吗？”

于是，她死死地握住我的一只手，使劲地拉我。她拉我走到玻璃窗前，那是我第一天到地狱时来过的地方，那里有我第一天乘坐过的电梯，第一天去过的办公室、实验室，还有那些无情无义的姑娘们，闪亮的荧光屏，荧光屏上出现的千百万熙熙攘攘的生灵，长长地排了几公里。

在这里，可以看见一间卧室，里面摆了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胖老太太，半截身子都打了石膏。老太太正在对一位非常漂亮的中年夫人说着话。

“夫人，请把我送到医院去吧，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我在这里是负担，什么也不能干了，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亲爱的奶妈，别开玩笑了。”夫人回答，“大夫今天就会来的。然后，我们商量……”

女魔鬼对我解释说：

“她奶养大了她的妈妈，又把她的女儿从小养大；又拉扯大了女儿的孩子们。她在这个家服务了五十年啊，现在吆，股骨断了。等着瞧吧。”

荧光屏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一阵声音越来越近，五个孩子、两个年轻人和她们的母亲像过节一样闯了进来。

“大夫来了！”他们大声喊，“大夫来治奶妈来了。大夫来了！来给奶妈治病来了。”他们嘴里喊着，推开窗户，把床推到了窗前。“让奶妈吸些新鲜空气。”他们大声喊，“现在让奶妈翻个身吧。”于是，三个女人和五个孩子把老人使劲从床上推下来，一直推向阳台，然后推了下去。“奶妈万岁！”他们一起喊。楼下传来一声“扑嗵”的可怕声音。

贝尔兹博恩夫人急忙拉我走向另一个荧光屏。“这是闻名遐迩的沃尔特·施鲁弗，施鲁弗大家族钢铁公司的主宰。他荣获了一

枚骑士勋章。职员和工人们正向他祝贺呢。"在公司的大院里，老施鲁弗站在一个红色的平台上向来宾们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激动的泪花顺着面颊流下来。当他讲话的时候，两个穿着蓝色双排扣制服的高级官员走过去蹲了下来，将一根金属绳套在他的脚脖上，然后猛然用力站了起来。使劲拉他。"你们知道，我总是把你们所有人当做我自己的孩子。"他说道，"我也希望你们把我当做你们的父……"话还未说完，他脸朝天重重地摔在平台上。这时，从半空中落下大吊车的一只钩子，像吊一头大肥猪一样，头朝下脚冲上把他倒挂起来。他被突如其来的恐惧吓呆了，嘴里吱吱唔唔几句。"老讨厌鬼，发号施令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人们围拢上来，猛烈地扇他耳光。他挨了二十几个耳光后，眼镜也被打掉了，门牙也被打掉了，他失去了知觉。然后，大吊车把他吊走了。

第三个场景：我看见一个小康之家，里面的人的脸孔是我熟悉的。是的，这不是杜斯姑妈吗？这不是姜尼·卡里宁和他那热情的妻子菲德拉吗，还有两个孩子。他们一家人正高高兴兴地吃饭，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清扫节，对那些可怜的老人露出恻隐之心。姜尼和菲德拉显得尤其气愤。

这时，门铃响了。穿着白色制服，戴着大沿帽的市政职员，两个彪形大汉出现在面前。"您就是泰雷莎·卡里宁吗？"他们一边问，一边出示一份文件。

"是我。"老人回答，"怎么啦？"

"对不起。夫人，您得跟我们走。"

"跟你们去哪儿啊？现在？为什么？"杜斯吓得脸色苍白，像死人的脸一样。她丢魂落魄地向四周张望，预感到大祸临头了，用乞求的目光看着侄子们。然而，他们却一声不吭。

“别废话了。”一个高个公差说，“这里有您的侄子卡里宁的签字，一切符合手续。”

“这不可能。”杜斯姑妈喊道，“我的侄子不可能签字的，不可能干这种事……姜尼，对吗?! 姜尼，说话呀。你，告诉他，这肯定是搞错了，这是误会。”

但是，姜尼默不作声，他的妻子也一言不发，孩子们也奇怪地看着他们。

“姜尼，讲话呀，求求你了……天呀，这是怎么啦。”杜斯姑妈苦苦哀求，向后退了几步。

一个公差冲上去，一把抓住她的一只手。她很轻，脆弱，就像一个孩子。“动呀。老妖婆，你的阳寿完结了。”

他们职业性的动作非常敏捷粗暴。老人一下子倒在地上。他们喊叫着，把老太太从她的卧室里拖出来，拖下楼梯，让这把老骨头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碰撞着，发出骨头碰撞台阶的可怕的声音。姜尼·菲德拉的两个孩子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不错，这件事总算办成了。”他说完，又吃起饭来，“多好的红烧肉。”

七　方向盘上的邪恶

主编也许选派我这样一个胆小、脆弱、天真幼稚的人来采访地狱是不合适的。我遇事总是困窘不安，容易脸红，结结巴巴，长得也不是虎背熊腰，自惭形秽，如果说有几次采访，偶尔凑合过来了，也仅仅是靠了激情。还不错，我买了一辆小汽车。

但是，在地狱里，激情是无济于事的。表面上，这里的一切显得像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什么两样。有些时候，它很像是米兰，就连一些街道、商店的标牌、招贴画，人们的面孔、人们走路姿势等等，都一模一样。然而，只要与他们接触一下，或简单地打听

些什么，或者为了买包香烟，或喝杯咖啡与他们交谈几句，就会发现我们和他们之间有区别，有距离。他们冷淡，毫无表情，脸色灰暗，仿佛是柔软的羽绒被下面盖着的铁块或石头。冷若冰霜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城市，在这座地狱之城里不可能找到一个角落不碰到这样冷酷无情的家伙的。因此，到这里来一定得来比我强壮的胆子大的人。我幸运的是现在有辆车。

地狱里一些地方和米兰相似。这就是说，不存在什么区别。实际上，存在着相同的东西。就是在米兰——我这样说是因为米兰是我们每个人的城市，每天都在这里生活的城市——就是在米兰，只要轻轻地掀去罩了，一层薄薄的纱缦或一层温柔的油彩，就会发现残酷无情的、毫无区别的冰一般的冷酷现实。

太幸运了，我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样，事情就好多了。在这里——地狱里，汽车太有用了。

当我去提车的时候，事情真有意思。小汽车都准备好了，在一个大厅里长长地排了一溜。好了，你们知道谁在这汽车里忙碌呢？还穿着崭新的天蓝色工作服。是罗塞拉，贝尔兹博思夫人的侍从，可爱的小妖精。我们第一眼就认出来了。

“您在这儿忙什么呀，弄成这个样子？”

“我？我在工作呀。”

“您离开夫人了？”

“连想都没想过。我同时在这儿，也在那儿工作。总之都是一个公司的。”她微笑，手里拿着像大个的加油器一样的东西。

“您干什么工作？”

“修修车。”她回答，“有意思极了。祝福您。再见。”

她挥挥手走了，然后转过身来喊道：“我看见您的车了。名牌货，祝贺您。我们已经专门为您检查了一遍。”

这时，大厅里的头儿叫我去提车。车是黑色的，散发出新车的一股油漆味。罗塞拉在大的汽车厂里能鬼弄什么呢？也许是我到这儿来，她偶然也在这儿？她说："专门检查一遍"又意味着什么？当然，我刚刚坐到驾驶员的位置上，立即感到全身充满了活力。

过了两个钟头，事情有了变化。我也搞不清楚，我怎么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也许是方向盘传来的感染力，也许是双臂焕发出来的无穷力量，向全身扩散开来。

"布尔370"牌小汽车绝对是很好的车，虽然不是十分豪华，不太吸引人，花花公子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这辆车两个座位，但不是赛车，样子丑陋，但结实，显得有些"高傲"。坐上去一开，我仿佛变成另一个人。

开上了"布尔370"牌小车，我感到年轻了许多，浑身也有了力量。先前我的脸色苍白，而今，我变得漂亮多了，风度翩翩，精力充沛。女人们一定会十分注意我，追求我。倘若我开慢了车或停了下车，婀娜多姿的少女们必然会把我团团围住，像暴风雨般地狂吻我。那时，我怎么避也避不开。

我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好，神采增加了四分之三，特别是风度，简直像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行省总督的派头，一副刚强的高贵的气派，还具有拳击冠军的风度。先前，我的鼻子笔直，柔软，而今却变成了平扁的鹰钩鼻子，这是难得的。我不知道按古典的观点来衡量，是否可以认定这是一种美，然而从反光镜中照照自己的时候，我倒很喜欢它。

我熟练地驾驶着"布尔"牌小汽车，觉得心旷神怡。直到昨天，我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今一下子变成了重要人物，我想自己已是最显赫的要人，在整个城市里也算是第一重要人物了，没有再比自己伟大的人物了。

我觉得自信、舒坦，浑身充满力量，像运动员一样高傲。我的

胸肌就像杜奥莫大教堂[①]门上的浮雕，显得无比刚毅。我想极力表现自己，甚至和别人吵一架。你们想想，我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在大庭广众面前和人们辩论一场。我把一档换成二档，开来开去。排气管猛烈地震动，烤得发红。我开到八十马力，四个飞驰的车轮发出吃力的响声。八十马力、九十马力、一百二十马力。

一个人从右边闯过来。我刹住车。他看了看我的脸孔，也停了下来，做了个手势让我先过去。那么，我就发疯地开过去，嘴里骂道："混蛋，乡下佬！该你过去了。玩什么游戏?"我正要下车，好在他已一溜烟跑了。

那个卡车司机呢？前边是红绿灯，我该向左边拐了，却把车停在了十字路口，挡住一辆卡车的去路。那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一副可怕的熊样，一只大胳膊像大猩猩的前臂似的，敲打着车门，疯子似的喊叫着："开呀，小爬虫。"

不过，他说一口地道的方言，人们发出一阵笑声。这时，我下得车来，走到了卡车跟前，周围人也静了下来(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一副嘴脸)。

"你，"我慢悠悠问大猩猩，"你说什么来着？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啊?"

"我？不，不。请原谅，我说着玩呢。"

我听说，在地狱里，汽车的方向盘都要涂上一种特殊油漆，一种类似杰凯尔大夫发明的麻醉剂的东西。也许正由于这个因素，许多人本来性格温和顺从，但一开上车便突然变得阴恶、无赖、粗暴。仿佛是狗咬狗，热情的意念和神圣的荣誉早已无影无踪，急躁、野蛮和偏执支配着他们。这些可笑的东西都是他们先前深恶

---

① 米兰大教堂，宏伟华丽，始建于公元一三八六年。

痛绝的。

无论如何，我的车得特别修理一下。可爱的罗塞拉可能在做“特别处理”时加大了剂量。因此，当我驾驶“布尔370”牌车时，我感到像一头野山羊，像野兽一样疯狂，浑身充满了动物情的力量，无法抑制的狂热，总想发号施令，让别人惧怕，百依百顺地任我摆布，忌恨别人，嘴里冒脏话，仿佛完全变成了一个下等人。这些不正是我先前憎恨的东西吗?!

另外，这种彻头彻尾的凶恶相立即显露在我的嘴脸上，表现在言语举止上。我幻想变得比先前再漂亮些。每当我飞驶欲发作时，我觉得别人的目光里充满了厌恶和憎恨，仿佛发生在海德先生身上一样。难道是魔鬼缠了我的身?

傍晚，当我回到家，沉静在无限的孤独气氛中时，回想度过的一天，我心中油然泛起恐惧的念头。看来，地狱已经渗透了我整个人，渗透进了我的血液。我已经恶贯满盈，总想嫁祸于人，压迫、鞭笞、欺凌、撕裂和杀戮他人。有些日子里，我开着我那结实的车子在城里飞快地转来转去，有时毫无目的地转，一转就是几个钟头，此时只有一个意念和奢望：制造车祸，想方设法和别人干一架，发泄发泄心里的仇恨和暴力。

难道那个呆子没有发觉我，就要靠拢过来了？难道他没有反光镜？他为什么没有打开转向指示灯？他突然从停车场开出来。一辆中型气缸的车挡住了我的去路。我开足马力撞了过去。永别了，右面的漂亮的车灯。

“傻瓜！”我跳下车来，大声吼道，“你瞧，看看你干的好事，难道还有比你再傻的傻瓜吗?”

这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先生。车里坐着一位漂亮可爱的金发少女。

他面带微笑，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先生，您知道我要告诉您什么？”

“什么？”

“您完全有道理。”

“啊，您发什么神经？”

他走下了车，我幸灾乐祸地看着他，我那可怕的样子使得他有些发抖。

“真报歉。”他说，递上名片，“好在我已经保了险。”

“您以为这样就完事了？您以为这样就完事了？您以为这样就完事了？”我并拢食指和中指恶狠狠地胡乱刮了他的鼻子几下。

“托尼诺，来呀。”金发女郎坐在车里喊。

我刮第五下时，那人才做出反应，把我往后一推，但很有礼貌。

“好啊！”我恼羞成怒，大声喊，“您要动武了，还要动拳头，是吗？”

我一把抓住他的一只胳膊，猛力将它反剪过去，他被迫跪了下来。

“欺负人。”他喊道，“救命啊！救命啊！”

“你，你这混蛋，你得亲吻你撞坏的车子，像狗一样用舌头舔干净。这样，你就知道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围观的人惊得目瞪口呆。我这是怎么啦？为什么这么恨这个人呢？为什么？我想眼睁睁地看着毁掉他呢？为什么我会这样欺负人，又不讲一点道理呢？是谁使我神魂颠倒？我变成了一个恶棍、坏蛋、一个欺软怕硬的人、一片无情义的森林。我反而感到莫名其妙的幸福。

八 花 园

地狱里并不都弥漫着邪恶。

贝尔兹博思夫人的一个荧光屏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混乱的

市中心座落着一座花园，一座名符其实的花园，郁郁葱葱的草坪，翠绿的树木，美丽的花坛和喷泉。花园的四周是一堵高高的围墙。初春季节大自然的美景，沐浴了整个花园，宛如一个迷人的孤岛，那里充满和平的气息，可以尽情休息、幻想，呼吸着温馨静谧的空气。

另一种现象更有点奇特：当暗淡的太阳懒洋洋地照耀在地狱全城的时候，花园里却阳光明媚，仿佛光辉的山峰。好像是一根肉眼看不见的管子将花园和另外一个世界连续在一起，与充满邪恶的城市和肮脏的空气隔离开来。

花园的一端矗立着一座古典式的豪华的两层小楼，透过一楼敞开着的窗户可以看见一个大厅，装饰和富人的大厅一模一样，既古朴又舒适。大厅的一角放着一架钢琴，琴凳上坐着一位六十五岁左右的夫人。她头发花白，表情温和，正弹奏舒伯特的即兴曲。事实上，音乐不会搅扰公园的幽静，音乐是不玷污生灵的安宁而存在的，此时是下午二点三刻，太阳依然充满了活力。

花园的另一端有一个宜人的乡村式小屋。这是供看守人和花匠使用的。从小屋子里走出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在草坪上尽情地跑呀跳呀，嘴里哼着一支谁也听不懂的儿歌。她走过草坪，蹲在树荫下。这时，一只小野兔立即朝她跑了过来。它是她的朋友，它的窝就在那里。小姑娘一下子把小野兔抱在怀里，抱到阳光下。一切都充满了快乐、幸福、完美，仿佛一幅十九世纪德国油画。

我转过脸去，对一直跟踪我的贝尔兹博思夫人说："这哪儿像地狱呀?"

"大厅的角落里传来女佣人们的嘀咕声。贝尔兹博思夫人答道："我的小伙子，如果没有天堂，地狱也就不复存在。"

她说完，请我去看另一个场景：这是专供一位衣着讲究的夫人使用的大厅。有人来拜访，夫人停止了弹琴。一位四十岁上下的

先生，戴着一副眼镜，向夫人提出他的计划。夫人微笑地摇了摇头，说："不，亲爱的博士，诀不。以后也决不会卖我的花园，我宁愿死也不卖。托上帝的福，我的财产还够我生活。"

另一个却一再坚持，愿意付可观的代价。他苦苦哀求，几乎要跪到夫人的面前。夫人却断然拒绝了，她说宁肯去死也不愿卖。

独裁者将我拉到第三个荧光屏前面。屏幕上掠过奇怪的花园的场景：小兔正在大嚼莴苣叶子；小姑娘在一旁像妈妈一样满足地望着它。

在第三幕的另一面：一个庄严的大厅里正举行着一次庄严的会议。这是市政会议，全体议员端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环境局长马幸卡先生发言。马幸卡侃侃而谈，他强调绿色、草坪和树木是造成城市污染的根源。他慷慨激昂，广征博引。他获得了一片掌声。

夜幕降临了。

他们把我带回到那位很讲究的夫人的大厅里。走进来一个比先前那个还要坏的不速之客。他从一个夹子里抽出一张单子，上面盖满了市政府、地方长官、监察官、大小部长的大印。他要在这个地区建一个公共汽车停车场，必然要占领花园的一块土地。

夫人气愤极了，大声抗议，甚至大哭起来。不速之客把盖满印章的文件摔在钢琴上，离去了，此时，从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像犀牛一般的推土机正在推倒花园的围墙。推土机像把大镰刀、大钳子，以锋利的牙齿，怀着极大仇恨和强烈的破坏欲，凶猛扑向树木、草地、灌木丛，将它们连根拔掉。一会儿功夫，花园完全变了模样。地下的小兔窝也被踏平了，小姑娘救出了小兔子，在我身后，半明半暗的大厅里，妖媚的姑娘们发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声。

现在再回到市政厅。刚刚过去了两个月。马幸卡教授暴跳如雷，强烈抗议残酷破坏城市仅存的绿洲的事件。大家热烈拥戴他。

一片掌声中，他感到万分兴奋。与此同时，一个人走进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位夫人的大厅，掏出一纸盖满可怕的印章的文件：根据城市规划的迫切需要，要开辟新干线来缓解市中心的交通。因此，必须占用花园的另一块。

老夫人痛苦的抽泣声被庞大野蛮的推土机的轰鸣声淹没了。

选举运动的热烈呼声时起时伏。

小姑娘被惊醒了，赶去又救起了小兔，因为它的新窝又要被踏平了。

围墙被推倒了，那座小楼变得越来越近。花园越来越小，只剩下一小块草坪，草坪上的三棵树。天气晴朗的时候，太阳的光辉仍然照耀着它。小姑娘在草坪上跑来跑去，然而草坪太小了，跑几步就得往回跑，否则就要撞到围墙上。

从荧光屏上可以看见市政府又在召集会议。功勋卓著的环境局长马幸卡教授又在慷慨陈词，怒斥毁坏花园的行为。他想说服大家来挽救城市中残存的少数绿地。他认为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又一个狡猾的人来到夫人的大厅里，他劝慰老夫人接受第三个方案，立即在自由市场把花园卖掉，这是唯一可取的解决办法。听了这番话，老夫人悲伤的眼泪顺着苍白的面颊静静淌下来。来人的价格越来越高，一平方米一百万里拉、三百万、六十亿……说着，他拿出了一张契约和一支笔，放在老夫人的面前，老夫人颤抖的手还没有写完她那高贵家族的姓的最后一个字母，外面已经响起了撕裂人心的“启示录”。[①]

贝尔兹博思夫人和她的女仆们站在我的周围，高兴地笑着。这是九月晴朗的一天。花园再也不存在了，花园变成了一个悲惨的大窟窿，变成了一个灰暗光秃秃的大洞。洞底弯弯曲曲，车辆可

---

① 《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此处喻指世界末日。

以开来开去。太阳的光辉再也不会射进去，也许一个世纪或许几个世纪也不会照射进去。温馨幽静和盎然生机也一去不复返了。左面的庭院里也看不到一丝阳光了。从洞的这一端到另一端，数不清的电线和电缆盘根错节。这是进步和自动化的胜利。小姑娘坐在地上，怀里抱着死去的小兔悲伤地哭泣。过了不一会儿，妈妈想方设法拿走了死去的兔子。像同年龄的孩子一样，小姑娘很快忘却了。她不能在草坪上花丛中跑来跑去了，便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用水泥和沥青垒起了一个建筑物，也许是她宠爱的小动物的纪念馆吧。此时，她已不是先前快活的小姑娘了，眼角已出现了小小的皱纹。

现在，也许有人要我纠正一下，因为在地狱是没有孩子的。但是，地狱里还是有孩子的，那是为什么？倘若没有孩子们的痛苦、悲伤和失望(这也许比所有的人的痛苦还悲惨)，怎么能叫做地狱呢？

我本人也去过地狱，地狱确实存在，这不是很清楚吗?！或者说，地狱既在另一个世界，又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当我回味我地狱之行的所见所闻的时候，我认为，地狱就在人世间的某个地方。地狱不仅是对我们的惩罚，更是我们神秘命运的真谛。

温承德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魔服
作者＝迪诺·布扎蒂著
页数＝２３７
ＳＳ号＝１１１３０６０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目　　　录